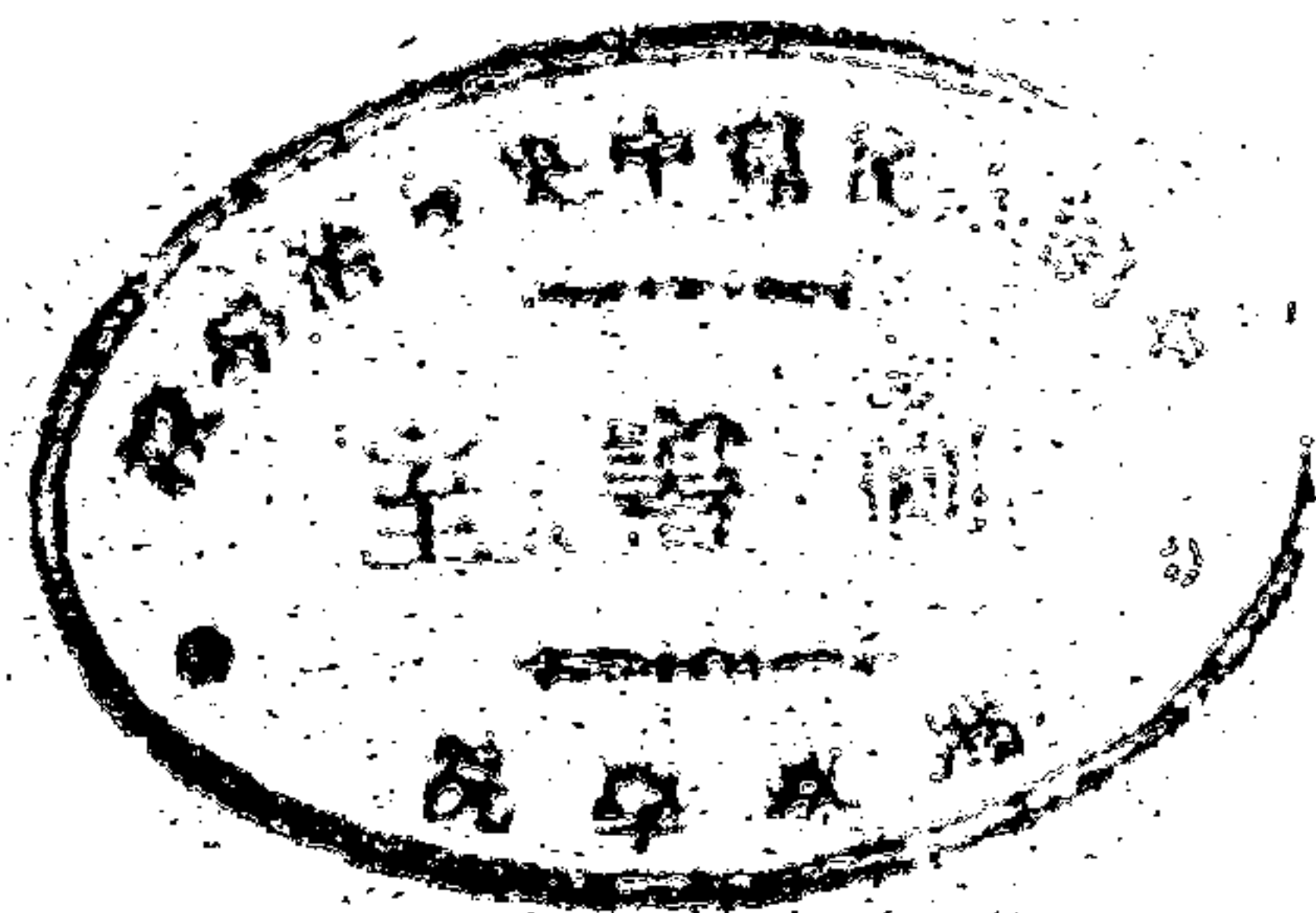


瓊崖農業研究會叢書之二

瓊崖農村

林纘春著



瓊崖農業研究會發行

1935

瓊崖農業研究會叢書之二

瓊崖農村

林纘春著

廣州

國立中山大學

瓊崖農業研究會發行

北京圖書館藏

1935



瓊崖農村

目次

黃序.....一
張序.....三
自序.....五

插圖

1. 瓊崖地勢及考察點略圖
2. 瓊島風物

瓊崖農村

上篇

瓊崖農村經濟研究

1. 引言..... 1
2. 土地分配..... 2
3. 農業經營..... 13
4. 農民階級..... 22
5. 租佃關係..... 30
6. 剝削作用..... 37
7. 結 論..... 46

下篇

瓊崖考察記

瓊崖考察記..... 23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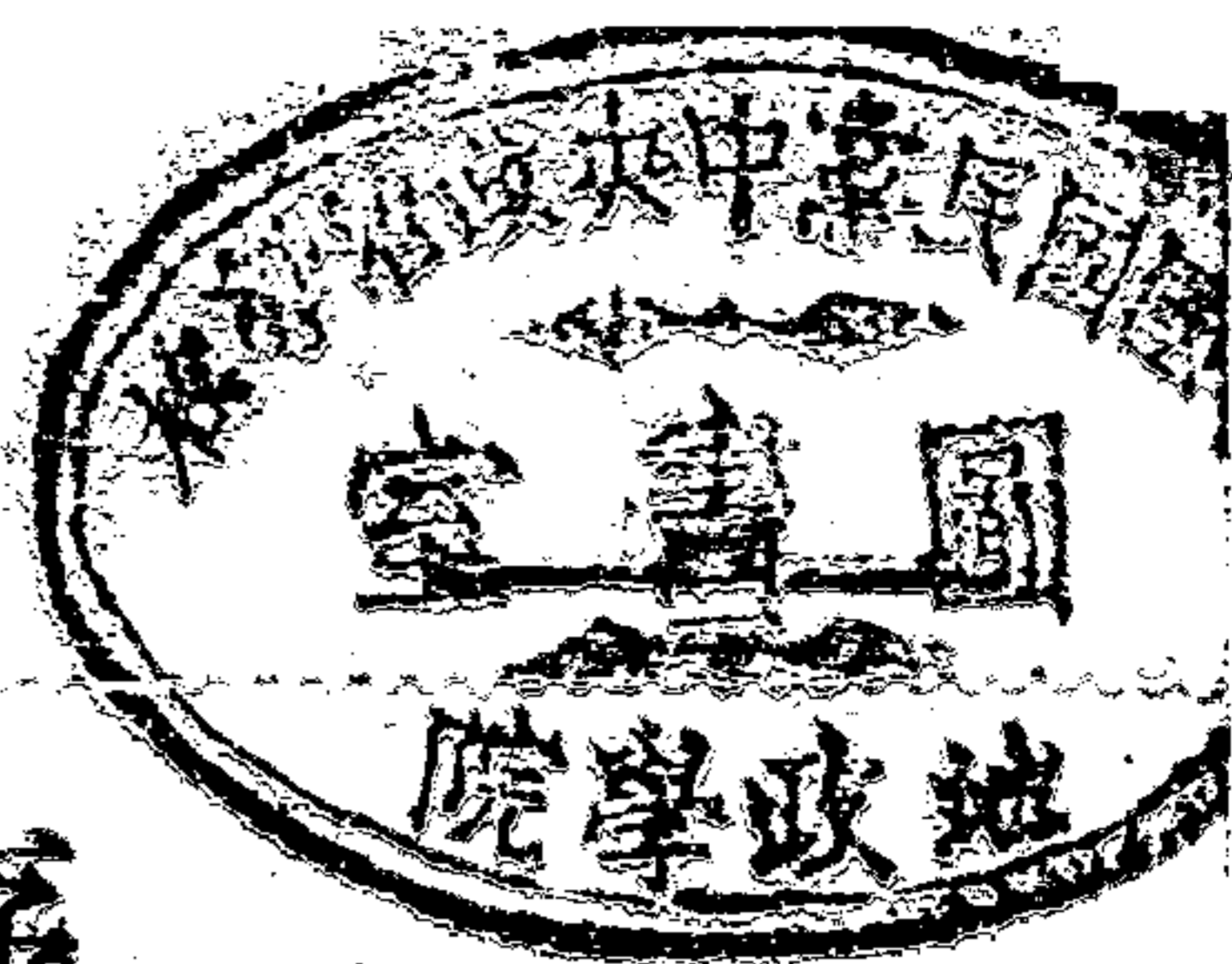
1. 調查之範圍及方法 72
2. 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一小農村的實況 73

黃 序

廣東的海南島，簡稱為瓊崖，這個形勢險要物產豐富的地方，因為是處在極南的一個邊疆，國人大多數都不很注意，或竟把它忘掉了。瓊崖的農村機構，頗為複雜，一面保持着腐舊的因子，一面又滲透有新進的勢力，於是皮相觀察者，不免以主觀的見解，速下不正確的結論，這在瓊崖的改革上是很有妨礙的呢。本來農村問題的探討，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體，但憑臆斷，純恃主觀，決不能覓得癥結所在，診斷它的病症；所以觀察、調查、分析、研究等的工作，實屬重要，而此亦屬煩難的事體，許多人不願意或沒能力去幹的了。林君繼春在大熱的天氣和短少的時間這樣條件之下，實行調查的工作，可謂難能可貴，並且能夠把所得資料，很小心的加以分析，作成瓊崖農村這本有價值的小冊子，使大家看了，能夠明瞭瓊崖農村的機構是怎麼樣，由此又可以導引出改進上的方針及途徑來。那麼，林君此作，可說是既經耕耘便得收穫，不致白費氣力的了！



瓊崖農村



張序

中國農業學術界的著作，關於社會科學者不多，關於農村經濟者尤少，深入農村，實地調查，根據調查結果，研究探討者，更屬罕覯。其故安在？蓋中國之農村，內容複雜，問題繁瑣，扼於調查，無從研討，尤以目前之農村為甚也。

我國農村疲敝，社會不安，識者莫不視農村為我國立國之根基，農民為我國人口之命脈；故為國家前途計，非先事救濟農村，繁榮農村不為功，尤非先事農村調查，分析清楚，不能有所根據。是則農村調查，實為目前當急之務。

然我國幅員廣大，調查匪易，內地諸省，基於人民習慣，及地勢交通之便，較易着手，但實際調查者，尚乏其人；而况遠隔數千里外，水土惡劣，蛇蝎蟠據，孤懸南海之瓊崖，農村調查，更有難於此者哉？余友林君繼春，不畏艱苦，深入瓊崖，實地調查四縣五十二村之農業經濟狀況，即以所得，著成卷帙。研究湛深，議論精當，插圖十餘幅，統計二十餘表，附錄調查之範圍及方法，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一小農村的實況等，計上下二篇，都凡十萬言。敘述瓊崖底蘊，一目瞭然。足供治瓊當局計劃設施之借鏡，研

究瓊崖農村經濟問題者之參考。誠不可多得之傑作。因爲之序。

廿四年六月一日張農識于石牌農場。

自序

關於瓊崖農村經濟底書籍，從未見過；不消說，這是因為歷來很少有人注意到瓊崖，縱有注意到的，亦不過在於各種奇異瑰瑋之物的考察，對於農村經濟則全未注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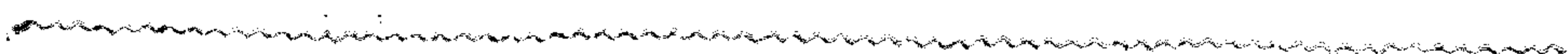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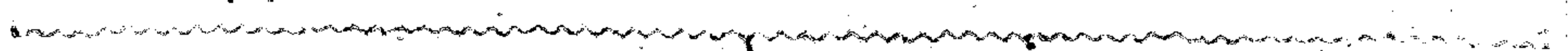
這本書原不很想公諸于世；但因上述的關係，便決意把它印行了。書底內容，分爲上篇瓊崖農村經濟研究，下篇瓊崖考察記，是作者去秋花了月餘工夫深入農村調查底結果，和參考各種書籍中，關於瓊崖農村經濟的零星資料整理而成的。此外並附錄調查之範圍及方法和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一小農村的實況，以便讀者參照。

調查本非易事，尤其是農村經濟的調查；瓊崖十三縣，作者祇能調查到四縣（文昌、樂會、瓊東、及儋縣），而在這四縣中又祇能調查到五十二村，似此，其遺漏的地方很多，自不待言；而且農村經濟又是個複雜繁難的問題，以作者見識底粗淺，更覺得有很多錯漏的地方，深望讀者進而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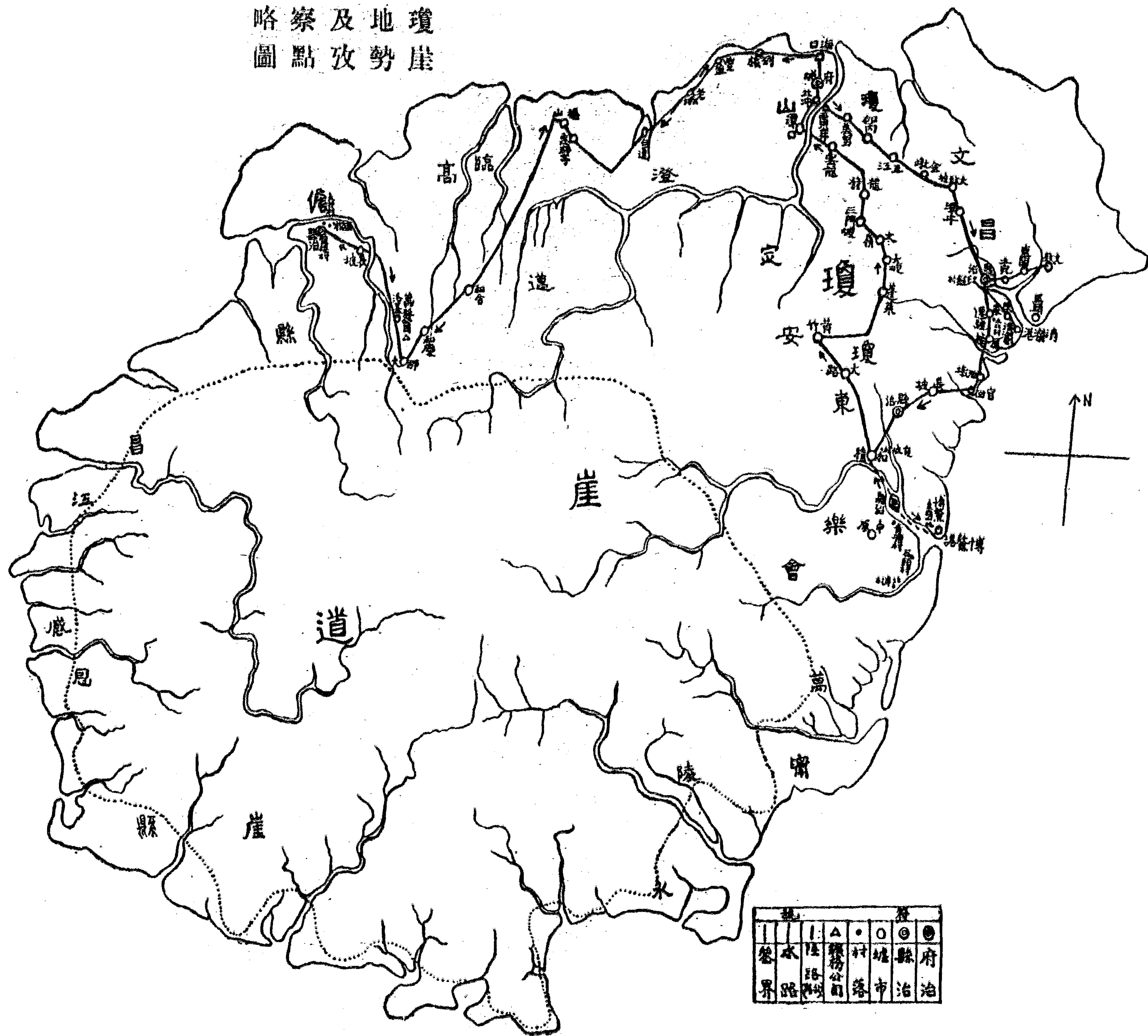
本書蒙黃枯桐教授底審閱，黃教授和張農教授底賜序，對於本書增光不少，作者特在此敬致謝忱！

本書頁數，因排印錯誤，「上篇」由頁一起至頁四八止，「下篇」由頁二三起至頁八三止。深望讀者注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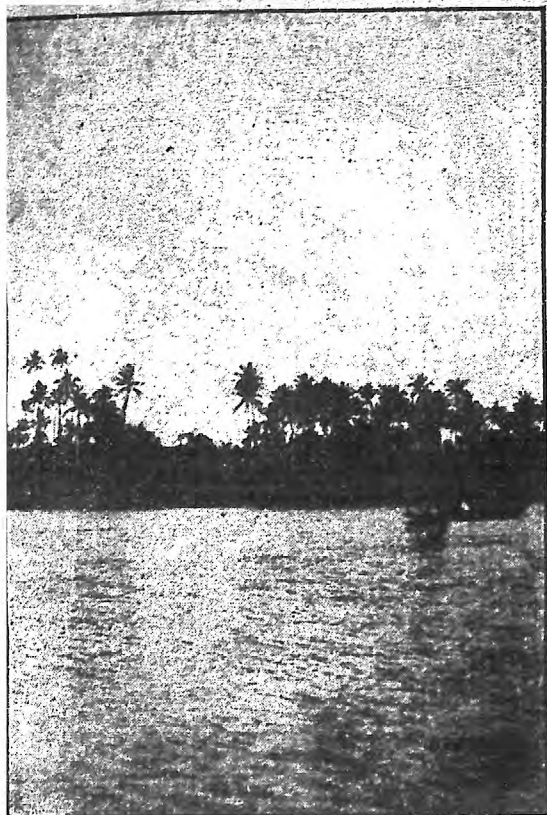
二四年，六月，作者識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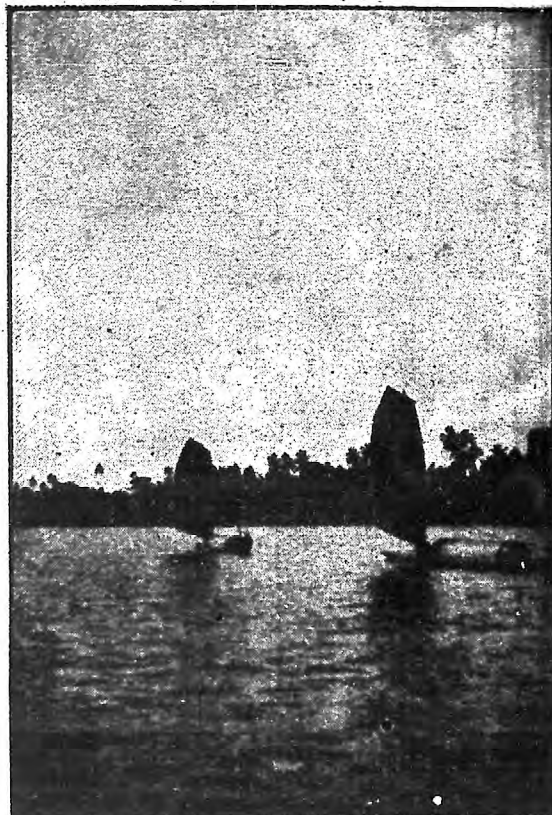
瓊崖地勢及察略
崖勢攷點圖



萬泉（全）河風景之一角



椰樹林景一



椰樹林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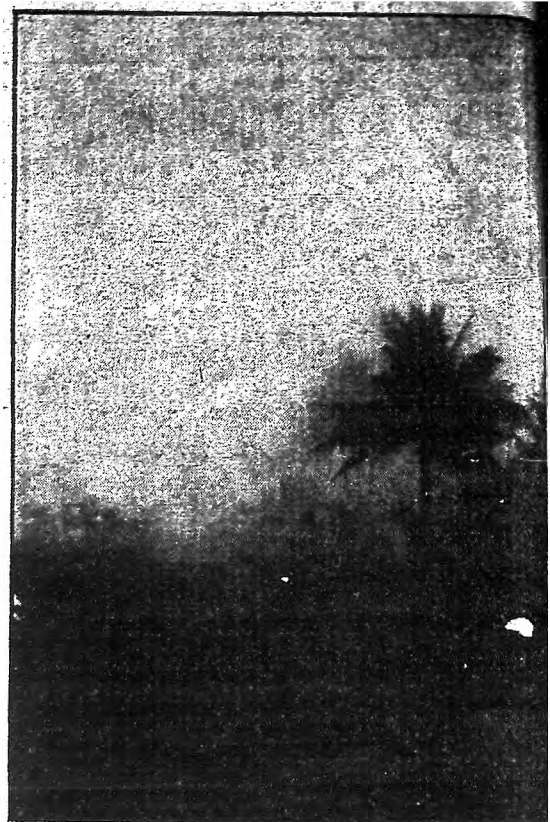
椰樹林景



嘉勞(石壁西三十五里)之檳榔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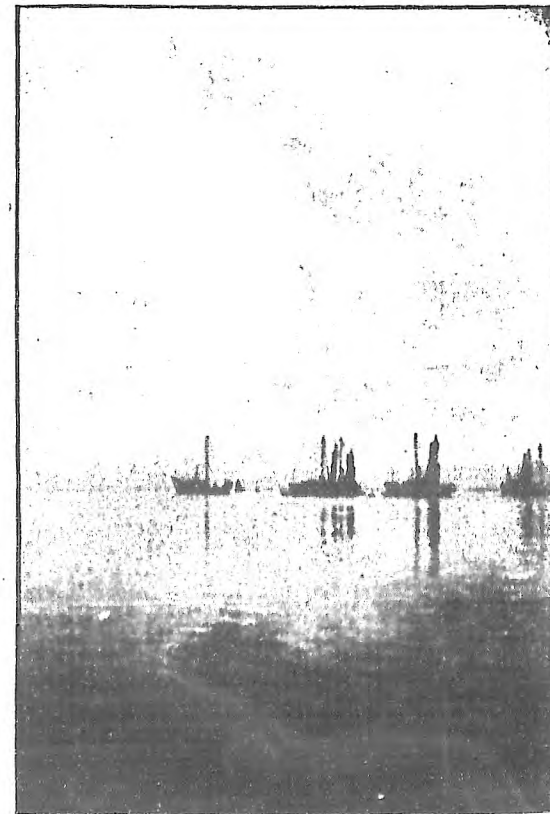
文昌 清瀾港椰樹



崖縣 三亞港海南曉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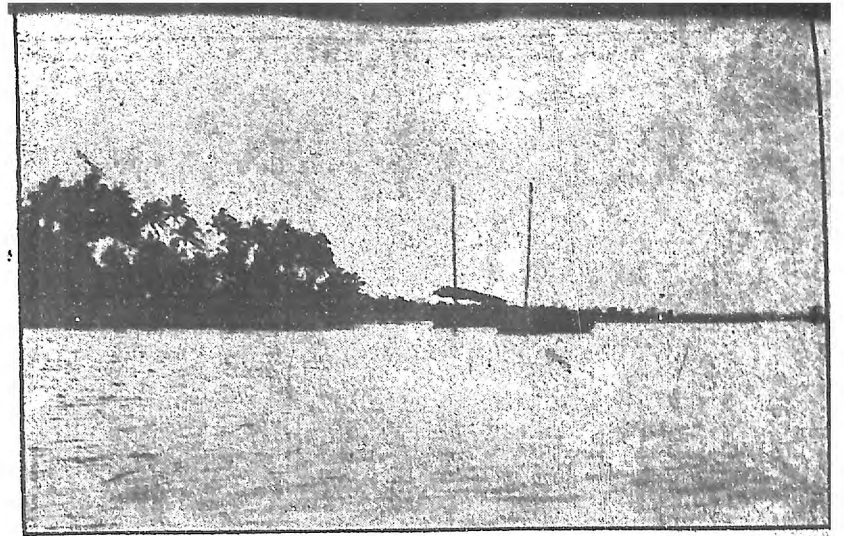
陵水 籐橋港之短脚椰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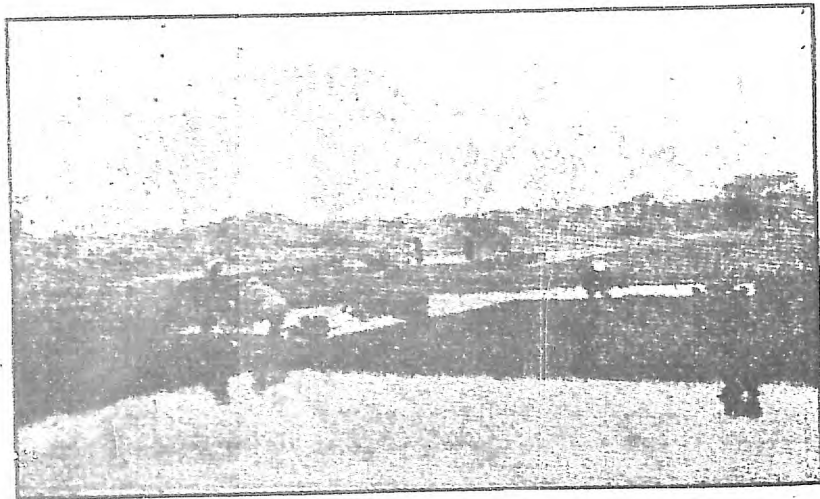
崖縣 三亞港之漁船



樂會 文塘西岸嶺李文閣樹膠林受風災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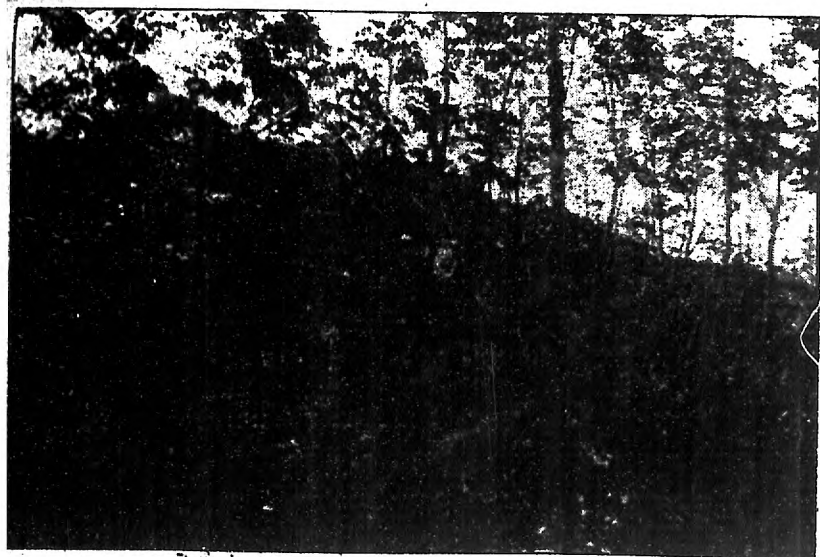
文昌 清瀾港之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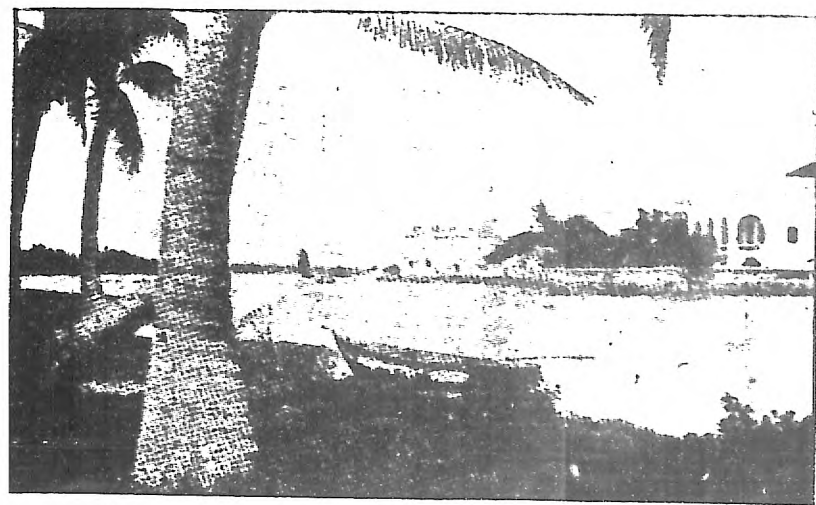
定安 鹿耳掛作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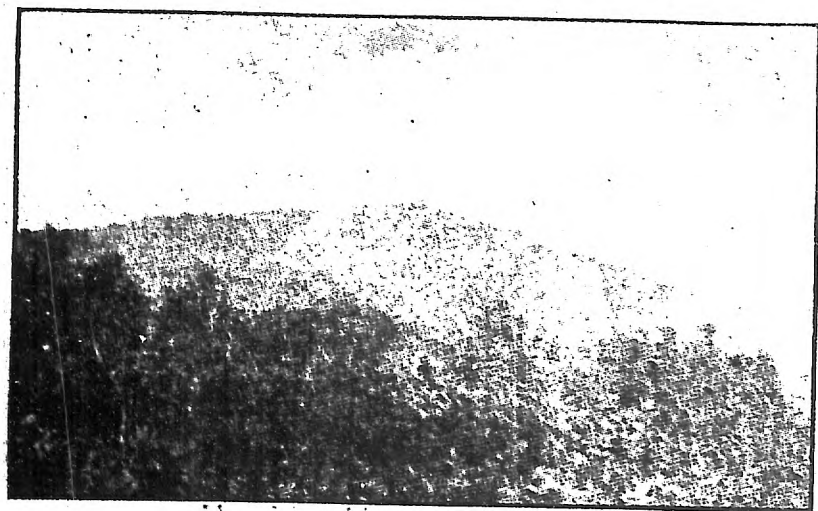
瓊崖 農村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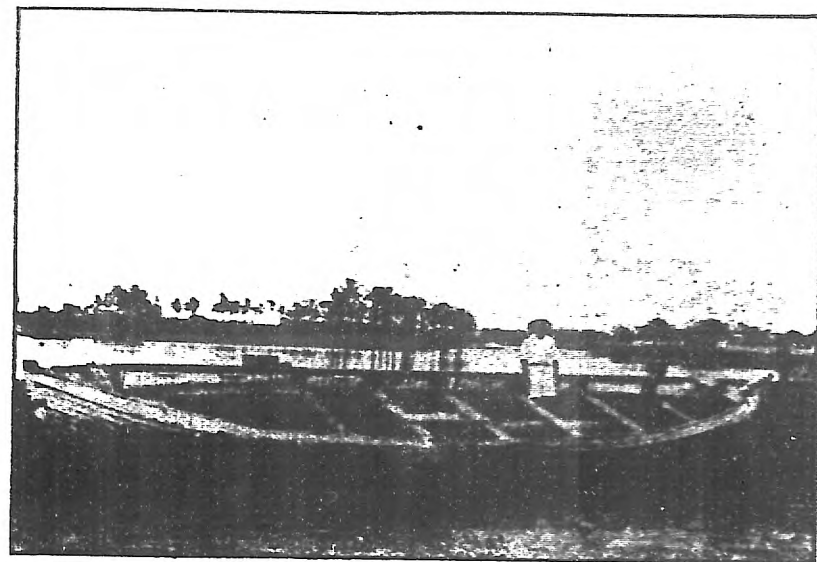
定安 南牛山(石壁東北廿里)
南興公司十六年生之樹膠林



海口 法國病院近景



石壁 南牛山



石壁 南牛山

上 編

瓊崖農村經濟研究

一 引 言

跟着歲月俱進的瓊崖，已逐漸地爲國人所重視了，其原因是這樣：

(一)因爲它是我國唯一的產生熱帶物產底區域，它的氣候、土質、地勢、天產又均較勝于世人所視爲日本的寶庫底臺灣；所以當這全國經濟陷于極度危機的時候，倘能把它開發起來，則一部份的失業人民或可得而救濟，廣東的米慌糖慌或可得而解決，國民經濟或亦可因以繁榮。

(二)因爲它是處于我國極南的政治和軍事的要地；所以際此國際風雲，日形險惡的時候，倘能把它開發起來，以充實其實力，我國的疆土或可保無虞。

這足見開發瓊崖，實爲目前當務之急了。然而開發瓊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開發之先，必須調查其地勢、土質、物產等情形，固不待言；而對於農村經濟，尤爲不可忽視。因爲農村經濟，在目前是瓊崖整個社會經濟底樞杆，它把握着全島社會發展底動向。這個問題，如果忽略了或研究不清楚，儘管改良農村，發展農業，以至建設新瓊崖（當然開發瓊崖並不限于開礦和造林等的工作），恐怕也是徒勞而無功的。這即是說，開發瓊崖底鎖鑰，如果沒有把握到，猶如「緣木求魚」，永遠是不會成功的呢。

可是農村經濟，是一件最複雜最繁難的事體，研究是很不容易的，它包含着內在的土地、農業、農民等等和外部的世界經濟、都市經濟等等，這些都是具着相互的作用密切的關係底複雜

錯綜的因子。假使忽視了這些因子底具體的事實，僅僅研究一般的抽象的理論，結果就容易流爲形而上的玄學，得不到一個切實的結果。反之，另一方面，假使離開了抽象的理論來研究這些因子底具體的事實，則又會陷于支離破碎找不到問題底核心。所以必要在一方面採用正確的抽象的理論來分析和研究它的事實；他方面基于它的事實底分析和研究來充實理論底內容，才能得到整個事實問題底核心。所以作者根據這一點來研究——用正確的抽象的理論來分析和研究作者這次——去年(二三年)八月二日至同年九月八日——返瓊所實地調查四縣五十二村(調查之範圍及方法，見本書附錄)底農村經濟的結果，及在各種書籍中所搜得關於瓊崖農村經濟底零星的資料。在作者的主要目的，除上述而外，是在暴露瓊崖的整個社會形態，並窮究其問題核心所在，以期供政府於將來開發瓊崖時有所參考，區區之意，不過如此。

二 土地分配

一般而論，瓊崖不能算是一個十分地瘠民貧的區域。它是處于熱帶，農作物生產比較豐富的地方。它的地勢是中部高而濱海低；很少高山峻嶺，沿海一帶，多屬平原，而山與山之間，也有很不少的坦坡曠野。據海南島志(註1)載，綜全島面積計之，這平原與坦坡曠野(係荒地)約占百分之四十，計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九方里強，其中可利用爲耕作的地方必有很多。據瓊崖水源林調查報告書(註2)載，全島面積約十萬方里，可利用爲耕作的地方，其面積約占百分之二十，計九百九十八萬八千八百畝，其中除適于造林或僅堪爲種植各種農作物者外，約有一百三十五萬五千畝是適于農作的，計其面積約占總荒地面積百分之十三·五強。全島農業之不發達，于此可見。適合於農業發展的地方，而農業竟

不發達，至于工商業，更不消說了。所以全島的生產仍須仰賴於農業；而農業經濟，竟占了全島經濟底主要地位。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農戶占總戶數百分之九十四(表一)，足見依靠農業生產手段(土地)來過活的人民有這樣多，而引起我們對於農村經濟的研究是如何地重要了。

瓊崖 4 縣 52 村村戶中自耕農佃農和雇農戶數統計
(表一)

縣名	調查村數	村戶總數	農戶數			
			自耕農	佃農	雇農	總計
文昌	25	2174	1668	430	55	2153
瓊東	4	411	177	77	12	266
樂會	16	1264	973	227	—	1200
儋縣	7	424	252	153	6	411
4縣總計	52	4271	3070	887	73	4030
4縣各類農戶數對農戶總數%			76.18%	22.01%	1.81%	—
4縣農戶總數對村戶總數%			94.35%			

普通說來，農業不發達，農村不繁榮，或甚至於由疲敝而破產，一方面是由於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技術關係，他方面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而尤以後者的關係為最密切。質言之，其主要的原由，就是農村生產關係從中作祟。瓊崖農民不能盡量地去利用其廣大可耕的農地，這種關係，是否為其要因，實成問題。不過我們如果想認識這種關係，是要從農村生產關係中耕地底占有和使用上去探討。在耕地底占有上，據四縣五十二村中富力較大的十村殆全為自耕農底調查結果，平均每戶所有水田(作者所調查的，只限于水田，旱田在瓊崖農家所有的很少。)畝

數，文昌最多不過四·七六畝，儋縣一三·一四畝，樂會四·七畝，總平均每戶不及六畝(表二)○在耕地底使用上，據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統計股的土地與人口一書所載，全島十三縣農田面積共三、八五二、七〇〇畝，戶口共三八五、三〇六，據此推算，平均每戶使用農田約十畝(表三)；若於全島人口中，除城市人口至多約占百分之二外，以農戶占總數底百分之九十八(除商業較發達的縣份，如瓊山、文昌、樂會等外，餘均殆為農民人口，故與「表一」畧有出入○)計算，則平均每農戶使用農田約在十畝以上；但此數是否可靠，實成問題○不過據四縣五十二村中同「表二」的十村農戶使用農田的調查，則平均每戶使用水田畝數，文昌祇有五·六九畝，儋縣八·四二畝，樂會四·一五畝，瓊東二·八六畝，而其總平均尙未及六畝(表四)；若根據國府統計(註3)，全國平均每一農戶所占耕地計有二十一畝，則瓊崖每農戶所占耕地，實在是小得很了○所以瓊崖佃農底數量較少，自耕農底數量較多(參看表一)，並不是表示瓊崖耕地分配均勻的好現象，而是暴露其耕地分佈底分散和零碎，是很顯明的了○一般每以自耕農為富農或至少為中農的辯護者，觀乎此，可以徹然大悟了！

瓊崖 4 縣 10 村自耕農每戶平均所有田畝數 (表二)

縣及村名		村中富力	村戶總數	所有田畝數	每戶平均畝數
文	昌錦村	中	75	600	8
	下鐸村	下	8	20	2.5
昌	邊塘村	中下	34	160.6	4.72
	嘉美村	上	70	333.3	4.76
儋	宜泮村	下	90	333.3	3.7
縣	榮山村	中	62	814.6	13.14

樂會	北岸村	中	80	262.6	3.28
	石頭村	中	85	400	4.7
	孟居園	中	54	180	3.33
瓊東	春田村	中	35	100	2.86
總	平均	—	593	3204.4	5.403

全瓊農戶每戶平均使用田畝數 (表三)

縣名	戶數	畝數	每戶平均 使用畝數
瓊山	64057	1086000	16.95
文昌	68157	850200	12.47
定安	35430	451300	12.76
儋縣	38224	364000	9.53
臨高	41165	245200	5.96
陵水	16423	68400	4.17
萬寧	22471	94300	4.20
崖縣	14469	261500	18.08
澄邁	34870	107400	3.09
樂會	18382	59400	3.23
瓊東	13725	200000	14.64
感恩	7321	37400	5.11
昌江	9612	27600	2.87
總平均	385306	3852700	9.99

瓊崖 4 縣 10 村農戶每戶平均使用田畝數 (表四)

縣及村名		村中 富力	村總 戶數	所有田 畝總數	祖 田 數	每戶平均 使用畝數
文 昌	昌錦村	中	75	600	24	8.32
	下鐸村	下	8	20	0.67	2.58
	邊塘村	中下	34	160.6	33.33	5.7
	嘉美村	上	70	333.3	100.00	6.19
平均		—	—	—	—	5.69
儋 縣	宣泮村	下	90	333.3	—	3.7
	榮山村	中	62	814.6	—	13.14
平均		—	—	—	—	8.42
樂 會	北岸村	中	80	262.6	33.33	3.7
	石頭村	中	85	400	6.67	4.8
	孟居園	中	54	180	33.33	3.95
平均		—	—	—	—	4.15
瓊 東	春田村	中	35	100	—	2.86
總平均		—	593	3204.4	231.33	5.80

能夠表示農民所處的經濟地位而揭破農村生產關係中的內幕的，最要是基于富力而同時參照僱傭關係來為它底類別。但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結果，如果要根據這一點而同時參照陳翰笙氏底農戶類別的標準來分別之為富農、中農、貧農、僱農等(註4)，則我們可以毫無懷疑地說一句，一般而論，瓊崖農民幾乎全是貧農了。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結果，占有農田六十六畝以上的，僅文昌縣雲樓村一戶，占有十畝以下三、四畝左右的，最普通。樂會縣石頭村二十八戶農家所有農田畝數底分配，十畝以上的祇

三戶，三·三三畝的，爲數最多（表五）；又據海南島志載，普通農戶耕作畝數，平均每戶耕五畝以下的，約占百分之七十，五畝至二十畝的，約占百分三十，其耕至二十畝以上的，殆不可多觀。由此可見農民因缺乏耕地殆盡爲貧農了。至于僱傭關係，據「表一」看來，可以說是微乎其微。雖然有極少數的農家確是因爲農田過多而僱工經營；但是因其壯丁出洋傭工，缺乏人耕作而僱工的，確爲最多數；此外，如果要在農村中找出那個農或自耕農像內地那樣租入農地僱工經營的，可說是簡直沒有了。由此更足見瓊崖農村生產關係中耕地底占有和使用情形的一斑了。

瓊崖樂會石頭村二八戶農戶所有田畝階段分佈

（表五）

田畝階段	0.66	1.33	1.66	2.00	2.66	3.33	4.00	5.33	7.33	8.00	10.00	18.66
戶數	2	4	1	4	1	7	3	1	1	1	2	1
原單位數	10	20	25	30	40	50	60	80	110	120	150	280

註：田畝以担數計算，十五担稻田等於一畝。

近年來瓊崖農村也和內地的同樣陷于破產，而且有日加深刻之勢。際此時期，土地問題，尤見嚴重。我們除了以上在靜的方面觀察外，在動的方面看來，土地所有權底集中，最近五年來，並不見得如何顯著。上面說過，瓊崖農民殆全是貧農；地方上又少有地主、商人、軍閥之「三位一體」的階級。所以在這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大家同是急需現金而出賣或出典田地，田價惟見其日趨跌落，承買或承典者，則並無其人。據四縣五十二村的五年間田地價格的變遷，五年前文昌普通水田每畝值價一百五十七元一角，今則值價一百二十八元七角；同樣瓊東、樂會也有跌落

的趨勢（表六）；惟儋縣則因近年來移居者日增，供需的關係及穀價較貴，故其田價有略高之勢；然而一般而論，田價跌落，實爲無可諱言的事實。田價跌落，在別的地方，正爲商人、地主、軍閥們收買田地，實行土地集中的最好機會；但在瓊崖，則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這也許是暫時的現象）。民國十八年以還，瓊山、文昌、定安、瓊東、樂會、萬寧、陵水、澄邁等縣，屢因共產黨擾亂的影響，不消說，從前地主的田地不是被人瓜分去，便是自己相互破壞，卽是稍有資產的人，對這事實，也是「談虎色變」沒有人敢冒險去購買這有危險性的田地。所以在最近，土地分散的現象，或可窺見，至其集中的現象（極矛盾），可說是簡直很少了。但在別一方面，則又似乎不同，這也許是基因于瓊崖自然的（地理和土質等）條件關係的原故。在崖縣土地所有權的移轉，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年兩年間，共有三百一十四件，其中流入軍警界手裏的，計一百六十七件，占總數約三分之一（註5）（表七）；同時，在儋縣、定安、萬寧、樂會、瓊東、文昌、瓊山等縣，農田以外的土地投資，以經營各種農場的，計椰子園有三處，樹膠園有八十六處（註6），咖啡園有十四處，臨高馬島有寶慶成公司的芋蔗栽植。土地集中的趨勢，似頗顯著。但崖縣是個土壤肥沃的區域，同時也是地廣人稀，黎區占全縣面積約十分之八的地方；所以漢人到該處購地經營，設置產業者，自然較多。同樣定安也是土地較爲肥美的地方，故投資經營樹膠園者，共有三十八處，竟約占了全島樹膠園總數十分之五。由此足見土地集中底趨勢，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而進行着。然這種集中情形，非由分散而集中（崖縣所有權的移轉，據余推想，並非如張一凡氏所論——見註5那樣；其中當以購地經營，設置產業者爲多），不能與那由分散而集中的「相提並論」，說是有碍于農業生產，是很

顯明的。與其說瓊崖土地分配不均而趨向集中，毋寧說土地被利用的很少。即農民不能盡量去利用其廣大可耕的農地，以致大家同處於土地缺乏的苦境來得顯著。國聯專家拉西曼氏以中國農業底衰落作為現時農村經濟破產底直接動因，他說：「統計全國人口與土地分配，尚屬地浮於人；不苦人不得地，只苦地不整理。……職是之故，認為經營及整理問題，實更急於分配問題」。(註7)這話雖為全國而說，然而不管針對着瓊崖土地問題底癥結！所以問題的主要點是在如何能使靠耕地過活的百分之九十四的農民，取得約占荒地面積百分之十三·五強的可耕的農地去盡量地去利用。反言之，就是為甚麼瓊崖農民的自耕農占農戶總數百分之七十六以上這樣多，而只各自獲到五畝左右的農地？農地底分配是何等的分散！零碎呵！

瓊崖 4 縣 52 村 19 與 23 兩年每畝田平均價格 (表六)

縣名	文 昌		瓊 東		樂 會		儋 縣		四 縣 總 平 均	
	民19	民23	民19	民23	民19	民23	民19	民23	民19	民23
平均	157.1	128.7	42.5	31.5	164.08	127.08	13.03	21.14	94.18	77.1

瓊崖崖縣民 19 年與 20 年兩年土地所有權移轉數 (表七)

新買主 職業	商 界		軍警政界		教 育 界		不 明	
	民19	民20	民19	民20	民19	民20	民19	民20
買賣件數	37	55	62	105	14	10	8	23
地價總額(元)	4,215	11,002	10,849	18,658	2,604	1,644	174	2,813

以上問題底解答，我們可做這樣的研究：

據海南島志載：「海南孤懸海外，距中土遼遠，在昔水土氣

惡，視爲虫蛇所居。漢晉之間，一再罷棄。泊乎唐代，乃復置版籍，移軍屯戍，而謫宦罪囚竄逐流配之跡，遂由是日繁。自唐代訖宋，其間五百年，中土之人，流寓島中，子姓蕃衍，已萬有餘戶。高雷對海之民，或遠漁留居，或避亂南徙，生聚日衆。濱海之地，編氓散布，北部尤稠。由此可見來瓊的初民，不是流民，便是難民了。他們既難于奔命，則其缺乏資金以多置田地，或擴大其經營，可不待言。而且在他們只得到一塊安身之地，即已引爲滿足而不事多求。至其後來者，及其蕃衍的子姓，又因地廣易獲，多遷別地耕種，先由交通較便的瓊山、文昌、瓊東、樂會而漸至較僻的萬寧、陵水、儋縣、崖縣等地。今在陵水、儋縣、崖縣、臨高等處，這種現象，還時發現。瓊崖各處所以散佈小農經營，其原因即在乎此。及後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的侵畧中國，海口開闢爲商埠，繼而地方多故（此因最大），鄉間謀生不易，且跟着南洋群島的開發，需要華工，於是東北部居民，如文昌、瓊東、樂會、萬寧、瓊山、定安、澄邁等縣，就競向安南、暹羅、南洋群島間，經營農、工、商諸業。外洋經營，致富較易，其昔日視爲主要地位的家庭的小農經營，遂漸被置于次要。（與工業區域小農經營，截然不同。）因此，農村生產關係中耕地底佔有和使用，便不大發生問題，而昔日小農經營底形態，亦多得以保持。此外，從前在家鄉「貧無立錫」的，跑到外洋後，便把逐漸積集下來的金錢，從外國滙回託其戚族代購田地，以爲祭祖先或將來回鄉時食用之需，這也是瓊崖自耕農占數最多的一因。總之：瓊崖自耕農爲數之多和耕地底分散，初因雖由於歷史的人口和土地底分配所形成，而其能夠保留至今不大變的，帝國主義資本的作用，實爲其重要因素。崖縣、儋縣、陵水、臨高等縣，土地底分配，如陵水，每農戶耕五畝以下的，不及百分之一；五畝至二十畝

的，約占百分之三十；二十畝至五十畝的，約占百分之四十；五十畝至百畝的，約占百分之二十；百畝以上的亦頗多(註8)○這即因為該縣地僻，交通不便，出洋者少(甚至沒有)，未受帝國主義資本的作用——地廣人稀，地價便宜(註9)，亦有多少關係——，得以進行其耕地底集中○研究瓊崖農村經濟的人，對於這一點，不可不特別注意！

此外，在瓊崖耕地底占有上，族田(即祖嘗田或太公田或祭田)和廟田、學田，也是很重要的○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文昌二十五村中有族田的占二十四村，樂會十六村中，占十五村，瓊東四村中占一村，儋縣七村中也占一村○五十二村中族田最多的，是文昌嘉美村一百畝，占全村農田十分之三；樂會青塘園村一百畝，但此竟占全村農田十分之一；其餘最少的，也有一畝○茲將陳翰笙氏廣東的耕地所有與耕地使用一文中關於瓊崖各縣太公田占耕地的百分數列表於後，以供參閱(註10)○

瓊崖各縣太公田占耕地的百分數

瓊山	文昌	樂會	瓊東	定安	萬寧	陵水	澄邁	臨高	感恩	昌江	儋縣	崖縣
一五%	二〇%	二〇%	一五%	二〇%	缺	一〇%	一五%	缺	缺	缺	五%	缺

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二卷二期P.742.

太公田是祭太公(祖先)而設的，所以田租通常是錢租，以便宜於祭祀之需○族分大宗祠、小宗祠、房、派等○族中掌管族產的人，普通是輩數最高，年齡最長，或屬清末做過廩生、監生、秀才等的○族產多由他們把持舞弊，有時甚至有拿太公田底田租暗中支付他們私家底田賦，或藉詞獎勵教育，津貼他們子孫出外讀書，以備將來繼續他們底位置○

太公田通常是取輪租或投票法出租的。農民們與太公田不但有田租的關係，而且有利息的關係。佃農借嘗穀和嘗錢的很多，年利一分半或二分；若果年內還不清，就要以利併作本，本上再加利；到本利相等的時候，負債底農民若是族外人，其財產就要被沒收，族內的，或許通融一年，或沒收其財產底一部份，以充利息。太公田是不能出賣的（家庭私有田產轉移的時候，多少也不能十分自由，即要經過家長的同意），正因其如此，它的數量累積起來便成了集團地主底最穩固的基礎。但是近日因為各房子孫急需現金，召集會議決議出賣得款平均的亦不少。總之：太公田到了現在，已是開始崩潰了；其不崩潰的，亦只養活了活太公（甲長、里長、鄉長們把持祖產，暗中舞弊，無人過問），其對於族中一般農民，可以說是沒有多大利益的關係了。

其次，廟產亦是重要的東西，不過自共匪作亂打倒神權後，多已變產發賣或歸地方公益團體。如朝錫廟（樂會第二區）公產，近日被區長串同鄉中無賴變賣其一部份，被與廟產有關係的人發覺，正在預備控告中。

總之：瓊崖土地底占有，目下還是帶着很濃厚的先資本主義（封建的）土地所有底色彩。這是來瓊的初民，帶自中土所特有的封建思想保留下來的。我們斷不能只看見其佃農和雇農數量的稀少，或田地買賣自由而且用貨幣購買，即忽畧了土地所有底形態，如族田、廟田、學田、和家庭私有田產具有家族共有的性質（如產權底轉移多少要經過族長家長的同意等等），而盲加斷定；不過近來因受了帝國主義資本底影響，使其或急或緩地趨於崩壞，走入土地所有權漸趨於近代化的傾向罷了。我們研究瓊崖農村經濟的人，就應該明瞭帝國主義資本和封建性之於瓊崖土地底分散和農民不能盡量利用其廣大可耕的土地，是有密切的作用！

三 農業經營

瓊崖地廣人稀，可耕的農地很多，已如上述。可是就全瓊而論，農業經營的平均面積，遠在其他水田區域之下，較之華北各省，更爲狹小。據四縣經濟狀況較好的十村的調查結果：文昌每戶平均經營面積五·六九畝，儋縣八·四二畝，樂會四·一五畝，瓊東二·八六畝，而總平均不及六畝（參看表四）。但在華北黃土區域的河南輝縣四村各類農戶底經營面積，其經營面積最少的貧農，亦在十畝以上（註11），華南水田區域的廣西二十二縣的平均每戶耕地面積，其經營面積最少的蒼梧道，亦有六·八畝（註12）；即就德國以小經營馳名的巴登（Baden）地方而言，每個經營的平均面積，亦有三·六公頃（約等於六三畝）（註13）。可見瓊崖農業經營每戶平均面積狹小得很了；因爲這樣，細小的經營，便形成了瓊崖農業生產底形式。

我們知到，瓊崖農民殆全是貧農，其使用耕地面積，也殆全是狹小的（即使有地主或富農——半自耕農與佃農並沒有向地主租入出地雇工來行大規模經營，這裏的富農實即指地主而言——也不過是少見的事，不能占到農村經濟中重要的位置）。所以這裏可以無須像其他的區域類別之爲富農、中農、貧農等去研究，更無須統計出地主或富農所有地中出租的畝數去研究。農村生產關係中耕地底占有和使用比較的來得平均，經營面積則特別地來得狹小，這便是瓊崖農村經濟的特徵。農民耕地較少的，除了租耕祖嘗田外，很少租耕其他的農田，這原因並非因爲祖嘗田的田租比較其他農田的來得便宜（些少便宜），或是祖嘗田爲數較多；因爲是想租也租不來。大家都是陷于缺乏耕地的苦境。這種情況，在交通較爲發達的地方，如文昌、瓊山、定安、瓊東、樂會、萬寧、等縣的農民，迫得競向暹羅、安南、南洋羣島等處

去謀生(其他如地方不靖,也是一個原因);所留下來的小小耕地,就由他們的妻室、幼稚的小孩子和殆屬廢疾的祖父母去操作。他們是村中的壯丁,家屬中最優秀的勞力者,不過爲着取得貨幣去維持全家的生活計,不得不如此。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除儋縣七村外,其餘文昌二十五村,樂會十六村,瓊東四村,都有農民出洋做工。因此,女性參加田間的工作,佔着重要的位置。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女性參加田間工作的,文昌二十五村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有十村;百分之八十的也有十村;樂會十六村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四村;百分之七十的五村,百分之六十的七村;其餘瓊東、儋縣,亦並不下於男性(表八)。由此可見瓊崖農業經營技術的低劣了。土地愈小,則其對於副業的依賴愈深;副業愈占重要地位,就越發會令其妻室、幼稚的小孩子及殆屬廢疾的祖父母去操作(與工業區的小農經營絕對不同,注意!)。專賴自己的家屬底勞力去耕作,因爲丟開其他慾望底念頭,孜孜矻矻地去勞苦,有時還可以得到多少盈餘;但是有些因爲田地較多(十畝左右。男子每人可耕水田約十畝,女子只可耕其三分之二,約六·七畝),或其他原因,自己或妻室不能勝任的時候,不得已而僱用長工或短工來耕作的,那就要虧本了。因爲靠工資勞動者來耕作,要給養工人,每年每人需三十餘元至五十元(註14)。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文昌二一五三農戶中五十七戶僱長工的,殆全陷于這種苦况。四縣五十二村中農戶僱長工的,僅文(文昌)儋兩縣,而僱長工的又僅限于自耕農。文昌二一五三農戶中五十七戶自耕農僱長工的,昌錦村(占六十三戶)和雲樓村(占二十戶)已占五十六戶(表九),這兩村都是因爲出洋的人數太多(昌錦村占全村男性人口十分之七,雲樓村則占十分之五),所有的田地,不能耕作;所以迫得用這僱工的法子。並非因爲他們所有的農

田多到自己不能盡耕，或在實行着集約的經營。然而他們還是把這小塊土地緊緊地抱着，非到破產不肯放手。這是因為有了這小塊土地，一方面可以減少些微的家計負擔和少受市場上食糧變動的威脅，不像都市工人那樣在食糧價格，繼續增漲中，惶惶不安；一方面他在勞動市場變動以致勞力無法出售的時候，也可以忍耐比較長期的失業。這種情形，在出洋人數較多的地方，如樂會、瓊東、瓊山、定安、萬寧等縣，固然是事同一轍，即在出洋人數很少的儋縣、陵水、崖縣、澄邁、臨高、感恩、昌江等縣，其現象也不見得有若何的良好。例如儋縣四一一農戶中，祇有十一個自耕農戶是僱用長工的。這數目固然是少；而他們僱長工的重要原因，又並非大部份在於有廣大的農田，或全部份在於行着集約的經營，實則殆全在於該地底工資低廉（註15）和民情懶惰（註16）。地處偏僻，交通不便，而民風粗陋，生活簡單，乃理所當然。世所謂箪食瓢飲，陋巷粗衣，爛漫天真，不求進取者，即此等縣民底特徵。因此，東路一帶如文昌、樂會等縣底農民，雖屬「胼手胝足」，亦僅能自給，其于土地占有的慾望和耕作的勞苦，不消說，是很厲害了（指人口較密和出洋人數較多的縣份而言）！

瓊崖 4 縣 52 村 女性參加田間工作占男性之百分數

（表八）

百分率	90%	80%	70%	60%	50%	40%
文昌村數	10	10	1	1	—	3
樂會村數	—	4	5	7	—	—
瓊東村數	—	—	1	—	1	2
儋縣村數	—	—	—	—	5	2
總平均占百分率	62%					

瓊崖4縣52村農戶僱長工戶數 (表九)

戶 別		自耕農	佃 農
縣 別	農戶數		
文 昌	2153	57 [*]	—
樂 會	1200	—	—
一 東	266	—	—
儋 縣	411	11	—
合 計	4030	68	

* 其中昌錦村占36戶，雲樓村占20，共56戶。

細小的經營，既已構成了瓊崖農業生產典型的形式，已有如上所述。但這未必就是小規模經營，反轉來說，土地面積廣大的經營，也不一定就是退步的，技術優良的企業。經營面積，在觀察農業經營的構成和性質的時候，決不是一個充分決定的條件。因為土地面積，不過是實證其經營規模底一個因素而已。在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上，以土地面積而言，小經營依然還是小規模的，但其生產額的增加，畜牧的發達，肥料的使用，機械應用的發達等等方面，它已轉化為大經營了。這就是說，在小面積土地上進行高度的集約經營，與大面積土地上進行比較粗放的經營，是被列於同一類的。所以我們應根據這一點來觀察瓊崖這細小的農業經營。

瓊崖農業細小的經營，如上所述，在其由於婦女、小孩子、老人和以家庭本身的消費為目的底生產經營，已顯然地暴露了不少它的本身是屬退步的，技術低劣的經營，不過在我們觀察到它的耕畜的使用，肥料的使用，機械應用的發達，以及種子改良和栽培方法的改善等等，更足實證它是遠不能與大面積土地上進行比較粗放的經營的同屬一類。就是說，它還遠不能踏上集

約化的經營。據崖縣五十二村的調查，耕畜使用方面，文昌共有四四三戶沒有耕畜，占總農戶數百分之二〇·六，一頭耕牛的爲數最多，占總農戶數百分之七五·八(表十)，二頭耕牛和三頭耕牛的最少。同樣，在樂會、瓊東、儋縣也「大同小異」，都是以有一頭耕畜的爲數最多；合計四〇三〇農戶共有耕牛三九三八頭，平均每戶得不到一頭。可見耕畜的使用上，不但不發達，而且還在缺乏着。至于肥料方面，一般說來，也很退步，除了較爲普遍利用廐肥外，很少利用化學肥(註17)。據調查所知，文昌農田竟有四年而未下肥者(註18)。瓊東、樂會、儋縣，下肥的也很少，其他如崖縣更有不下肥的(註19)。灌溉方面，樂會是于數十畝處，合掘一井，深約數十尺，置車身水輪(用木做)於中，用人工踏轉其輪，即世所謂「龍骨車」是也。定安、陵水澄、邁、瓊山等縣，則于溪水大河之處，豎立木柱堵水，架以竹筒水輪，即世所謂「天車」是也。崖縣則築壩堵水，水由山下阻積而泛濫於田間。至于其他各處，則多用戽斗取水，其在水源缺乏的地方，惟有聽天命，無所設置。灌溉方法之劣，可謂無過于此！其他如選種用風，耕種用犁鋤，收穫用鎌刀，水、旱、蟲災，各聽天命，農忙時只能看到隣家相互幫忙，絕少僱用短工等，都足徵其經營技術的低劣，工資勞動的低下。一般而論，在農業成本方面看來，農耕仍以人工比較的集約爲特徵。瓊崖農業資本有機的構成這樣的低下，農村中說得上帶有資本主義方式的初期形態也沒有；只是經營技術異常低劣的零細田場，安排了最堅實的基礎的非資本主義農業的經營！

瓊崖4縣52村4030經營耕牛底分配 (表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無
頭	頭	頭	頭	頭	頭	頭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牛

但是，在另一方面，特別是在土壤肥沃，人口稀少的地方，瓊崖也同綏遠、河套一帶的墾殖區域，有集資組織公司，作規模較大的經營。據瓊崖實業局最近的調查，樹膠園業：在樂會有樹膠園十八家，定安十七家，儋縣五家，文昌四家，萬寧三家，瓊東一家，瓊山一家，計其大小樹膠園共四十九家（此數及各縣所有園數與民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瓊崖民國日報所載，頗有出入。），樹膠二十一萬七千餘株，占面積一萬零五百七十五畝，資本總額三十六萬一千餘元（表十一）。椰子園業：僅三亞榆林二港，有椰子園九家，共種椰子約二萬七千餘株，所占面積約一千七百畝，資本額約在三萬元左右（註20）。咖啡園業：計有咖啡園十四家，共植咖啡三萬餘株（註21）。以上各園業的調查，現正進行未已，將來數目當不止此，可想而知。總之：它們的確是以市場為目的，僱用工資勞働者，投下較多的農本，講究農耕的技術，顯然地帶着資本主義企業的性質。但是，以全島農業而論，這種企業，現在不但還未占到支配的地位，而且已顯然地逐漸跑入沒落之途。「近數年來，本島膠園，因受種種之打擊，無力維持，園主棄園他徙，十之九停業，任其荒蕪，野草雜木叢生；建築物及用具，亦多被匪或附近人畜所毀滅，蒼涼滿目，殊堪浩歎」（註22）。又「民十七年間，有寶慶成植麻公司，集中外（外人投資瓊崖經營實業，不止此處——作者）資本三十萬元，在臨高馬島附近之洋古村購地五千餘畝，設立工廠，用機器墾植；但今已零落荒蕪，野草叢生」（註23）。由此，可見其沒落的一斑了。

瓊崖樹膠園調查表（表十一）

（錄自瓊崖實業月刊國慶特號瓊崖樹膠園業調查）

園	名	地	積	株	本	備	註
---	---	---	---	---	---	---	---

倫植公司	10000	800	100000
易通公司	10000	600	50000
聯昌公司	9500	600	90000
阮開富膠園	600	40	未詳
梅瓊公司	400	100	未詳
王克祿膠園	600	40	未詳
培林公司	1000	150	10000
水口樹膠園	1100	150	500
馮運時公司	3000	200	8000
振興公司	3000	450	未詳
廣興公司	1000	70	2000
錦興膠園	500	150	未詳
張明龍膠園	1000	70	800
錦益公司	2000	250	5000
茂林公司	4000	370	17000
和順公司	4000	350	6000
黎會通公司	800	70	未詳
何基檀公司	2000	150	未詳
南生公司	1600	100	700
王煊運膠園	1000	70	400
南新公司	5000	300	6000
南發公司	6000	370	未詳
亨父公司	3000株	150畝	50000元

合	計	★	一三一・二〇〇	★	一〇・五六〇	三五一・四〇〇	元
李學煜膠園	二〇〇	一五	未詳				
馮龍海膠園	六〇〇	三〇	未詳				
南華公司	七〇〇	五〇	三〇〇				
新濟公司	八六〇	六〇	未詳				
王清揚膠園	一〇〇	七〇	一〇〇				
啓清膠園	一〇〇	七〇	一〇〇				
美崖膠園	一〇〇	一五〇	一〇〇				
龐位卿膠園	六〇〇	七〇	六〇〇				
曾光甫膠園	一〇〇	七〇	八〇〇				
合和公司	三〇〇	四〇	四〇〇				
龐習成公司	三〇〇	二〇	四〇〇				
凌發如膠園	一〇〇	一〇〇	四〇〇				
錦興膠園	二〇〇	一五〇	六〇〇				
錦興公司	一〇〇	七〇	未詳				
彭澤南膠園	七〇〇	四五〇	未詳				
益利公司	八〇〇	五〇	六〇〇				
李文高膠園	三〇〇	二〇	未詳				
黎志如膠園	二〇〇	一五	未詳				
南盛公司	四〇〇	二五〇	未詳				
南合公司	三〇〇	一九〇	一〇〇				
瓊南公司	一〇〇	六六〇	未詳				
南興公司	五〇〇	五〇	一〇〇				
瓊安公司	二〇〇	二五〇	一八〇〇	元			

總之：瓊崖產業發達的遲緩，或甚至於轉向沒落，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半殖民地的關係，關稅的不能自主，以及在這帝國主義的影響之下的所謂封建勢力的支配所致(註24)。在這種狀態下，不但新的產業不能振興，舊的產業亦無法維持。結果，唯有停留於先資本主義之下的細小經營的低微生產力中，永成爲恰與印度之在英國支配下的同樣狀態！

✱該數字與作者計算不同(132,200株，10,040畝——作者計算)，且與該調查文中所謂樹膠 217000 餘株，及10575畝亦殊異，料必係誤。又該查調表尚有四公司園因風火人畜禍害，茲不錄出。又該調查表連四公司園因風火人畜禍害者合共50家，而該調查文中僅謂四九家，料必亦係錯誤。

四 農民階級

這停留於先資本主義之下的細小經營的低微生產力中底瓊崖農業，自其農民階級分化上看來，很可以給我們一種認識。這種認識，就是農民階級中的富農和雇農底階級分化，是和這低微生產力中的農業有着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論，在農業的發展上，農業機械的引用，是可是以排擠雇農的；但是有一般人這樣說，雇農的數量多寡，總可以指示着農業發展的程度。即雇農的數量增多，是指示着農業底發達，而且已達到資本主義化的途徑；反之，雇農的數量低微，是指示着農業底不發達，而停滯於先資本主義的組織之下，或許是資本主義化正在萌芽。中國雇農的數量，據說可以充分估定爲百分之八以上(註25)；這不是一個很微小的數量，所以他們決定中國農業是資本主義化。這種論調，姑莫論其正確與否；但在我們決定一個社會的典型時，不能僅抓住「特殊」而抹殺「全體」；也不能單把握着「全體」而忽畧了「特殊」。不過在富農和雇農底階級分化不顯著的某種社會（除非社會主義底

社會)中，其農業的不發達，而停滯於低微的生產力中，成爲先資本主義社會而存在，是毫無疑義的。因爲在農業的經營上，於某種社會狀態之下，農業底生產力增高，是要有大規模經營即大經營，始克收效。所以富農與僱農底階級分化之顯著與否，在某種社會中，於農業發展上，實爲一重要因子。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瓊崖農民階級中，富農與僱農底分化程度究是如何，所占的地位又是怎樣。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四〇三〇農戶總數中僱農有七十三戶，占總戶數百分之一·八二（參看表一）。這數較之廣東番禺六十九村二零八一零農戶總數中僱農有二二零四戶，占總戶數百分之一〇·六（註26），實相差甚遠；即較之僱農人數最少的省份如福建，人口數一八七零零人中僱農有一零九零人，占總人數百分之五·八三（註27），亦相差不少。至於富農，則其數量據調查所得，四縣五十二村四〇三〇農戶中，僱用長工的僅有六十八戶（參看表九），占全數百分之一·七。這很微小的數量，不消說，單就其每戶所僱用的數量最多不過二人，和普通耕種五畝至十畝左右的就多有僱用長工的情形看來，已足斷定其爲非屬於富農。即如上面所說，他們所有的田地，殆全是因爲出洋的人數太多，自己不能耕作，不得已出於這僱工的法子，更足知其底蘊。上面我曾說過，瓊崖農民，殆全是貧農，其意即在於此。所以祇能出賣自己勞動力的生產者——僱農，與那些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地主或富農，相爲對立，而所發生的關係，在瓊崖農村中，可以說是不大普遍而且不太重要。不過我們也不可把它忽畧過去。在僱農中，有分爲長工與短工兩種。長工僱傭時期，普通以半年至一年爲單位。僱傭手續多憑介紹人「口頭契約」。此種長工，大概多爲年富力強的成年農民，他們有的有些少田地，有的連一小塊田地也沒有。在文昌，此種長工多僱

自臨高、澄邁，在樂會則自萬寧，本縣的是很少。其餘各縣，如儋縣、崖縣、陵水、澄邁等，則殆爲本縣人。這是因爲文昌、樂會兩縣出洋的人數很多，無地的或田地很少的農民，得鄰里或親友的幫助，都可以出洋傭工。而且在他們自己，倘能刻苦勤儉，有時還可以把積蓄下來的工錢，滙回家鄉購置田地而升爲自耕農。這是很好的現象。至于短工在各縣中，殆爲本縣人。短工普通稱爲散工，係臨時僱傭性質，大多以日計，亦有以半月一月計的。在農忙時僱傭的很多，但鄰里的互相幫助，亦爲數不少。通常於鄰里人數不足以幫忙時，才僱用短工。此種互助情形，不但不必支付工資，而且有時連膳食亦沒有供給。不消說，這是顯然地帶着很濃厚的封建色彩。短工中，通常有很多婦女（長工中絕無僱有），工作多是插秧，割稻，和灌溉等，僱傭的手續，並無契約，隨時可以進退。長短（男女）工資均爲貨幣（現金）。農忙時男工工資，在文昌每日四角半，樂會三角半，瓊東二角半，儋縣二角。女工工資在文昌最多，三角六；瓊東最少，二角半。農閒時男工工資，在文昌三角九，女工三角，亦皆爲數最多。其餘如樂會、瓊東、儋縣，男女工資，則在角半至二角半之間（表十二），未有超過三角以上者。據瓊崖民國日報（民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載，瓊崖各縣田工短工的工資，最多爲文昌、瓊山，由三角至五角；次爲樂會，由三角至三角半；再次爲瓊東、澄邁、臨高，由一角至二角；最少爲崖縣、陵水。崖縣每月二元半，平均每日〇・〇八元，陵水每月四千文（照現在大洋每元三千計），平均每日〇・〇四四元。工資的低廉，真是目所未覩。一般而論，五年前，四縣短工工資均較現在爲高，文昌高十分之二，樂會、瓊東、儋縣亦較爲畧高；這在長工方面，亦是同樣。在文昌長工的工資，今已跌到一一四元，儋縣亦跌到一五元。工資之日趨跌落，對於

僱農固爲不利(直接)，即終令其爲雇農或降爲苦力，以至流爲匪共，而不能升爲佃農或由佃農而爲自耕農。而對於雇主(簡接)亦有日趨破產之勢，而或有甚於僱農之不利者(工資跌落，結果農村購買力低，穀價廉賤，致傷雇主)。在文昌有數雇主因爲雇工耕作而致損失者。其原因即是在此。但在小經營(甚至較大經營)之依靠工資勞動者去耕作，須支付工資給養工人底不利益(穀價有時還不夠抵償工資)，亦爲一大原因(註28)。故近日來，一般而論，農田之多者或其田因故不能自耕者，多願拋荒。不消說，這在社會生產方面看來固然是會致食糧的減少；而在農業勞動者工資方面看來，亦是更加會演成勞動的過剩，工資的愈低。瓊崖近日社會之不安，恐此亦是其重要的一個原因吧！

4. 縣短工男女工資底比較 (表十二)

縣	別	文昌	樂會	瓊東	儋縣	平均
類	忙	男 0.45	0.35	0.25	0.20	0.31
	工	女 0.36	0.16	0.15	0.16	0.21
別	閒	男 0.39	0.20	0.25	0.17	0.25
	工	女 0.30	0.16	0.15	0.15	0.19

此外，關於瓊崖長短工的僱備，這裏亦應再加以討論的，就是每農戶所僱用長短工的數量與其所有農田的畝數。上面說過，瓊崖農家每戶所僱用長工的人數最多不過二人，普通耕種五畝至十畝左右的農戶便多有長工的僱用。這點，我們是不應只注意到小農經營之工資勞動的僱用，可以表示小農底資產階級化和資本主義不僅侵入於大資本所有的大農，而且深入於小資本的小農，便証實瓊崖農業之資本主義的深化，而忽畧了這僱工的農戶，殆全是因爲出洋的人數太多，自己不能耕作，不得已出于這僱工的

事實；或在短工的工資勞動上，只看到短工的工資勞動在農業上有很大的作用，其數量雖微小，而已不能穩蔽了資本主義的農業之發生與發展（有人這樣主張），而忽畧了僱工的農戶，通常於鄰里人數不足以幫忙時，才僱傭短工（數量不定），和因出洋的人數太多，有時不得不如此，並非爲要擁護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家的利益起見而採用短工。所以我們與其說瓊崖農業爲資本主義化，毋寧說其農業是停滯於帝國主義資本勢力支配之下的帶着殘餘的封建勢力的作用中；它正如烏龜跑路地由封建性向着資本制的蛻變。瓊崖農業至今仍不會急激地發展，這種作用，實爲一個重大的原因！

現在可再從農民階級底佃農方面來觀察瓊崖農業與農村的封建性。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四〇三〇農戶總數中，僅有八八七戶是佃農，占總戶數百分之二二・〇一（參看表一）。這個數目，若果從中國各地農家中佃農所佔的比率上看來（註29），則瓊崖佃農數量，確是很少。有人說，佃農的衆多，可以看出農民的失去耕地，經濟的困難，日趨農村半普羅列塔利亞化和農民普羅列塔利亞化，即指示着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更有人這樣說，凡是愈在資本主義化的程度較高的地方，佃農所佔的比率愈覺加大。這兩種論調，如果是正確的話，則瓊崖農村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中心，而是封建經濟的中心無疑了。然而這還不足以證實。因爲在整個生產關係中間，它並不占有主要的地位。最要的是在農村與農業底主要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中去決定。但是這點，在後面的「租佃關係」一章裏是要詳加研討的；所以這裏暫且把它擱下不提。不過在另一方面，關係這個問題，還可以給與我們多少的回答。這就是，佃農們還沒有成爲農業企業家（自耕農亦然）。瓊崖佃農，可以說他們的農業經營完全是小農經營。他們並沒有

像其他地方的佃農向地主租入土地來僱傭農業勞動者經營；而且這小農經營亦沒有資本主義底影響。即他們租地經營的目的，並不是以市場為目的，而是以經營者家庭本身的消費為目的。所以並不能把它分為富農、中農、貧農等階級；因此在瓊崖農村經濟中，我們亦只好說是存在着封建的等級，而這封建的等級，換言之，就是表示瓊崖農村與農業的封建性。這些佃農，不用說，是由于自耕農破產而來的。其數量，現正增加。其原因不外由於自耕農所有的耕地太少。據上海市統計所載上海市陸行等八區百戶農家種地多寡與盈虧關係表(表十三)看來，耕地漸多，折虧戶漸少。在耕種三十畝以下者，虧折戶數最多，五十畝以上者，則盈餘戶數多于虧折戶數一倍以上。現在瓊崖自耕農所有農田畝數，平均不及六畝(參看表二)，則其虧折數之大，不言而喻。由于耕地太少而受虧折，已可把他們(自耕農)降為佃農；若再由封建性的作用和帝國主義資本的打擊，那就更易而且快了。由自耕農而淪為佃農，由佃農而淪為僱農，在這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越發顯著。

上海市陸行等八區百戶農家種地多寡與盈虧關係(表十三)錄自中國經濟二卷十二期從農民上看中國農村經濟

耕作面積	五畝未滿	五畝以上	十畝以上	一五畝以上	二〇畝以上	二五畝以上	三〇畝以上	三五畝以上	四〇畝以上	四五畝以上	五〇畝以上	五五畝以上	百畝以上
盈餘戶數	三七	四三	四〇	三〇	三四	二六	一八	五	二〇	五	一一	二五	六
虧折戶數	一〇二	一〇四	九三	六四	四六	三五	二〇	八	一七	二	五	一	一

貧農(自耕農及佃農)的經濟困難，再加上天災人禍的摧殘和壓迫，結果由地主或自耕農而淪為佃農，而僱農，而至于苦力；這樣農民階級的低下，在今日瓊崖農村社會中，極呈示着令人悲觀的急速度。農民到了破產而赤貧化的時候，如果農村裏不能以僱農、苦力、游民、乞丐等來把他們吸住，他們便如飛鳥般地，流離四散，離開農村到軍隊或都市中去，甚者則冒險而為土匪共匪。瓊崖自民元起至民十六年止連綿十餘年的土匪擾亂，和民十七年以後的共匪作亂，可以說都是根由于此。茲且單就其流亡到海外的數量來說，竟有下述驚人的數目。

據海南島事情(註30)一書所載，瓊崖各屬出洋做工的華僑，不下數十萬人，每年出洋做工的平均約三萬人，歸國的平均約二萬人。又據海南島志所載(註31)各縣在外僑民，最多的為文昌，約九萬人，次為瓊山、瓊東、樂會、定安等縣，俱有數千人，再次為澄邁、萬寧、陵水、臨高、崖縣，各數百人，儋縣、昌江、感恩為最少，僅寥寥數十人。再據最近華僑中心之南洋一書(張相時著海口海南書局出版)所載，歷年新嘉坡登陸瓊人移民統計表(表十四)看來，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四年止，出洋人數有逐年增加之勢。僅以新嘉坡一埠而論，其出洋人數平均每年已約有六千三百三十八人，若再就南洋各埠和法屬安南，英屬緬甸以及暹羅各地而言，則其數量，當更足驚人。此外，據作者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五十二村中有人出洋做工的占四十五村，占全村數十分之八·七。如文昌之雲樓村，其出洋的人數，竟占全村人數十分之五；樂會之石頭村，在男子中，出洋的竟十有八九。可見出洋人數之衆多。他們一般是在華僑名義之下出國的，其中十分之九都是出國做工。這等農民，不消說是由于內在的農村生產關係和外燦的都市及世界經濟作用所發生的農村人口過剩而然的，

並非由於農村本身(或自然)有過剩人口的存在，或農村有過剩勞動的存在而發生的。這農村的相對的人口過剩，在土地所有者不能實行資本主義的經營，而採用僱役、分益佃戶、小農民租地等非資本主義的形態的時候，尤其顯著。農村人口過剩的各種典型的形態發生，常作為落伍國家或偏僻地方的農業及各種農業關係的一種特殊現象。這種現象，是農業上的先資本主義的(註32)現象。由此可見瓊崖農村人口發生過剩是在於何種典型的形態下發生的了。

新嘉坡登陸瓊人移民統計表 (表十四)

年 度	一九一四	一九一五	一九一六	一九一七	一九一八	一九一九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自海口來人數	二·二九二	六·五一五	八·一四〇	四·六一五	二二七	—	三·三〇九	二·二八四	七·六七八	一〇·八二一	一七·五〇八

農村的分解和農民階級的分化，結果，發生農村人口過剩，農民離村。離村的農民愈多，阻碍農業的發展愈大。近年來，瓊崖離村的農民，似乎逐漸減少。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除儋縣離村農民稍為增加外，文昌、樂會、瓊東三縣，都是受了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在海外失業歸國的人數，每村都在增加。據瓊崖民國日報(二四年一月廿一日)載，「自南洋商業失敗後，本島華僑，失業殆盡；且受當地政府之虐待，不得不相率歸來，別作良圖。計前數年返瓊華僑，每年至少有五、六千人，而由本島赴南洋各埠之華僑，僅有三數般富者而已。查去年南洋商業，漸有轉機，本島居留南洋各埠之華僑，已有生活可圖，多中止返里，已

返里者，亦絡繹前往。計調查所得，去年返瓊華僑，約有二千餘人，較諸前數年，減少二倍有奇，惟此二千餘人，係根據入口數量而言，其中失業歸來者，約數四分之三，餘則為常時往返性質。這種現象，很明白地告訴我們，並不是一種常態。即就現況而言，這等失業歸國的華僑（計約十餘萬人——註33），在前既為普羅列塔利亞特（Proletariat），歸國後當然也是無所歸依。據作者調查時所經各村，年富力強的成年農民，無工可作的，在在皆是，甚或流為乞丐或冒險而為盜匪的，亦不在少數。現再加以內地失業者十餘萬人，流離失所（註34），社會不安，以至由農村解體中發生出來的革命，在不久的將來，恐難保其不爆發吧！由封建的等級解體，正向資本制的階級轉化；但將來能否轉化為資本制的階級或其他的名稱，還是一個「謎」。不過現在這種力量，已握住了瓊崖農村底生機，農民底生命了！

五 租佃關係

上面說過，決定瓊崖農業底本質，最主要的，是要在農村與農業底主要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中去探求。這一點，在上面各章中都曾約畧述過，現在詳細地來討論它吧。

租佃關係，是租佃制度上農民由地主租入土地耕作，並對地主支付地租，以作租入土地的代價底關係，是農村與農業底主要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中底樞杆。所以瓊崖農村底本質，由此是可以表露其真相。

關於租佃關係上的租約，在瓊崖普通不外二種：一種是口頭契約，一種是書面契約；其中以口約為最普遍。書約底內容，非常簡單，其措詞不外是請求租地。此外還有二種，一是屬於投票定租，租地者按地底生產力而用票書租額，額多者得租，此和集錢會所取會錢投票法同；一是輪種，用不着書約，也無須口約，只

要按着長房、次房的次序去輪流耕種。後二種是屬於太公田所採取的辦法，私家田通常是採取前二種的辦法。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太公田少的村，太公田多是採取輪種法，多的則採取投票法，間亦有訂立契約的。租期通常是一年，半年的亦有（太公田和私家田同樣）。租期的短暫，當然是地主藉機增租的手段，其阻碍農業底發展，至爲重大。因爲租地者所投下的資本不能於此短期間內得到充分再生產底時間，他們便不肯多投下資本，和使用工資勞動者，故多以自己勞力去經營，且租入田地的面積，亦因之不足以從事於適當的企業的經營之大小爲前提。此種租地，很明白的，不是資本主義的租地關係，而是基於隸屬的——高利貸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租地，主要的是租地契約的期限有一定即至少是投下資本得到充分再生產底時間）。租期的短暫，有碍於農業底發展，已如上述；在所調查的四縣五十二村八八七家佃戶中（參看表一），沒有一戶是租入相當面積的田地以做企業底經營的。他們租進土地，是以家庭本身的消費爲目的，即以直接消費爲目的。他們是小生產者——農民，往往又是小土地所有者，惟因自家食糧的缺乏，或爲以單純商品生產者之資格從事販賣而租入土地的；所以與資本主義的租入地之中心人物是經營商品，即營資本主義的經營之資本主義的租入地者，大不相同。在地主方面，他們所租出的土地，其質往往是下等而且又是零碎地租與佃戶。地租方面，他們多是採取分租制。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採取分租制的，樂會十六村中有十二村，儋縣則七村俱採取此法（表十五）。可見分租制底普遍性。分租底租額普通業（地主）佃各半，次爲業四佃六，再次爲業三佃七。所調查的四縣中，各縣平均起來，其佔產量底百分率，文昌爲四二·八，瓊東爲四〇·〇，總平均爲四四·六（表十六）。這些租額，一般而論，殆全是在產量

中除去了一部分作為種子（等於佃農所投下的種子量）歸還佃農以後所剩下來的餘剩部分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的。所以這種分租制，可以這樣說：是與普通分益佃租的形式，即由地主借給佃農一部分資本（生產手段）以資經營，生產物則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的法式，殆全相同。不消說，這種地和形式，是絕對非資本主義地租的形式了；而其租額底高度，又已表現了剩餘價值之全額多為地租所吞沒的形態，在支付地租的佃農（生產者）方面，縱欲殘留一些利潤也已不可能了。M. N. Мeяшeнko（廖謙珂）氏說：「自從資本主義的地租發生之後，農業地租，就不能算為普通價值的總量之中，除去了平均利潤以後所剩下來的餘剩部分罷了：所以不過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註35）可見瓊崖地主之對於佃農所採取的地租率，已不許佃農有些微利潤發生的餘地了。從這樣一種超度剝削所獲得的地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可以說是變態的，這種變態的本質，當然不能不說是封建式的了。

分租與定租村數比較表（水田）（表十五）

縣 別	文 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合 計
調查村數	25 [*]	16	4	7	25
分租村數	14	12	3	7	36
定租村數	1	4	1	—	6

*文昌有十村沒有租佃關係

分租中穀租租額底高度（水田）（表十六）

縣 別	文 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總 平 均
平均占產量百分率	42.8	45.6	40	50	44.6

定租中錢租租額底高度(水田) (表十七)

縣 別	文 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總 平 均
平均占產 量百分率	40	40	30	—	36.6

註：私田和公田的錢租租額相差甚微

一般而論，在瓊崖，分租的穀(農產物)租是比較定額租的錢(貨幣)租為盛行的。在文昌二十五村中除去十村沒有租佃關係而外所剩下來的五村中，行穀租的村數有十村，錢租的祇一村，而穀租，錢租的有四村；同樣，在樂會、瓊東，行穀租的村數，亦是較行錢租的為多(表十八)。穀租或錢租，不論其那一種是盛行，而其直接地作為地租納付，貢獻於地主的目的是——有人說，地主收穀租的目的，是在以穀租去做投機的商業，故不願意單單地收一筆現款。又有人這樣地說，地主收錢租的目的，是在取得農產市價漲落的利益，因為在地主收地租的時期，正是農民收穫終了時期，同時也正是農產物市價暴落的時期。實際上地主是商人，買辦，他們在這時期，儘可操縱市場使農產物市價暴落，在別一個時期，則又提高市價。他方面佃農為急得貨幣以完納租，不得不在這暴落的價格之下，賣却他們勞動的結晶，這對於他們是如何地痛苦呵！這二種論調，總括一句說來，都是可以承認的，因為不論其為穀租或錢租，在地主方面，都可以藉機操縱壟斷從中取得地租以外的利益，這是很明白的。不過這種情形，在大地主(大地主才可以有能力來做這種事體)較少的瓊崖，是沒有多見罷了。

穀租與錢租村數底比較(水田) (表十八)

縣 別	文 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合 計
調查村數	25	16	4	7	52
谷租村數	10	8	1	7	26
錢租村數	1	2	1	—	4
谷錢租村數	4	6	2	—	12

穀租和錢租，這兩種租額總算是高度。這顯明地是超過從剩餘價值的總量之中，除去了平均利潤以後所剩下來的餘剩部分（註37）。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是不會發生的。所以在我們觀察瓊崖的地租由於實物地租（穀租）轉化為貨幣地租（錢租）的時候，慎勿誤認以貨幣地租來表示資本制的租佃關係，斷定了瓊崖農村與農業是踏進了資本制的途徑。須知資本制的貨幣地租和封建制的貨幣地租是有嚴格的區別的。即一方面封建制的貨幣地租，常只是折租，是地主和商人，利用貨幣以額外搾取農民的，資本制的貨幣地租，則地租本身，是以貨幣計算的。另一方面，資本制的貨幣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部分；封建制的貨幣地租，則為普遍的吸收一切剩餘價值的形態。所以「這個轉化，僅是形態的變化而已。在本質上，貨幣地租仍不免是一個剩餘生產物及剩餘勞動的普遍而包括的形態，與當時尚未存在的利潤及生產價格等等經濟範疇，無所關係。」（註38）它不過是社會經濟的各種關係，向前發展，及至於本質上，達到了非常進步之域罷了。

穀租和錢租的繳納時期，一年租的，分為春秋二次繳納。太公田的租約，以一年為限的，為最普遍。其繳租時期，通常於祭祠前（正二月）或清明節日；亦有分為上期（春）和下期（秋）。繳納手續普通多如下所述的辦法。穀租的繳納手續，因為習慣上的因襲，在業佃住處相距不遠，或其居一村的場合，佃戶在收穫時通知地主，得地主的允許，在地主監視之下收割作物，待到收割完

竣，按約分配(並無他種作弊)清楚之後，佃農即須送穀上門，或送到地主指定的地點(不能較地主住處太遠)，並無減租或給腳力的習慣。錢租的繳納手續，係由租耕私人田的，在收割後，即須上門繳租；租耕太公田、廟田或其他性質的公田的，則須於一定期內(太公田係在祭祠前繳納的多)，送租到理數家中，斷不能有欠租的通融。所以租種公田的，佃戶往往因一時繳租不來，便要高利貸借，蒙受高利貸者的剝削。

佃租關係之於瓊崖，其帶着濃厚的封建色彩，已如上述；至其土地的集中情形，雖不顯著；然而多數農民缺乏土地，常使他們只得屈伏於高額租田之下，任受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假使我們將定額穀租折合成金錢或錢租租額來與每畝田價比較看看，則很可以看出幾年的穀租或錢租能等於田價。在文昌，田價每畝一二八·七元的田，穀租租額為五·九八元，錢租租額為五·六；樂會田價每畝一二七·〇八元的田，穀租租額為六·三八元，錢租租額為五·六元(表十九)。換句話話，就是在文昌田價每畝一二八·七元的田，須要還值五·九八元的穀租，或五·六元的錢租；錢租還到二十三年，穀租還到二十一年半的時候，則租價和田價可以相等。赤貧的佃戶，納了二十餘年租，說不定還要出賣兒女。不勞而獲的地主，收了二十餘年租，所有權便可以擴張一倍。佃戶終為佃戶，或降而為僱農、苦力、流氓和乞丐；地主終或地主，或升而為大地主、大商人和大買辦。這是多麼值得我們注意的呵！

四縣52村平均每畝田價與佃租底比較(水田)

(表十九)

縣別	文 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總平均
田 價	128.7元	127.08元	31.5元	21.14元	77.1元
錢租額	5.6	5.6	4.2	——	5.13
穀租額	5.98	6.38	5.6	7.0	6.9

註：田價爲民23年田價(參着表六)，每畝田平均約產米四石，每石米價當時3.5元，由表十六、十七推算得此表。每畝田產米值十四元，在文昌除5.6元錢租還地主外，佃戶得8.4元，餘類推。

六 剝削作用

瓊崖地租租額的高度，已如上述；至其苛捐雜稅的繁重，更足令人可驚。據海南島志載：「本島之縣地方款之收入，爲三十萬零三千六百六十五元六角六分九厘，團警學雜捐爲十七萬四千零九角二分四厘；其中遺漏者尚多。且瓊山、文昌、瓊東、陵水、崖縣五屬雜捐亦未查明列入，瓊山、文昌俱屬大縣，其雜捐數目，當然不少。今假定爲十萬元，合之則爲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六元五角七分七厘，以十三縣分之，每縣當得地方費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五元八角九分一厘。再以全島業經編查完竣之保甲人口數二百一十九萬五千六百四十五人除之，每人當負擔地方費二角六分有奇。」(P.181) 這種估計，很明白地在告訴我們最少有很多不正確的地方：例如樂會縣之石頭村，其農民所負擔之苛捐雜稅的繁重(註39)，便可爲證。農民受了封建式的高度地租的剝削，再受繁重捐稅的榨取，其不走向高利貸之一途以維持其生活者幾希！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文昌二一五三農戶中負債者有一六五四戶，占總戶數百分之七十六·八；樂會最少，一二〇〇農戶中亦有六〇四戶，占總戶數百分之五十以上；總計四縣五十二村四〇三〇農戶中負債者二六五一戶，占總戶數百分之六十五·八(表二十)。若以之與內地諸省，如浙江八縣農家負債者平均占全村農民戶數百分之五十八·八一(註40)比較起來，則相差遙遠。茲再舉樂會石頭村八十九戶收支狀況來看，收入總計一一〇元，支出總計二一五元，扣除不足一〇五元(表廿一)。這足見瓊崖農民經濟狀況的困難了！

四縣村戶負債統計(表二十)

縣 別	文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總 計	
總戶數	農戶	2153	1200	266	411	4030
	其他	20	64	145	13	242
負債戶數	農戶	1654	604	186	207	2651
	其他	16	20	108	6	150
負債戶數對總戶數的百分比	農戶	76.8	25.3	69.9	50.4	65.8
	其他	80.0	31.2	74.5	46.1	62.0

樂會石頭村89戶收支狀況表 (表廿一)

收 入	米	60 元
	雜 作	50
小 計		110
支 出	食 費	110
	衣 服 費	20
	婚 葬 費	30
	交 際 費	10
	家 屋 費	10
	農 具 修 補 費	10
	教 育 費	6
	地 方 警 衛 隊 費	6
	區 公 所 費	2
	醫 藥 費	10
	錢 糧	1
小 計		215
扣 除 不 足		105

註：見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一小農村的實況，本書。

農民經濟愈困難，則其受高利貸者底剝削愈劇烈。瓊崖現行借貸的制度，不消說，顯然是帶着極殘酷的剝削。據調查所知，其借貸的形態，主要的有貨幣借貸和穀物借貸二種；比較起來，

貨幣借貸是最盛行。在文昌二十五村中，除行貨幣借貸外，其兼行穀物借貸的僅有十村，樂會則十六村中祇有二村；惟在交通偏僻的儋縣，則其兼行穀物借貸的較爲普遍，計其七村中兼行穀物借貸的有六村。

穀物借貸，在穀物產量較豐的儋縣多不計利息，如第一區的保山村、大井村、鹽塢村等；這種情形，在穀物未變爲商品化的場合，較多發生。在文昌的新民村，亦有此種情形；不過其原因是在于穀物的借貸很少，和親友情誼的關係。反之，在另一方面，其有計利息而其利息有時並不下於貨幣借貸的，如儋縣的宣洋村，借穀一斗，計月利一升（仲算當時穀價約等於借錢一元月利分半）；文昌的地源村、下東村、南里村等，皆爲月利二分，並不下於借錢的利息。

貨幣借貸，普通可分爲長期短期兩種：長期要用土地或房屋抵押，數額較大，每年繳利一次，如不欠利，借期可延長至數年或十年。這種長期借貸，利率並不低，和短期借貸的差不多。短期借貸，不一定要有物品抵押，數目較小，月月繳利，這在瓊崖較之長期借貸底盛行畧遜。長短期借貸，不論其爲農產物或金錢（穀物或貨幣），一般說來，其本利仍以所借原物名支付爲最普遍。（即借穀還穀，借錢還錢；有時也有借穀還錢利，但很少有借錢還穀本利）。這種現象，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只有利息上的剝削，而很少有借穀還錢或借錢還穀提高穀價或降低穀價於市價的手段底剝削。近年來，瓊崖因受南洋不景氣的影響，農村經濟破產，錢債的利率，不消說是較前五年爲高。計文昌民十九年平均年利爲一九%，今則爲二〇%；儋縣變更最大，民十九年平均爲二三·六%，今則爲三五%（表廿二）。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一書中說：「廣東農村中錢債普通月利爲二分至三分，年利爲二分上

下。海南島各縣月利通行四分或五分。』足見高利貸資本剝削的慘酷了。但高利貸者的剝削，並不單止於此；而其更甚的剝削，便是貨幣在其中的作用。關於這一點，王宜昌氏曾這樣痛切地說過：「借貸時如果是用貨幣，則在向市場購買時，為賣估商人所剝削；如果是用實物是折價計算時，便為債主抬高了物價。還債時，如果用貨幣，則出賣農產物時受買估商人所剝削，如果用實物時則又為債主抑低物價以便折算了。借貸者農民是非貨幣所有者；債主則是貨幣所有者。貨幣在一轉移間，甚至並未有實際的轉移而只是名義上的轉移，便搾取了農民。」（註41）所以不論其為貨幣或穀物，只要借貸就被高利貸者剝削了；至其借穀還錢或借錢還穀的，更不消說了。

· 民19年與23年平均年利底比較(錢)(表廿二)

縣 別		文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總 計
每 年 利 率	91民年	19.1 %	19 %	20 %	23.6	20.4 %
	民23年	20 %	20.4 %	20 %	35 %	23.9 %

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是相連的雙生兒，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三者，在農村中是「三位一體」的東西。它往往於農民「青黃不接之秋」賒放食糧，種子，甚至一切鹽、油、酒、菜及其他零星雜物（城市鄉村都有它這麼一類的雜貨店）。到收穫時，便須以農產物抵償，或以貨幣高利清還。不消說，農產物是抑低其價格計算而再加上利息來還的；若不是這樣，而以貨幣支付的話，則新穀登場，價格低落，也是要受它底剝削。這在儋、崖、萬(寧)、臨(高)各屬，尤為普通。

瓊崖商業資本底發達，是在家庭手工業時代。那時商業資本，已如上述，成功了商業高利貸資本；他方面又藉家庭手工業底發達，插足於運銷販賣中分取居間人的利潤。到了民六、七年以來，更憑藉帝國主義商品的侵入，一變而為外貨推銷的商業資本，狂風暴雨般地摧殘了舊有的家庭手工業（東路一帶，如文昌、定安、瓊東、樂會等縣，家庭手工業經已絕跡；西路一帶，如儋縣、臨高、澄邁等縣，則多少仍在這狂風暴雨中撐持着。家庭手工業是瓊崖農村唯一的副業，如今被外來品打敗了，正是農民最痛苦的事情），互相勾結地來加重農民的剝削（舊的家庭手工業崩潰，新的工業並沒有代興）。直至今日，可謂至于極度了。

目下瓊崖農村經濟的破產，其癥結所在，並非全由於受了南洋不景氣的影響，其最大的，是由於商業高利貸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一氣地來加重農民的剝削。在民六年至民十六年間，此種剝削作用，已極猖獗了；不過當時幸有華僑滙回的款，其數足以彌補其不足而有餘。故當時（民六——民十四年）瓊崖的特產，如椰子、樹膠、咖啡、益智、黃麻等，亦因此衝動而有盛極一時的投資種植。農業的商品生產化，迅速地走上單一之道。但自民十六年以降，則因受了世界經濟恐慌的打擊，各種特產跌價；南洋不景氣的影響，滙款減少，不能以彌補其不足，於是農村破產，立呈露骨化。這在查看瓊崖近兩年來金錢外溢底數額，便有如下而驚人的指示：（表廿三）

瓊崖對外貿易總值(民21, 22年) (表廿三)

年 份	民 廿 一 年	民 廿 二 年
洋貨進口總值	10070885 元	4439559 元

土貨出口總值	5274147 元	2284456 元
相抵不足	4796738 元	2155103 元

註：採自瓊崖實業月刊第十一期，瓊崖實業局印行。

這所受帝國主義剝削去的數額，與這兩年來華僑所滙回的款項，比較來看，是有這樣的指示：(見表)

(表廿四)

年 份	民 廿 一 年	民 廿 二 年
華僑滙款數	10000000 元	5000000 元
與表廿三相底不足數	4796738 元	2155103 元
尚餘數額	5203262 元	2844897 元

註：華僑滙款數係據通信調查概數

這多餘下來的數目(但已比從前減少得多了)，能否足以彌補瓊民底各種負擔(如捐稅、區公所費、兒童教育費等)和消費(如生活費)等，實成問題(其實只看上面廿、廿一兩表便瞭如指掌)。現且再來觀察其近年來各種主要物產的輸出數量和價值。例如花生，自民十三年至民廿一年止九年間，其輸出數量由一二二四担減到二七担，價值由六九二九兩減到九五兩(表廿五)；同樣，帶壳、家畜、鮮蛋、鴨毛、糧食及產品，以至加工品紙、草蓆等等，都在減低。又如生豬，其價格大跌，每百斤只值二十餘元(註42)；魚絲，民廿二年自一月份至十月份以後，由每担千圓跌到六百餘圓(註43)，其餘各種物價，雖無多大起跌(註44)，然其輸出數量逐年減少，已足令人驚倒了！

瓊崖花生出口歷年統計 (表廿五)

年別	民13年	14年	15年	16年	17年	18年	19年	20年	21年
數 量 (担)	一·二二四	四九三	二八六	六六七	九五七	三〇二	二〇三		二七
價 值 (兩)	六·九二七	二·二七三	一·六一九	三·九九三	八·八一二	一·八六〇	一·二一五		九五

註：採自瓊崖實業月刊第九期，林彥廷：瓊崖花生油業概況及其改良方法

牛自民廿一年至廿二年，由總值三三二、五七八元減到二二九、八八〇元；豬由二、二八二、八一一元減到一、二九二、九二二元(表廿六)；

瓊崖對外貿易重要物產品出口價值 (民21,22年)
(單位元) (表廿六)

種類 年份	牛	豬	帶壳鮮家蛋	皮蛋鹹蛋	鴨毛	皮類	荳類	糧食及品	產木及其製品	紙	蔴	菜蔬	草蓆
民廿一年	三三三二·五七八	二·二八二·八一	二二六·〇四三	六二·八四七	四三·〇〇七	一九三·二一二	七七四	一·七九八	三〇·七三三	八·五九九	五九·四八九	二五〇·一四二	八二九·七〇五

民 廿 二 年	二 三 九 · 八 八 〇	一 · 二 九 二 · 九 二 二	一 一 二 · 二 四 三	九 五 · 八 九 九	八 · 八 〇 一	一 〇 七 · 五 八 五	六 〇	六 · 二 九 〇	九 六	一 三 三	五 · 四 三 三 八 六
------------------	---------------------------------	---	---------------------------------	----------------------------	-----------------------	---------------------------------	--------	-----------------------	--------	-------------	---------------------------------

註：節錄自瓊崖實業月刊第十一期

所以基于高利貸，商業資本（地主、商人、官僚、特權者…底高利貸和資本）和帝國主義商品（經濟）的一氣地剝削，瓊崖農村經濟只有破產，不消說了。

然而帝國主義商品能夠這樣的大肆其侵畧的剝削作用，實是由於瓊崖農村經濟中封建的剝削關係的存在（高利貸，商業資本以及苛捐雜稅的剝削都是在於上述的租佃關係的條件之下而發生）；而瓊崖高利貸商業資本以及苛捐雜稅能夠這樣慘酷的剝削，也實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維持所致。帝國主義，為欲肆其侵畧的剝削作用，不得不侵襲瓊崖農村封建的生產關係，為欲維持其永久的發展利益，又不得不和瓊崖封建勢力相勾結；瓊崖的封建勢力亦然，為欲維持其收穫超經濟的剝削（Supereconomic exploitation），便不肯放棄封建的生產關係，為欲擴大其剝削的利益，更不能不和帝國主義相勾結。兩者是密切地相勾結着的。因為這樣，所以貨幣經濟，便更形發展；商人高利貸資本對於農民的支配，亦更形深刻化起來。商業高利貸者原是地主，於是商人便駕在地主之上了。因此，就有人這樣說，瓊崖現在簡直是商業資本主義（Commercial capitalism）時代了。這實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商業資本主義，是以商業資本活動為主，商人階級對手工業勞動者成立一種榨取關係。現在瓊崖的商業資本，已如上述，不外只在土

地所有的基礎之上的農村封建的經濟組織的下面，以支配農民；其唯一的手段，是在收穫封建的榨取之實果，並不去變更甚麼生產方法；而且其活動亦不顯著。所以瓊崖現在，不能說是屬於商業資本主義，不言而喻了。

處在這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兩種的壓榨之下，瓊崖農民，委實是困苦極了！他們因為農村金融機關的缺乏，往往屈伏於高利貸之下而喪失田地。上面說過，長期的借貸是要以土地為抵押品的；但是土地在今日，已經是因為農村經濟崩潰的影響而跌價了。文昌，民十九年平均每畝一五七·一元的水田，現在只值一二八·七元；樂會，其跌價更厲害，民十九年平均每畝一六四·〇八元的水田，今則跌到一二七·〇八元（參看表六）。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每畝水田的押價，文昌最高，平均每畝一五七·一元的水田押價七〇·五元，占田價的百分之五四·七；樂會最低，占田價的百分之四〇·五（表廿七）；其餘瓊東、儋縣亦低，占田價的百分之四五至五〇。〇。田地是農民唯一的生產手段，田地喪失了，便是農民家產的告終。所以在這田地缺乏的瓊崖（平均每農家占有田五畝左右——參看「表二」），為防止田地喪失的容易，農民們更有各種「合會」的組織。最通行的，計有錢會和穀會兩種；其中尤以錢會為最普遍。據四縣五十二村的調查，農家加入錢會或穀會的，約占農戶總數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足見農民如何抵抗高利貸的剝削，以免土地喪失的一斑了。

每畝田價與抵押價底比較（表廿七）

縣 別	文 昌	樂 會	瓊 東	儋 縣	總 計
每畝田價(元)	128.7	127.08	31.5	21.14	77.1
每畝押價(元)	7.05	51.5	14.8	10.57	36.84
百分比	54.7	40.5	46.9	50.0	47.8

七 結 論

總之：瓊崖農村經濟底特質，已如上述，讀者大概可以明白了。它底崩潰，可以總括一句說，是由於外搽的摧殘(剝削)作用多；而由於內在的摧殘作用少。具體的說來，就是受着帝國主義、都市、官僚、軍閥等的摧殘作用底分量多過於受着農村本身生產關係的摧殘作用底分量。概括地說來，亦就是完全由超經濟的封建勢力的摧殘作用與其密切交互的帝國主義侵畧的關係。帝國主義侵畧了瓊崖，結果並沒有在瓊崖農村中擴大了新式的生產技術，擴大了資本主義的農莊；只是增高了瓊崖的地租，增高了苛捐雜稅，增高了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等對於農民的壓榨。而且現在更把帝國主義經濟恐慌的损失轉嫁過來，加重了摧殘的作用。目下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之所以露骨化，這實爲一大因素。所以要圖救濟瓊崖的農村，非先消滅這等因素不可；尤其是非先消滅封建勢力，即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官僚、軍閥、豪紳等等的摧殘作用不可。因爲這兩種摧殘作用，如果不能同時消滅，便想急速地挽救或建設農村，是無異于操豚蹄祝滿車，可謂殊無多大的希望。舉例來說，如設立農民銀行，推廣信用合作，以救濟農村經濟，增高農民生活，而其實在的作用，則向農村中伸入借貸資本，增加了農村中高利貸資本底發達。據江蘇省農民銀行管轄下之產業合作加入者四二六戶，一九二八年末的調查，結果不負債者四四戶占百分率一〇·三，負債者三八二戶，占百分率八九·七，負債總額共一六九五元，平均每戶一四五元一角(註45)；這可見一斑。又如定縣(平教會所主辦農村建設的縣份)，據李景漢先生調查的結果，惟見其農民的貧困加甚，農地的價格低落，而其農民離村的亦益多(註46)。更足見這兩種摧殘作用，在沒有消滅的時候，而欲救濟農村，建設農村，是徒勞而無功的了。

所以在作者的主張，如果要救濟或建設或發展瓊崖，其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同時消滅這兩種作用，並且同時進行其建設和發展底工作。○瓊崖現在，雖然受着很深重的帝國主義侵略的摧殘作用，然其農村本身之生產關係和生產方法的封建性的作用，則因歷史的和地理的關係，較爲輕微。○它絕少大地主，它的土地問題，不在於分配問題，而在於經營及整理問題。○即如何能使農民儘量地去利用荒地，以及其經營和整理的方法？救濟或建設瓊崖農村，如上所述，除消滅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摧殘作用外，同時要建設及發展的：（一）力行移民，（二）實行合作，（三）發展農業教育，（四）開發交通等等（註47）。○至於其他種種建設及發展計劃和步驟，自應審慎周詳，更不待言；這裡不過僅舉其大旨而已。

瓊崖爲我國富庶的區域，其農、林、漁、鹽、礦等的富饒，殆爲內地諸省所不能倫比。○際此世界大勢如此嚴重的時候，它的土地與國家地位的關係，它的產業與國家富源的關係，已爲國人所共知，倘不從此趕快加以救濟及使之發展，則其前途的危險，誠不忍懸想，說不定在世界第二次大戰開始之日，卽爲瓊崖版圖變更之日呵！



- 註1. 陳銘樞總纂神州國光社出版，民二二年一月○
- 註2. 廣東建設廳農林局印行○
- 註3. 民二十年國府主計處統計全國(二十五省)田地合計一、二四八、七八一、〇〇〇畝，農民五八、五六九、一八一戶(青海西康廣西三省和蒙古西藏尚未計入)平均每戶可得田地二十一畝○
- 註4. 陳翰笙：廣東農村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中山文化教育館發行○
- 註5. 張一凡：中國南疆崖縣之現況，中華月報一卷五期○
- 註6. 民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瓊崖民國日報○
- 註7. 陶直夫：中國現階段底土地問題，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一卷二期○
- 註8. 馮和法：中國農村經濟資料，P.956○
- 註9. 陵水、崖縣田價有平至十餘元的，見(註8)P.956○
- 註10. 陳翰笙：廣東的耕地所有與耕地使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一卷二期○
- 註11. 張錫昌：河南農村經濟調查，中國農村一卷二期P.54
- 註12. 壽民：廣西農村經濟現階段的寫真，中國經濟，二卷十二期○
- 註13. 全(註7)○
- 註14. 文昌長工工資每年每人：昌錦村五十元，雲樓村三十餘元○
- 註15. 據調查儋縣長工每年每人平均約十五元○
- 註16. 林纘春：瓊崖考察記(本書)；張一凡：全(註6)○
- 註17. 民十八、九年瓊崖東路一帶曾很少的用過肥田料，後因施用不得法，田土變劣而停止○

- 註18 參看本書瓊崖考察記
- 註19 全(註5)
- 註20 瓊崖樹膠園業調查，瓊崖實業月刊國慶特號
- 註21 瓊崖椰子園業調查，全(註20)
- 註22 瓊崖視察團農業調查報告，同(註20)
- 註23 西路樹膠黃麻調查報告書，瓊崖實業月刊第一期
- 註24 據瓊崖視察團農業調查報告書中有：瓊崖樹膠園業衰落之原因，其中有地方不靖，捐稅繁重二因。按地方不靖主因乃由于官僚軍閥封建勢力傾軋所致；捐稅繁重，亦由于官僚軍閥用以保持其封建勢力而生。
- 註25 王宜昌：從農民上看中國農村經濟，中國經濟二卷十二期
- 註26 同(註4)
- 註27 同(註25)
- 註28 關於這點柯茨基曾論之至詳。文見黃枯桐譯，農業理論之發展P. 85—86 上海樂群書店印行。
- 註29 佃農所占的比率：廣東福建浙江等六——八〇%，江蘇遼寧湖北五——六〇%，河北河南黑龍江四——五〇%，察哈爾新疆三——三〇%。見范苑聲譯述：滿洲經濟的封建性之研究，中國經濟二卷十一期。
- 註30 海南島事情第二，南支那及南洋調查第五十一輯，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印行大正十年十一月
- 註31 該書所言樂會瓊東出洋人數俱有數千人，及各縣出洋人數均太少，與事實不符。
- 註32 看吳覺農譯：農業經濟學 P. 434至435。
- 註34 全(註33)

註35 全(註32)

註36 全(註4)

註37 這種地租，往往達到生產力的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六十，在此種關係上，所以地租已經是剩餘價值之唯一的態。全(註29)。

註38 全(註32) P.156。

註39 見本書附錄，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一小農村的實況。

註40 浙江八縣農村調查報告，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叢刊，第八號。

註41 王宜昌：從農業來看中國農村經濟，中國經濟三卷二期

註42 黃振彝：不滿回首去年海口市之營業現況，瓊崖實業月刊，四期。

註43 全上：二三年本島幾種統計及比較表

註44 全(註43)

註45 林纘春譯：中國之農家經濟及負債 農聲月刊第一六〇期。

註46 黃枯桐：中國農村往何處去，瓊農月刊第十二號。

註47 林纘春：瓊崖考察經過 瓊農月刊第七八號合刊。

下編

瓊崖考察記

時至今日，國人仍以昔人以爲「無足煩其一日之慮」之眼光以視之瓊崖，其地處熱帶，物產氣候，均異內地。○偶有到其地者，無不嘆爲世外桃源，流連不捨。○宋盧多遜詩云：「珠崖風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門；鸚鵡巢時椰結子，鷓鴣啼處竹生孫。○魚鹽家給無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遠客杖藜來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可見一斑。○然而每因交通不便，行者視爲畏途，故其全島情形，鮮有知者。○余爲瓊島人，而瓊島之情形，亦多莫知。○屢欲一行考察，而苦無機。○今年七月間，時在暑期，本校農學院農政門教授張農先生，因見及此，乃呈請學校准予派余返瓊考察。○余奉派後，喜不自勝！乃就黃教授（枯桐），請教以調查方法。○結果，特製就農村經濟狀況調查表多頁，專爲調查瓊崖農村經濟狀況之用。○

余此次返瓊考察，除一般關於農民農業方面事，無不考察外，而對於農村經濟，尤爲注意。○蓋欲從事改良農村，發展農業，以至建設新瓊崖，除實際作此項調查外，別無他法。○民國以還，國人之到其地考察調查者不下數十人，然而皆注重瓊崖奇異瑰瑋之物，而對於農村經濟，則全忽畧。○瓊崖今日荒蠻仍如昔日，斯不能無關也。○故余此舉，意卽在此。○

此行除將考察經過，作概要的瓊崖考察經過一文（見瓊農月刊第七八號合刊）及將農村經濟狀況調查表整理擬作瓊崖農村經濟問題之研究一文外，特將其經過詳細情形，以忠實的態度，分述于后。○

八月二日 余此行因事羈絆，故遲至今日，始能啓行。○子然

一身外，惟一皮噫而已。是日下午三時，由東山(農學院院址)僱汽車與送行同學張家樂君同乘，前赴西濠口，搭佛山輪。時尙早(四時半開船)，搭客極少。張君陪談約半小時始去。四時半鐘鳴，船啓碇，於是久戀之廣州，遂漸不見。船行後不久，忽聞人聲大噪。緣因一年約廿餘歲之青年，欲投水自殺。該青年身材短小，身携一布袋外，別無所有。察其自殺動機因經濟壓迫所致。然中國人之因此而自殺者多，斯何足怪！夜十時半抵香港，入亞洲旅店。詢明赴瓊州輪明日開行鐘點，遂準備入睡。

三日 早七時起床，聞風雨聲，知昨夜作風未息。昨夜所擬出街辦妥私事，以備及時(下午三時)上船之舉，亦祇得苦待，八時雨大如故，出視天色，似無霽時。乃決意冒雨出街，先訪友人翁君於學士台。友寓遠，及到，身已盡濕，且友又上省不遇，乃悵然而返。歸途風雨愈大，海水澎湃，思上落船之苦，不覺悄然！朝食畢，聊購數物，乃快悒乘艇登輪。時船上搭客甚多，因雨故，更擠擁不堪，幾經設法，始得大艙位中容膝一席。卸裝甫定，忽聞船因恐遭颶風而改期明日啓碇。以此踟促悶臭地方，正一刻難容，猶復遲滯一天，此中苦況，不言而喻。幸身旁搭客某翁，年約古稀，瓊州人，與談閒話及語安南華僑情形，頗不寂寞。翁云：近年來華僑因受不景氣影響及法人苛待慘狀，有目不忍睹者，及言至其本身慘敗歸國情形，則泫然淚下！余周視其妻子媳婦，狀極狼狽，不覺亦爲之惻然！於是沈寂良久，忽鄰位某君以船上不宜寂寞，遂暢言故事，其所言者多類東方朔之徒，令人捧腹不置。是夜談至更深二時始睡。

四日 昨夜眠遲，是日至九時始醒。覺精神不爽，乃携傘出甲板散步。細雨霏霏，遙望水天曠曠，不勝興感。膳後復睡。船至日昃二時始行。船行雨止，暑氣漸迫人，不堪，乃移床上甲板

睡○一夜寂寞，輾轉良久，始入睡鄉○

五日 是日九時始醒，覺精神頗佳○用兩碗熱粥後，更覺湛然，海濶天空，遊目騁懷，足以極胸懷之放肆也○須臾，見七洲嶺，旋見望虎嶺，經急水門，再而見七星嶺○由七星嶺至海口，尚需三時，搭海口客者，至此均摒擋行李，以備登岸○少頃，遙見海口在望○搭海口客者，多喜形於色○正談說間，忽西北黑雲滿佈，由遠而近○雷聲隆隆，驚人心魂，海口港素稱不良，上落艱苦○余憶數年前，船拋錨時，風雨大作，水浪搖天，下帆船者，或由軟梯(用索作成)，或由籠下，(籠中坐人，以索吊下○)不勝股慄！旋而雨降，但不大；惟見黑雲向東逸，於是一場惡作劇，遂告平息，心始安焉○不久下帆船，時已二時許，由此至海口，不過五里，潮漲而遇順風，約二時可達○此次則因兩者俱不利，及抵海口，而自鳴鐘已響五下矣○以海口如此劣港，而能爲現時瓊崖商業之中心，徒以接近雷州半島，便於大陸之交通○然自成豐八年開闢商埠以來，於商務上迄無長足發展者，實因港灣不良，有以致之○近聞海口築堤委員會，工作正緊；然能否不蹈前數次唱高調之覆轍，實一問題也○抵步後，寓僑安旅店○六時餘，訪唐品三先生於海南書局，蒙介紹瓊山縣教育局長某君與談瓊山農業情形○該縣以出產糖、芝蔴油、荔枝乾、瓜子等爲最大宗○農業落後，農民簡陋，遠不及文昌、定安、樂會各屬○然能於行政區上列入一等縣者，實賴海口而已○八時返寓，以身疲勞，遂早睡○

六日 早八點以電話告瓊崖實業局技士韓宗浩君，請來叙談○九點往瓊崖綏靖公署，謁見參謀長(時陳委員上省，)告以來意，並出示校長公函○蒙准令飭境內軍警沿途保護，及轉飭瓊崖交通處發給往來舟車半價証○十二時爲瓊崖農業研究會會務，訪

警衛旅參謀長於府城旅部○旋折返海口，訪瓊崖民國日報社鄭社長○下午四時，忽降大雨，酷熱之天氣，頓呈涼快○瓊崖地接熱帶，氣候溫煖，四時常花，三冬無雪○一歲之間，少寒多熱，一日之內，氣候屢變；天晴則煖，陰雨則寒；寒則多起於夜間，而尤以海口一埠爲甚，有時竟夜非擁厚氈不能成眠○晚八時韓技士來會，乃與周遊海口各街道○海口近年來因南洋不景氣及農村經濟破產之影響，昔日繁盛之氣象，已不可復見矣○途次順道至海南書局購瓊崖路線圖一幅，以便出發考察時之需○

七日 下午一時接到綏靖公署發來護照一紙，旋又接到瓊崖交通處送來半價乘車証一張○瓊崖汽車，近因農村經濟破產，運貨搭客減少，車價往往有較交通處所定之價目減少數倍者，計海口至文昌縣治，共程一百二十五里，每十里交通處定價大洋貳角，合計需大洋貳圓半，今則壹圓可達○若以半價（照交通處所定之半價）計，則非壹圓貳角半不可○故半價証之有無，實無關係○查瓊崖營業汽車，昔有六百餘輛，今則僅存百餘輛，以近日農村經濟之破產，運貨搭客之減少而論，此百餘輛，亦應足以保持交通處原定價目而不跌；今則不然，其故安在？實有研究之價值在也○余乃力詢各方，悉其原因如次○

兩年前，瓊崖營業汽車車牌費每月三十元，聯合會費一元（車家自動組織），合計三十一元；另外設通過費，例如由海口至加積，各站通過費，每次每位客有如下表：

A. 由海口至潭口 0.30(大洋)

B. 由潭口至文嶺 0.52(大洋)

C. 由文嶺至黃竹 0.46(大洋)

D. 由黃竹至加積 0.46(大洋)

合 計 1.74(大洋)

即每輛汽車由海口至加積，每次每位客共費通過費壹圓柒角肆分。乘客一人則免收通過費，二人以上作七折計。計每輛汽車可乘客六人，七折計，約共納通過費陸圓捌角肆分，即每輛汽車由海口至加積，乘客六人，每次需過通過費陸圓捌角肆分。但此通過費乃由搭客負擔，車家惟將此通過費加入車價內而代為繳納。故車行一次（每日），只費車牌費與聯合會費共壹圓零叁分；今則取銷通過費，每輛汽車需每月繳納（須先繳納）車牌費與附加費共柒拾貳圓，而車行與否，均置不問。以每日車行一次計，需費洋貳圓陸角，比之昔日者，所費多壹圓伍角柒分。若車停行一日，則將白費貳圓陸角。是以車家多爭兜客，而搭客又必擇乘其價較便宜者，價目遂跌，而車輛因以減少，自不待言。故車牌費及附加費之過重，致乘車價目跌落，實無可諱言也。晚六時，舊同學黃聞百君與韓技士來訪。黃君係別來兩載之至友，此次適因事由文昌來海口，邂逅相逢，喜何可言；翌日得偕往文昌，沿途指導，更覺快慰！六時餘全出外散步，途經海南醫院而至椰子園。椰子園為海口遊樂場之一，後背海南醫院，前臨大海。其地廣而平，中植椰子約百棵，是以名焉。朝晨薄暮，紅男綠女來遊者，不絕於途。挹海風之清涼，望海水之澎湃，帆船往來，落日紅霞，其樂無窮也。是晚遊至八時始返。

八日 朝餐畢，整理行裝。十時二十分，黃君乘汽車來接。車中搭客不多，連余僅四人，不能即開行，因周遊各街道以兜客。晌午獲一客，余等心急，不能久待，遂促其行，車始出海口向東駛。十餘里，至北冲，下車渡南渡河，至對岸之李公井（雷公井）。再向東駛，經美男、三江、金墩，至大致坡，入文昌境。旋折向南行，經潭牛至文昌縣治。計程共行一百二十五里，需時約四點鐘。由李公井至三江，沿途土壤尚佳，粘性色黃，地勢

平坦，少村落，多荒地。至金墩則土壤漸變砂質而饒瘠；村落更少，間有樹木，多爲苦桐。及至大發坡，則地勢漸高，顯有不同狀態。其土壤多砂，村落衆，樹木則殆爲椰樹，罕見苦桐矣。然此瓊卽山文昌二屬之特異乎？由此而南，其地勢又漸低，由潭牛至縣治一段，多見小丘陵起伏，村落滿佈，椰樹濃翠，奈其土質盡砂，饒瘠而少田地耳。

文昌縣治與便民市僅隔一衣帶水，水名文昌江，通清瀾港，水路交通，頗爲便利。便民市商店約三百餘間，殆爲洋樓。劃一整齊，斐然可觀。車至泰昌號下車。卸裝後，隨到毓葵飯店用晚膳。文昌食物，鷄最著名，尤以毓葵爲最美。久聞其名，奈無機可嘗；此次果不意而到，千載一時，豈可錯過！於是乘腹之饑，饕餮大啖。席間聞黃君云此鷄並非別種，乃收買土著之較肥者，養育之二三星期，殺時加以適當之烹飪，切塊龐大，食時用手，調以鷄碟，（碟內用鷄湯中之油質參以薑、蔥、鹽、醋等而成，故名。）以其溫度適宜，味佳，骨軟，故食之特饒美味耳。晚六時偕黃君往其家。黃君家距此約八里，沿途爲砂礫地，行頗難。時日薄西山，行人稀少，既與舊友暢叙別情，復流覽異地風光。其中情景，樂真無窮也。約七句鐘，抵黃君家，時體疲口渴，黃君出椰子水飲之，（椰子水解渴最妙，水中略加些食鹽和之尤妙。）頓覺暢然。入夜與黃君次兄談村中及鄰村農業情形，並出農村經濟調查表填之。是夜共填八村，卽下鐸村、龍頭村、上坡村、邊塘村、邊田坡村、白石頭村、德清村及長田尾村。八村中以白石頭三十六戶爲最大，龍頭七戶爲最小。皆業農，盡屬自耕農。各村農家平均水田，以龍頭村每戶七畝六爲最多，次爲邊塘村，五·四三畝；下鐸村二·五畝爲最少。餘則多爲二畝左右。茲將其列表於下，以供參考。

村名	戶數	田畝	數	平均每畝田畝數
	戶		斗種	
下鐸村	8	30.0	(20畝)	3.5畝
龍頭村	7	80.0	(53畝)	7.6
上坡村	22	90.0	(66畝)	3.7
邊塘村	34	250.0	(186畝)	5.43
邊田坡	19	80.0	(53畝)	2.8
白石頭	36	160.0	(106.6畝)	2.9
德清村	10	60.0	(40畝)	4.0
長尾	11	4.5	(30畝)	2.7
合計	147戶		554.6畝	3.77畝

註：文昌縣屬田畝以斗種計，每一斗五升種等於一畝(普通)

八村中，農戶負債者居多數，惟白石頭一村稍好，負債者僅二戶。蓋該村出洋做工者多，共十四戶。其餘各村雖間有出洋者，然多鄉居執土木工、鑿工、小販等業。八村中最富者不過五千家產。耕牛多三二家合共一隻，原因在農田缺乏，經濟貧困；肥料遂致減少，農田往往有四年而未下肥者。故其產量低減，每斗種僅產穀五斗；以之推計，則每畝田祇產穀七斗五，一年兩次，亦不過一石五斗，擬之台灣一畝田產五、六石者，實瞠乎其後。農村經濟之疲敝，不言而喻。是夜談至子夜始就寢。

九日 黎明起床，盥漱畢，偕黃君次兄周遊鄰近各村。時晨光熹微，露水欲滴，農村早景，備極妍媚。該處地之低者種稻，高者栽豆，因地而用，殆無遺土。鄰近村落，櫛比相連。田畝零散，未有四、五十畝連貫在一地者，其每塊之最大者，多不過二畝以上。距下鐸村不遠，有高級小學校一所。校舍爲祠堂，款式佳尚。時適值暑期，校中闕然，枱椅零亂，狀殊寥落。據云：現有

學生九十名，數年前爲縣屬第一區聲譽頗佳者，惟今因農村經濟破產，就學者少，致有如斯現象耳。七時歸，用早餐。八時偕黃君啓程返縣治。九時二十五分抵縣，旋訪楊縣長，告以來意，並出示綏靖公署護照，請予護助。蒙予令飭所屬護助公函，並介紹與縣田畝調查處陳幹事晤談。因知該縣田畝調查處開辦已有二月，經費由省府貸借。其調查辦法，由該處訓練數十測量人才，分隊到各區實地測量(多用目測)。此外並印有調查填報表及填報須知書等，以便農民填報。陳幹事與余表格各一份，余披閱之，忽見其填報須知書中有標明一畝田等於十方丈者，不勝驚訝！蓋余僅知一畝田等於六十方丈，而未見其等於十方丈者。因詢陳幹事，彼則赧然於色曰：「此不過馬馬虎虎做個標準耳。」國人辦事，病在馬虎。如此教民填報，其能真確乎？官廳調查之多不可靠者，由此可知。余以欲赴文教市調查，因告辭，出與黃君往縣立中學校參觀。蒙校長鄭蘭生先生招待殷勤，并設榻留宿焉。是日下午二時餘，乘汽車離縣城往文教市。市在縣治之東，距約四十里。途經土苑東關二市始達。沿途皆平地，少水田。車因載貨多，客擠擁，且以車路崎嶇，震動異常。乘車者不獨身骨苦痛，而於生命之危險，尤屬可慮。在此平坦地勢，車路最易修整，乃任其崎嶇至此，真莫審其主管機關所爲何事？四時車抵西臨文教市之文教溪。溪水淺，多砂而清。時有三數孩童，裸體爭逐水中。俄而車過，抵步。遂先訪林猷英君於信昌隆，不遇；轉訪黃得範君於同豐號。時黃君正與其夫人備晚餐，見余到，矍然驚視，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既而呼余同用晚餐。餐後偕余訪第五區區長。余詢以該區農村經濟狀況。區長爲讀書人，鄙農務，多所不知；後乃介紹一年老者與余談。老者係嘉美村人，余因就其村情形詢之。該村共七十戶，水田約五百畝；另有祖田百

五十畝。平均每家有水田約七畝。祖田普通係投票定租；但田多者往往讓田少者投票耕種。全村有四十戶全不租耕者，其餘雖有租耕而所租者亦少。故無地主佃農僱農之分。村中負債者僅佔十分之三，農民於耕種外，復出洋做工以增加收入。故該村富力，堪稱雄於一縣；不獨此也，該村農民樸質純粹，既無賭徒，復無烟鬼，尤足以自詡也。後復聞老者云：距此約三十里有一地，名升穀坡，廣袤約三十里，地勢平坦，土質肥美，惜終年積水，耕者頗少；倘能設法排水，使其乾潤得時，真不啻一富源也。余等談至九時始散。歸知黃君因事定明早乘車赴海口，余以不能偕往其村調查，深引爲憾。不得已乃定翌朝轉赴清瀾調查。

十日 早起，本擬赴清瀾調查，因值節期（舊歷七月初二爲地此七月節），無車，不得已復返縣治。六時開車，八時抵步。十一時用膳，因覺疲勞，清瀾之行，改定翌日。下午二時再訪縣田畝調查處陳幹事。蒙其介紹該處辦事員本地人史君與談。史君係雲樓村人，近舖前港，距此約一百里，居縣之北。該村共有一百戶，其中自耕農八十戶，佃農二十戶。水田共有三百六十六畝，平均每農家有田三畝強。村中富者，農田最多有六十六畝。自耕農中，僱長工者有二十戶，雖非全因其田地之多，然因其男子多出洋做工（居半數）無人耕種不得已而僱長工者亦不少；然而農民之負債度日者占百分之五十，亦足見該村貧富之懸殊。晚四時三十分，由鄭校長導往文中（文昌縣立中學）新校參觀。該校舍距縣城約二里，地勢較高，廣而平。據云其廣袤約有一百畝。校舍之已築成者，有教職員住室及教室八間。路旁及屋周均植有加利、相思、鳳凰木等樹。其樹之大者高約丈餘，小者亦及數尺，鬱鬱暢茂，景殊美麗。現初中三年生已遷入上課，將來儻能多籌經費，精密計劃，其發展未可量也。是晚遊覽至七時始

返。

十一日。早上休息，十一時三十分乘車赴清瀾。由縣治往清瀾，每日車行十餘次，交通頗稱便利。是日天氣微陰，車行時頗覺涼快。沿途皆坡地，漸進則地勢漸底，土質亦漸多砂，以其地漸接近海面也。十里許，遙見椰樹叢筍，景象大異於前所歷者。少頃，經陳家市，約十五分，抵清瀾。時已午後一旬鐘。此行共歷程二十餘里，費時約一小時半。抵步後，出文昌中學教員某君函，得晤清瀾商會會長翁俠英君於怡成號。翁君久居此地，對於此地情形頗詳。余以清瀾之實業，其最盛者，莫過于漁、鹽、椰子等業。因以此問之。清瀾對岸有一市，名曰碼頭市，與清瀾埠合稱爲清瀾港。據云，清瀾港椰林以碼頭爲最盛，其面積約有五十方里。每家椰樹之最多者，有五千株。四、五年前該處曾有規模可觀之椰園公司二間，各占地約二方里。清瀾則椰林面積約四十方里，每家最多者有七百株。兩地合計有二千餘萬株，每年產量，其出口者約二百餘萬個，值價六十萬圓；以之製爲椰油者約一百五十萬個（三十個可製椰油約十斤，每年共出椰油五千担）值價十萬餘圓。兩者合共每年出口數量約三百餘萬個，價值約七十餘萬圓，爲數之鉅，值價之多，殊堪注意。椰子植法，普通株間距離約八尺，其規模可觀者則約一丈。種時穴中僅施以鹽（漬魚所遺之鹽），此外則多不加管理。在肥地者七八年可生椰子，每年每株（開生後數年間）約產五十餘個，瘠地者則約須十二、三年，量產頗少。至於鹽業則熟鹽每年產量約四十餘萬斤，生鹽十餘萬斤。每斤鹽值洋三分，有稅則值洋一角。稅貴於鹽值，吾民何辜，而受此殃。二時許，余辭出，買舟再作清瀾港之遊。清瀾港位于文昌縣治之東南隅，港口寬約一里，港身長約十五里，水深處三十尺，淺處十八尺，可容千噸以上之輪船十餘艘；惟港口

積有一、二里寬之珊瑚礁，非從事開濬，則五百噸以上之輪船不能駛入。查此種礁質甚鬆，容易開濬，工程不大。倘能稍事開濬，則其將來發展，當不下於海口也。交通方面，車路則一通縣治，一通邁號加積，一通東郊文教；水路則有平昌江，小船可通文教市；文昌江，小船可通文昌縣治。交通之便利，實爲全縣之冠。民國初，有文昌華僑林天巖，黃有淵、陳昌運等組織清瀾商埠有限公司，於民國元年七月立案，十月開辦。其營業種類，爲鑿濬本港航道，購備輪船行駛，填築本港基堤，建築貨倉房屋市場等。其完成工程者，爲築填基堤，高八英尺，縱長七百英尺，橫廣六百英尺，及造竣鐵骨貨倉二間。此外工程尙未着手，而歐戰忽起，南洋各地樹膠跌價，已認之股不能續收，公司因而停辦，良可歎也！今業蹟尙存，惟其狀則毀敗不堪，未卜此後有繼該公司之志而起者否？清瀾港內有遊船，專爲遊客遊玩及往來清瀾碼頭之用。船廣約三、四尺，長約丈餘，上蓋白帆布以遮蔽日雨而外，別無裝飾。回視廣州市珠江河內之花艇，則不啻有天壤之別矣。余以八百文錢（約二角半大洋），議定遊二小時而僱其船。先渡江遊碼頭市。市場臨海，屋舍簡陋，舖約二十餘間。市外有門臨海，上書「南溟砥柱」四字。此外則惟見沿岸椰林密佈，濃翠鬱列，而獨不見昔日果實之穰穰（去年遭颶風，樹木被災，果實均少生）。少焉，返船，放乎中流，聽其所之而休憩焉。搖搖乎舟輕颺，飄飄乎風吹衣，其樂正難言喻也；忽聞船子告余曰：「碼頭之椰林有行十餘里不須撐傘而以椰葉蔽日者，君欲盡嘗此福，曷不停此數日以觀？」正談說間，忽東北大雨奔來，風大水興，擊船作澎湃聲。余悚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乃急命回船，及至岸而風雨已微矣。乃攝衣登岸，流覽良久，始返清瀾乘車回文中。晚五時抵步。用膳後，以時間關係須早往邁號取道

經加積返原籍樂會調查，遂向縣長辭行，並順道訪田畝調查處史君。蒙史君介紹該縣田畝測量人員某君與談，並借予該縣各項調查統計表一册參攷。余請該田畝測量人員代填彼村農村經濟狀況，並以文昌田塊大小數目詢之。據云彼用目測水田已有千塊以上，其中惟有一塊最大，計約八畝，此外則多不及一畝。文昌田畝分割之細，由此可見。返寓後，時已八點，出所借之各項調查統計表觀之，見其中多為所未知者，茲僅擇其要者數表錄下以供參攷。

文昌縣農產品調查表(一)民國廿年五月十二日調查

農產品名稱	產量	每担, 斤, 價 值	出產總值	備 考
谷 米	903800 石(谷)	5.0 元(每石)	4519000 元	僅供五個月或六個月
雜 糧	4800000 斤(薯)	1.5 元(每斤)	72000 元	——
椰 子	3000000 個(約數)	3.0 元(每百個)	90000 元	第三區東郊清瀾一帶出產最多
咖 啡	20 担	50.0 元(每担)	1000 元	出產在第二區南陽一帶
樹 膠	80 担	40.0 元(每担)	3200 元	同 上
甘 蔗	30000 担(約數)	0.2 元(每担)	6000 元	大昌一帶出產最多
檳 榔	500 担(約數)	18.0 元(每担)	9000 元	同 上
蘇	2000 斤	0.5 元(每斤)	1000 元	第六區蛟塘地方出產
荳 類	160000 斤	0.3 元(每斤)	48000 元	各區均有出產
艾 粉	——	——	——	——

天蠶絲	100 斤(約數)	2.5 元(每斤)	250 元	第一、二兩區出 產少許
蠶	800 斤(約數)	2.4 元(每斤)	1920 元	同上
菓類	荔枝2000 担	2.0 元(每担)	4000 元	其他各種菓類出 產有限無從統計
	龍眼1600 担	4.0 元(每担)	6400 元	

文昌縣鹽業調查表(二)

註：此表無調查年月，推測約在今年內調查，因為余調查清瀾鹽業時翁俠英會長有言及清瀾鹽業剛調查呈

報縣府

鹽場名稱	地址	面積	產量 (平均每年)	總值	每百斤 場價	零售每 斤市價
源豐利	清瀾 抱土村	397畝	600担	700 餘元	1.2元	4仙7文 (連稅)
源豐堂	清瀾 近邊村	100畝	500担	600元	同上	同上
此係灶 煮熟未 有名稱	咸正	晒沙四 十餘坵 面積未 詳	400担	400元	同上	同上
同上	外田	晒沙田 百七十 坵	20000籬	800元	同上	同上
同上	地昂	晒沙田 三百坵	30000籬	1200元	同上	同上

文昌縣教育調查表(三) (二三年五月)

等級	數目	人數	經費來源	備考
初中	1	280	牛皮捐出口船捐 田租捐車路公司 補助及學費	———
初小	634	22190	牛皮捐田租資興 學醴神產舖租及 各項什捐學費等	———

高小	74	7104	·同	上	——
師範	——	——	——	——	縣屬無師範學校 僅文中附設有鄉 村師範班
私塾	8	167	專收學生學費	——	程度與小學無異
統計	709	29710	——	——	——

文昌縣清瀾東西二岸之椰子椰布海菜調查表(四)

註：調查日期全表(二)

名稱	椰子	椰布	海菜
數目	一百萬株(統計清瀾東西二岸約數)	每株椰子每年能產椰布六、七張	清瀾東岸之邦塘灣西岸之長坭烟墩等處均產之
平均年產量	二千餘萬顆(每株每年平均產三十個)	四千把(每把四百張近因銷路不佳多放棄之)	邦塘灣年產約八千斤長坭烟墩共約三萬二千斤
年出口量	三百萬個(餘者為地方食用製油平常每年製油約有五千罐)	四千把(如各地能銷則收割不然則停止)	——
價值	每百個二元餘三元每個三仙	每把上質沽六元至七元下質者五元至六元	現下每百斤六元民十七年有每百斤二十餘元
銷流地方	江門澳門為多黃坡次之無有出洋	安舖北海黃坡	江門澳門

文昌縣各墟市店舖數目及每月最高最低租金

額數調查表(五) 註：約在民廿年後調查

區別	名稱	舖店數目	最高舖租 (每月)	最低舖租 (每月)
第一區	便民市	234	34.0元(大洋)	2.0元(大洋)
	邁號市	212	10.0元	1.0元
	清瀾市	65	35.0元	3.0元
	南陽市	22	4.0元	0.6元
	高隆市	32	2.0元	0.5元
第二區	頭苑市	84	10.0元	1.0元
	白延市	142	22.0元	1.5元
	蓬萊市	88	10.0元	1.5元
	重興市	102	10.0元	1.0元
	石壁市	43	4.0元	1.0元
	仙昌市	21	5.0元	1.0元
	冠南市	82	6.0元	1.0元
第三區	烟墩市	62	10.0元	1.0元
	東郊市	244	11.0元	1.0元
	中山市	28	2.0元	0.5元
	龍樓市	44	2.5元	0.5元
第四區	翁田市	86	12.0元	2.5元
	龍馬市	41	2.0元	0.6元
	公坡市	42	2.0元	0.5元
	有灑市	88	9.0元	1.0元
第五區	文教市	146	10.0元	1.0元
	東關市	36	3.0元	0.6元
	抱芳市	42	2.5元	0.5元

第六區	潭牛市	90	7.0元	1.0元
	太昌市	42	3.5元	0.6元
	中心市	38	2.0元	0.5元
	再新市	32	1.0元	0.5元
	蛟塘市	130	5.0元	1.0元
	新橋市	28	4.0元	1.0元
第七區	抱羅市	250	10.0元	1.5元
	水北市	42	2.0元	0.5元
	溪尾市	32	2.0元	0.5元
第八區	錦山市	400	10.0元	1.0元
	羅豆市	72	4.0元	1.0元
	馮家坡市	58	3.0元	0.6元
	湖山市	22	3.0元	0.6元
	鳳尾市	41	2.0元	0.5元
第九區	舖前市	122	30.0元	1.0元
	隆豐市	42	2.0元	0.5元
	林梧市	48	2.0元	0.5元
	東坡市	50	2.0元	0.5元
合計	41	3325	313.0元	37.7元

以上五表，抄至三更始克就寢。

十二日 凌晨五時起床，盥漱，用早茶，收拾行裝，偕鄭校長出街候車。須臾，車過兜客，余見其車尚佳，遂乘之。由文昌往邁號，每日車行數次，交通尚稱便利。七時半起程，中途經新市，八時十分抵邁號。計程共二十二里，需時約四十分。沿途車路尚好，土壤盡屬砂質，色或微黃或白，風化程度甚透澈，惜其稍礪磨耳。抵步後，寓永壽藥房。該房主本與余不相識，惟因韓

技士宗浩君家人來市多寓于此，是以止焉。房主係樂會人，來此經商已數十年，與余係小同鄉，客地相逢，情亦懽洽。余在店用早餐後，隨同店主親戚往韓君家。韓君家距此約二里，名水北村。少頃，至其家，出示韓君函。蒙其父及弟殷勤招待。余畧寒暄，遂詢村中經濟狀況。該村共一百五十戶，爲文昌縣屬大村。水田平均每農家僅及三畝，故百五十戶中，有百戶須購外來米以維持生活者。村中耕牛，有數家合共一隻者，有專飼以租耕人田者，情形尤異他村。村中富者僅一家，財產至萬元，闢有咖啡園及菠蘿園，廣約三方里，時余因時間短促，不能前往參觀，殊爲可惜。十時餘，偕韓君弟振華君返邁號市。先到永壽藥房查詢往加積車行時候，（凡車往加積者必由文昌縣治經過邁號市永壽藥房，）卽同往市民閱報社參觀。該社由市民發起組織，成立約有一年，社址爲舖店，設備簡陋。報紙僅有三、四種，雜誌則全無，余因出瓊農月刊自第一期至第六期，各贈一份。旋又往市外縣立第四高級小學校參觀。該校校舍湫隘，設備簡陋，據云經費拮据，有不堪維持者，文昌小學雖多，而其因經費困難或辦理不善，以致有名無實者，亦爲數不少。重量不重質，誠教育之一危機也。十一時半，車由文昌縣治到，載貨甚多，搭客擠擁，余祇就車前一隅置身。車向南駛，沿途椰樹爭媚，清瀾一帶而外，恐此爲不可多得者。十九里抵鳳樓，轉向東南行，十一里達烟墩。此段多有規模可觀之椰園，惟其土質屬砂，肥力尤劣。椰樹亭亭玉立，狀甚蕭疎，產量亦極少。由烟墩至官回，長十里，均沿海岸而行，舉首觀望，海水茫然無際。至官回已入瓊東境，再十六里達長坡，車少停，再裝貨。由此西南行，二十三里抵瓊東縣治。沿途多小岡陵起伏，車路崎嶇，行頗顛簸，縣治屋宇極少，自共匪作亂，遷署加積後，尤覺零落。聞現正再建縣署，不久將由加積遷

回。縣治西南一帶，地勢頗低，車路所經，約十里始脫綠縹爭茂之田禾。余在文昌東、北、南三方一帶不見偌廣禾苗，今於此地見之，誠出意外。由此稍行，則地勢漸高，岡陵起伏，互綿不絕。下午二時許至加積，寓恒裕興商店。旋乃赴縣府謁李縣長。是日適爲星期，縣長赴縣治巡視新建縣署，不遇而返。四時半在店用晚餐。五時餘，遇剛回里之同學周君及舊友何君，暢談二小時始就寢。

十三日 早起，朝餐後，再見李縣長。蒙告以該縣田畝調查情形，並介紹余於該縣地方警衛隊經費管理處與許謝兩君相晤。許君係縣屬第六區藻塘村人，村距福田市十二里。全村共約二百戶，其中農戶七十，餘均爲漁戶。農戶中六十戶爲自耕農，十戶爲佃農。田畝共一百四十畝，平均每家約二畝。女多耕種，於耕種外，多織麻爲網；男則多以漁業爲副業。就全村而言，此村生活殆賴於漁。據云，漁者多往西沙羣島捕魚，水路約行二日。捕魚日期，由十一月至三月四個月。漁船每隻容量由二千擔至四千擔，每隻船僱用漁夫約二十餘人，除捕魚外，尙在該島拾蜆殼，運往南洋一帶賣與外國人作扣鈕之用，獲利尤厚。五年前有漁船二十隻，今則僅存十二隻，原因在五年前船每隻海關及各種捐稅共銀三十圓，今則加海防臺炮與海關各種費合共銀二百五十圓，較前多八倍而有餘。昔每百元資本，可得利四十圓，今則僅敷開支，且近年來西沙羣島已被日人霸佔，中國人之來此捕魚者，受其威迫。是以業漁者，多懼而不前，村中生活由此更爲困難。中國政府之不爲人民爭失地，而惟增加捐稅，致民絕境，此種自殺政策，寧不可歎可憤？謝君係縣屬第五區春田村人，距長坡市二里。該村戶口共五十，其中業農者四十，三十五戶爲自耕農，五戶爲佃農；此外十戶則爲土木工。田畝共一百畝，無祖田，無副

業，平均每家僅得田二畝半。農家負債者居十分之七，村中生活甚爲困苦。該縣農村經濟由此足見一斑。午後一時二十分，告辭，搭船返原籍樂會調查。由加積至樂會縣治，二年前本有汽車兩輛專供往來，今則因農村經濟破產，車牌費及附加費過重，以及軍隊縣府時有封車而致停業。往來貨物，遂多改用船運。一時半離加積，往市之南門溪頭搭船。船費僅二十個銅仙，行三十里，亦云廉矣。時順水行舟，約四時三十分抵縣治。余家距縣治僅五里，時金烏尚高，遂不往縣治而直回家。行行重行行，未及家門，已見三數孩童，跳躍叫喊，欣然歡迎。陶淵明之賦歸去來辭，歸者之景象卽如斯耶？然將及三載未歸之余，鄉音覺改變多矣。屋之因去年颶風吹塌，未修葺者有之；修葺後新舊牆圍顯然分別者有之；樹之昔爲亭亭玉立者，今則不復見矣。唐賀知章詩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所謂鄉音無改者，豈非欺人語乎？

十四日 早起，八時既用膳，遂啓程往縣治。由此往縣治，原有路二條：一爲田疇路，一爲山嶺路。山嶺路則多行于雨天，以田疇路一經雨下則泥濘難行也。今日因日前雨水未乾，故行山嶺路。山嶺路多崎嶇，行頗難，歷約半點鐘始抵南門青塘溪頭。溪名加積溪，又名萬泉河，有二源：一發源于五指山東面，山喃嘮峒出思河嶺，會諸黎水至樂會峽口；一發源于瓊山黎黎嶺，向東南行，會峽口水至石壁市；至嘉積市，入樂會境，分爲二支：一繞樂會縣北稱萬泉河，一繞樂會縣南稱流馬河或南門河，卽余今所經之溪水也。河水至縣東北雷撲山下，二支復合，與龍滾河相會，經博鰲港入海。長凡三百餘里，爲樂會內地水路交通之主要者。溪爲沙底河，嘉積市以上，沿岸山邱，溪岸甚少崩卸；溪水深淺不一，及樂會縣一帶，則溪之深處丈餘，淺處一尺，溪面寬

百餘尺，窄處約十餘尺，多雨則水高漲至二三丈，成爲水災，亢旱則水淺殆可徒涉。故沿岸崩潰田畝甚多，河道時改。由此至縣治約一里，水路半里，沙路半里。若天氣炎熱，則沙熱如火，赤足難行。今日幸日光微弱，行尙便利。九時抵縣治，少息，遂訪夏縣長。縣長係江西人，就任已有六、七個月。余以樂會爲故鄉，于請求縣長發給公函令飭所屬保護及予以便利調查外，對於地方治安，農村經濟等情，詢問尤詳。據云，治安方面近來尙稱平靖，惟與萬寧交界一帶，則稍成問題。農村經濟方面，則第一、二區經濟狀況可謂完全相同，三、四區則稍差異，第五區則又大不相同。第五區在二年前原爲共匪區域，聞該時到處房屋殆成灰燼，田畝荒蕪鳥獸絕跡。然其土地肥美，田畝多衆，殆爲一縣之冠。奈地遠縣治，多山嶺樹木，致治安上稍成問題耳。余此次兩想調查該區農村經濟之特況及考察該區亂後所留之遺物，惟因治安問題，不克前往，遺憾良多！與縣長談後，覺時尙早，且余係本地人，關於地方情形，非常關切，亟希其改善，因就在省所聞，詢諸縣長。茲將其中一段關於鄉長選舉圈定之問答，錄之如下：

余：鄉長選舉後，是否由縣長圈定？

縣長：然。

余：聽說縣長所圈定者多爲票數少者，願聞高見。

縣長：然；君亦詳知，票之多者，每多由運動或威迫而來，故余出此法。

余：誠然；然則縣長實獲確證乎？就兄弟所知，如第二區鄉長選舉則未必盡然。

縣長：默然。（有難色）

余：然則如此，票之多少既不能爲圈定標準，明矣；而選舉

亦無須選舉明矣。

縣長：仍默然。（色更難）

余：以兄弟見解，與其如縣長所圈定，不如先將送來入選之鄉長名單，調查其出身、履歷，然後擇其品格學識較優者而圈定爲善。然否？

時縣長色更難，不得已乃飾辭以解之，遂告辭。夫鄉長乃與農民最接近者，鄉之自治成功與否，實具重要關係；今乃如此圈定，其全縣自治前途，能不悲觀乎？午後候縣長指令（飭所屬及予以調查便利令）至四時半仍未到，乃悵然而返。

十五日 是日朝降雨，甚大，至晌午猶未息，因暫留家中。時村中父老（村外人亦來）有來坐談者，每以區中辦事糊塗、黑暗告。區中委員係由縣長指定，所指定者，均由不正當方法而來。全區徵收開辦自治及後備隊經費，迄今數月，從未結數，亦未公布於衆，間有稍具勢力而欲清查數目者，則免其所出，甚至其村亦全免。隊兵下村，莫不叫囂乎東西，騷突乎南北，殆如宋柳宗元捕蛇者說中所謂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敢怒而不敢言，農民苦矣！晚六時，忽里長吳君交來田畝調查表，并謂縣長限期五日填報，請快填寫；狀甚驚惶，又似埋怨。復問余廣州各處有調查否？如何填報爲好？旋又有外村副鄉長來，亦以此問。余俱一一答之，并取表觀，問里長有說明書，填報須知否？答以無有。余查表中有最令人懷疑者，莫如所定墾田（田之肥美而永年有水者）六担半爲一畝，水田八担餘爲一畝，陸田十二担餘爲一畝。查樂會縣屬田畝係以「担」爲單位，所謂「担」者，係指田之面積而言；其所由來，今雖未明；然據縣教育局長黎拔萃君云，瓊東田畝，係以剝工爲單位，一日三剝，三剝工即爲一畝；其一剝工等於樂會五担田，故一畝田當等於十五担

田。準此，則縣長今所定者，竟不知根據何物爲標準。憶余昨日會縣長時，關於此事有作如下之談話，今特錄出，以証其糊塗。

余：縣長現籌田畝調查主任，在此開始調查當中，究以樂會習慣上所定田畝單位之「田担」多少爲一畝？

縣長：約三四担爲一畝。

余：將來如何定畝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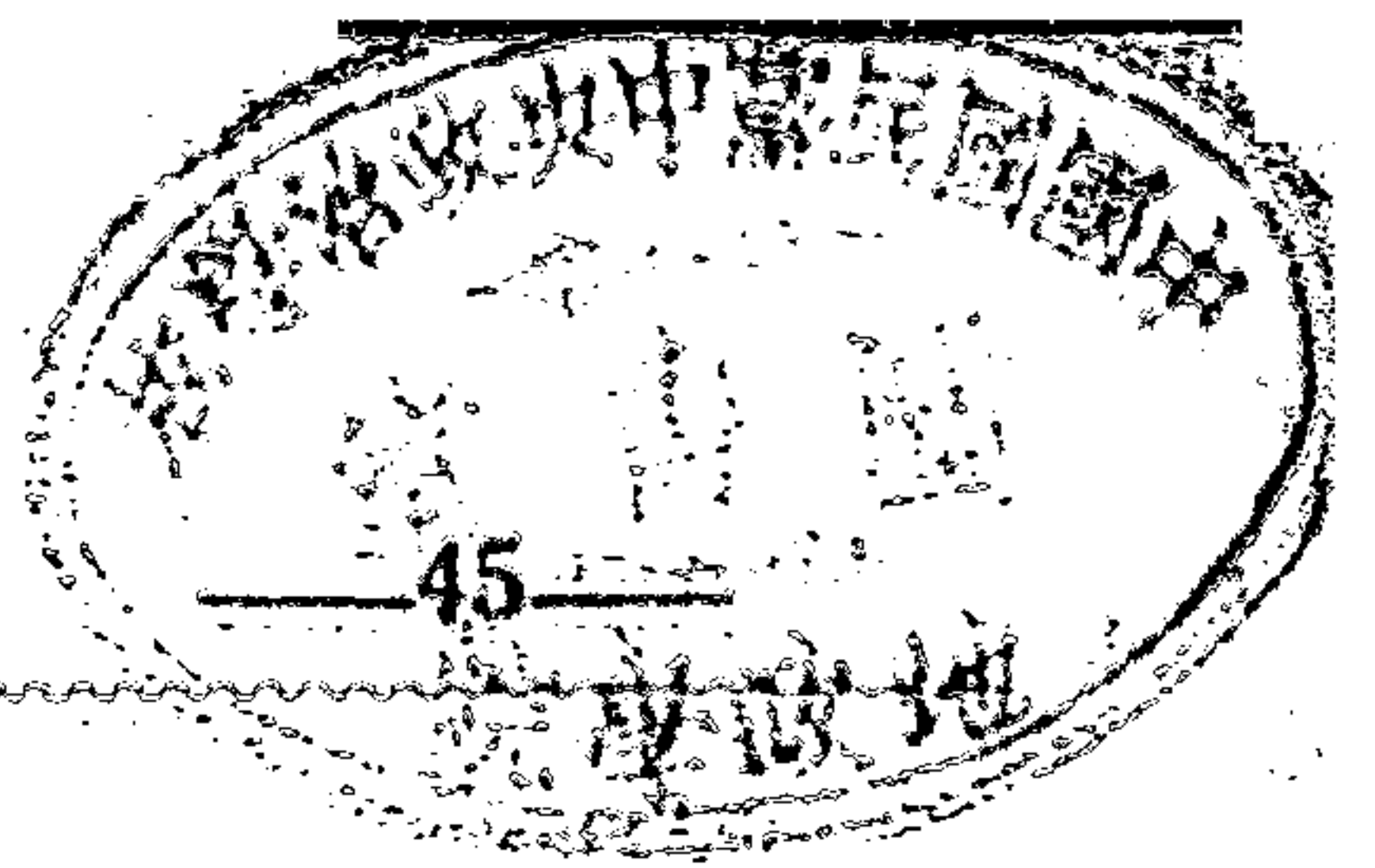
縣長：開會議商量。

余：依兄弟意見，不如先將一二塊田，派可靠之測量人員，實地測量該田担數等於畝數多少，然後準此類推，較爲合法。

縣長：君所言誤矣。蓋田之良者所獲担數必多於劣者，同爲水田，其所獲有異，安能以此爲標準？且同爲一地，因雨量之不同，而一年中收穫亦異，豈此所能爲法乎？

由此觀之，可知縣長對於田担之糊塗矣。余當時以其誤以「担」爲收穫之結果，故忍不與辯。今觀其所定墾田、水田、陸田如此，知其錯誤也無疑。以此爲標準而調查田畝，其所得結果可靠乎？中國農民素愚昧而固執，視調查田畝爲洪水猛獸，今不先宣傳解釋，其所行能保順利乎？且農民智識淺陋，之無二字識者尙少，其甚麼業戶，佃戶，畝數等名詞，並無加以解釋，又能保其不填錯或誤填乎？時余觀表中，尙有未明瞭者，因問縣長曰：「汝識填否？」曰：「不獨余不識填，即縣長區委員亦無識填者。故余特來請教。」余曰：「然則如此，豈非笑話？待明日余詢問縣長再設辦法。」時夜已深，縣長等去，余亦就寢。

十六日 是日不仍雨，不能出門，聞甚；柳寬黃、強五、楊山、關



黎記以消遣。

十七日 天色稍晴，然仍陰陰欲雨。余以時間關係，決定往縣取回指令以便調查。九時，早餐畢，即偕堂兄續海往縣治。是日行山嶺路，所經低窪處，仍泥濘艱阻。途次，余終脫鞋赤足以抵縣。抵步後，取回指令，并擬以昨日所觀田畝調查表中有不明者，請教于縣長。縣長因怪余日前所言有難于彼，乃託病派秘書長接見。余以不得要領，旋即告退。及歸，經南門青塘村，入鄉長王開元家，詢田畝調查情形。時鄉長正與數農民忙於填表，樓上表格零亂堆積，扯破多張，余因知鄉長亦不諳填表者。臨行時，余請其將表彙集後，暫借余參攷。余等出村後，轉向第二區公所辦事處。蓋余欲知區中辦事情形，并請其保護以利調查也。區辦事處設在葵嶺坡青塘園村黎姓國民學校內。該校因共亂時停頓工程，今所成者屋二座，門窗各部，均未竣工。余到時，登樓，有區委員黎君者由睡房中出而招待。查區中有委員，凡五人，除招待余之黎君及對面國民學校內兼教學之黎君二人外，餘均不在。余周視廳中，目極四壁，惟一橢形枱，枱上置茶壺，及壁上貼一張全區戶口表而已。區辦事處樓下有花轎一，余初怪其為玩物，及後乃知區中現在改良婚姻，凡娶新娘者，務須來區以五元租花轎迎親；否則，一經發覺，依法嚴辦，決不寬恕。瓊崖自民十四、五年後，各地因感昔日婚姻之繁縟，而廢除鑼鼓、花轎、八音等。凡昔日耗銀三百元者，今則百餘元可辦，昔日費時七日十日不等者，今則一日可完，節省冗費，愛惜光陰，莫善於此。今舊者繁者乃提而倡之，其用意何在，豈局外人所能知耶？旋告辭歸家。晚餐後，令弟輩們溫習日讀功課，（時鄉下秋季已開課）並口述淺近語，使之筆記，諸弟中，大者十二三歲，小者七八歲，其所筆記多不識；慣所最易錯誤者，為「個」的「二」字。瓊霄兩字

同音，讀如「皆」○諒因教者解釋不透徹，致有此種毛病耳○

十八日 是日天氣晴朗，惠風和暢○早九點向東出發，調查北山、北岸、嶺頭、大洋、青塘圍等村○行四里餘，抵葵嶺坡二區公所辦事處○時辦事員多不在，僅兼教學之委員黎君招待，並派隊兵一名導路○余等再東行，沿途路線蜿蜒，有坡地，有田腔，地低田水溢流，多所被淹○是時余所著之白帆布膠鞋，已盡濕而黑○又約四里，抵北山村，入鄉長許君家○鄉長爲中年人，時正與里長商田畝調查填報事，見余到，甚驚訝○余告以來意，並出示縣長指令，始怡然安心○村距縣治約八里，共一百五十戶，咸業農，其中自耕農有一百三十戶，佃農二十戶○全村田畝共二百八十七畝，外有祖田四十畝○農民于耕種外，復執手工等業，或遠離鄉井出洋做工，以維持生活○村中農戶負債者，占全數十分之四，尙可稱爲中等富力農村○時里長某亦在座，吃吃每欲與余談，余因就其村狀況而問焉○里長係嶺頭村人，爲人口吃，著企領西衣，似係由南洋歸來者○村中有戶口四十五，亦盡業農，惟自耕農少，僅十八戶，佃農最多，佔二十七戶○村中農田極少，祇九畝，外有祖田十五畝，農民雖多租耕祖田，然亦難以維持生計，故其苟延殘喘于負債纍纍之下以生活者，竟佔十分之七，該村之貧苦，於此可見一斑○據云二年前該村之水田因沙美海水（此地有村名沙美村，近海，故海因名沙美海○）淹沒者，十之八九，永年不能耕作，該時農民生活，更爲不滿，今幸村民戮力捐款，并得縣政府之助，完成基圍以禦水；否則將不知如何設想矣○時午後一時，余等辭行，出見沙美海灘，映日緋紅，景殊美麗○由此往北岸，約三里，盡田徑，且他低積水，深處數尺，淺處亦約一尺，若非熟識路途者，必爲所迷○余因同行堂兄識途，達許鄉長家時，乃遣去隊兵，此爲避免農民見疑，利於調查之故，詎意堂

兄至此，竟茫然失路。其所行蹊徑，非水深二尺左右者，即途徑狹小，泥滑難行。余素不慣行此路，是時蹇滯踳躄，蹶躑者數次；正千鈞一髮時，忽有水蜞，大如母指，向余奔來。余生平最怕此物，憶髫齡時，鄉間玩水，爲一水蜞所嚙，心中忡忡不安者數日，不覺悚然股栗。急飛步，欲速行，不意一時不慎，蹶然顛厥。時堂兄行前，不知，因不覺憂然叫曰：「跌倒矣！」時衣裳盡濕，手足皆泥，其狀之狼狽，真有不可以言喻者。然而余向前之心，未嘗稍挫。二時半抵村。村屋密列，徑小而曲，非慣來此村者，莫辨途徑。余等幾經設法，始覓得友人何君家。時村中正爲縣府田畝調查而恐慌，見余所問，多不肯告，以爲余係縣府派來暗查者。余盡露來意，並效蘇秦三寸不爛之舌以說之，始得村中情況，然亦苦矣。可知我國農民見識淺陋，習性錮蔽，保存秘密之心思，牢不可破，且加以執政者多以農民爲魚肉，欲得其據實相告，雖親至親戚朋友亦莫可得也。此村距縣治約十里，共八十戶，皆業農，且皆爲自耕農。田畝共約二百六十六畝，外有祖田三十畝。田皆低地，美而肥，故價高，每畝約值一百五十元，村中經濟因較前兩村爲優。約一小時，乃告辭出村向大洋村而行。約三里，達村。村稍小，僅五十五戶；少田地，約一百一十畝。是以佃農較多，佔全數十份之三；且其土壤多砂，地瘠，種番薯者頗多，村中經濟不甚發達。須臾，出村向西行，約里許至青塘圍村。此村大，共約百三十戶，業自耕農者一百二十戶，佃農僅十戶，村中多祖田，約一百畝，佔全村私有田十份之十一點五。村民多租祖田耕種，祖田租法，係取投票法，亦有取輪流法者，租金係錢，每畝田出產十二元者，租金三元五角，較之租種私家田者，約廉一倍。村民於耕種外，復多養豬，以其土多砂質，宜於種植番薯也。晚五時餘出村，遇雨，但不大；然而抵家時，身幾

濕盡矣。

十九日 晨九時向東行，三里許達蓮塘村。村盡黎姓，約二十餘戶，與青塘圍村隔半里水田，合稱爲青塘圍村。其經濟狀況已詳於昨日調查之青塘圍村中，今不再贅。不過予此行乃爲他故耳。余在村中周旋至午後二時餘，始啓程往鰲頭村。鰲頭村距此約二里，隔有溪，名龍滾溪，卽與加積溪會合經博鰲港而入海者。行約里餘，忽遇雨，傾盆大降，急開傘禦之，行至溪邊，呆立待舟。時值淫雨數日，溪水大漲，且流急，溪雖大不過四、五丈，而需時約二十分始渡。抵村後，入親戚家，雨歷約二小時始息。此村有屋百餘間，（每屋一戶）皆業農。田地多，其經濟狀況尚佳。近年來由南洋滙款回村建新屋者，共七、八間，俱中西合璧式，宏壯而美麗。村中有初級小學校一所，學生約數十人。校舍建築壯麗，爲全區之冠。村中一般狀況，由此可見。晚六時在親戚家用晚餐，旋辭行，由親戚派兩人爲余划船過溪。時溪水高漲如故，沿溪農田，悉被淹沒，船過時，禾梢拂船作沙沙聲。抵家後，出鏢視，不覺已七句鐘。

廿日 早起，九時朝餐，旋向東西行，經雙榜村，里許，達沙坡村。此行途程不過四里，所行者盡爲田徑，多濕而泥濘。時余提鞋跣足，慎用足趾緊踐，蹣跚而行，狀甚艱苦。因思鞋之爲物，原爲便於走路，效用頗大；今則失其所用，宛如廢物，豈蛟龍失雲雨，亦如蝦蛄耶？十時許折向東行，二里許，達田龍村，逕入村初級小學校。該校係余友陳君器民長其事，校舍爲舊式祠堂，陋而狹。學生約數十名，設備尚稱整齊。此村與沙波，雙榜兩村合稱爲龍坡鄉，戶口共二百，全爲農戶，其中一百戶爲自耕農，六十戶爲佃農，四十戶爲僱農。僱農有家室，世業土木工，與各地之隨處雇工者不同。鄉中水田共二百六十六畝，外有祖田

八十畝，佔十分之三有強。每畝四五年前值價一百八十元，今則僅值一百五十元。全村負債者占總數十分之六，但由上記佃農僱農數目觀之，其數並不爲多。零工工資平時不供飯，每日大洋二角（男女同價）。工值之低廉，爲內地諸省所罕觀。余友陳君爲余備飯，殺一番鴨作餐。俗例以鴨饗客，最爲尊敬。蓋鴨之肉美而味香，較之雞肉勝數十倍也。瓊崖俗語：「文昌雞，加積鴨。」加積之鴨，多來自樂會、瓊東兩屬，而尤以樂會種爲最優。萬寧亦有鴨，然較劣；此外各屬殆無有鴨種可言者。飯後，談約三小時始啓程向前壇村出發。前壇村居縣北，隔一水，名曰加積溪，距此約四里。余出村後，行不遠，忽遇雨，甚大。時剛渡溪，船難行，歷約二十五分始抵對岸。登岸後，急行，路有石礫，刺足作痛，行頗苦。少焉抵村，周覽一過，似無特異處，故無記。旋出村，取途回縣治。寓宿福興號，預備翌晨買舟下北鰲港考察。

廿一日 凌晨起床，盥漱既，步至南門溪畔乘船往北鰲。由縣治往北鰲，三、四年前本有汽車專司往來，近則因農村經濟破產及他故而停頓，其所有搭客貨物均已改用船往來。此途程，共計三十里，車行三十分可達，船則順流需一時餘，逆流需二時餘。船小僅容五、六人，上蓋竹編船篷，船夫一人可行。時晨光熹微，清風襲人。船沿河道，蜿蜒而行，其所經村落，均椰樹雜佈，望之青蔥映水，令人忘懷。須臾，聞海嘯，其聲隆隆然，震人心魂。因知距海港不遠，乃舉首探望，忽危壁立矗，峨然當前者，諦視之，乃十數帆船，掛帆停泊港口，於晨光矇矓中，自船篷內觀望不明所誤也。時船中已備飯，因恐抵岸時用膳爲蒼蠅擾，（此地捕魚，故多蒼蠅）乃據船灘外一小洲汀上，效童子軍野餐法而舉食焉。北鰲市爲樂會縣屬收入最大市場。位北鰲港北岸，萬泉龍滾兩河下流，扼東路一帶水運要道。所有樂會全縣，

瓊東縣南，萬寧縣北，及定安之西南隅出入口貨物，道多經此。五年前貿易總額約一百萬圓以上，近則因農村經濟破產，昔所輸出最大宗之土產品，如椰子、檳榔、藿香、紅白藤、益智、木材、生豬、蜜糖等，日形減少。全市舖戶共二百餘間，專營生意者，僅百數十間。房屋簡陋，街道湫隘，初到者多不知其為縣屬收入最大市場。市外有港，名曰北鰲港。港寬約三十丈，港口時因流沙而變更，船隻極難出入，非深諳該港情形者，不易駕駛。平時有一、二千担之船約三百艘往來其間；近則減少，僅存百餘艘。港附近多灘，多積成小洲汀狀。其中有一小洲汀，上搭有竹編之屋舍共約五、六十間，其中除少部分為漁戶住屋外，餘則均為商店，專與漁人交易。其屋廣約丈餘，長約四、五丈，高約數尺，狀甚簡陋。捕魚時期，每年由三月至七月止，此時期中，各處漁船多蟬集於此。五年前約有漁船數百艘，近則僅存數十艘。時期過後，所搭房屋，均拆一空，及至第二年又從新編搭。余至時，正在烈日當中，全洲沙灘，騰騰發熱。細沙入鞋，行頗難，因去之，而砂熱炙足，尤難行。汀上有烟館一，嗜芙蓉癖者十數人吞雲吐霧于其中，又有公娼數名，狀極妖野。餘則賭博，觸目皆是。中國人之怪象，盡暴露于此矣。市西南里餘有椰園，廣約五、六十畝，地係砂質，臨海，據云椰樹種後迄今二十餘年，從未結實，其高僅及一丈，經營者已心灰意冷，不加管理久矣。查椰子性喜鹼性壤土，此地雖近海，屬鹼性，然而土盡屬砂，質礫而瘠，其不能長大結實者，職此故也。經營者不先明瞭土質，致有此舉，良深可歎。余抵市後，由親友引至附近東頭山村調查。該村距市僅一里，共十四戶，其中業農者十戶，盡自耕，餘者均業漁。全村水田共約十餘畝，平均每戶不及二畝，且地屬砂質礫瘠，生活更為困難。全村負債者竟占十分之九，為余調查數十村中最貧窮

者。村中有高級小學一所，名東山學校，爲公立。校舍建築壯麗，昔爲有名小學，近則因經費困難，辦理不善，聲譽日落，大不如前。下午三時離市，乘所乘來之船返縣治。時適下雨，船逆水行，頗慢。搭客中有恐日黑者，因出而效力與船夫共划。幾經多勞，五時始抵縣治。余亦匆匆返家。

廿二日 是日精神疲勞，暫息家中，流覽各種書籍以消遣。

廿三日 朝降雨，傾盆數小時始霽。瓊崖雨量，比較廣東內地爲多，其最多時，爲陰曆八、九、十月。余自返家以來，一連十天，殆無日無雨，而雨降時，又多在午後，是以夜間天氣特別涼快。是日早，余登屋背山岡瞭望，一片田禾，幾成澤國。予家鄉晚造插秧期，係在陰曆五月左右，故此時田中稻禾，正放飄花，忌雨過多；今忽遇此大水淹沒，其收穫量減少或至失收，不言可喻。晚四時水雖稍退，然余終日不能越雷池一步，惟寂坐家中閱書以解悶。

廿四日 天氣稍晴，爲陰曆七月十五節期，村中各家正忙于過節。余因暫停調查，以觀村中過節之熱鬧。久別家鄉之余，值此情景，其中樂趣，惟有與余具同一境遇者知之。及晚，余家四宅小弟兄們，爭放天燈。歡聲高呼，震動天地。是晚天高氣清，玉兔照曠野，百步見人。空中星星天燈，遊行天河，時明時晦。坐觀此景，令人神怡。

廿五日 早起觀天色，似陰陰欲雨。是日仍停止調查工作。夜再觀各弟兄們放天燈。諸弟兄中有年紀稍長者，每見外來之天燈墜地，則隨同村中童子，呼聲爭拾。其拾着者，則携回家中取油再放，活潑快樂之狀，令人油然羨慕！人生快活，願常如畫。憶余少時，此時此日隨從各兄長之追拾天燈，正與今同；曾幾何時，已不復爲此矣，寧不令人興感？

廿六日 晨八時許由家向南行，約四里許達白鳩村。時因水初退，沿途未乾，泥濘難行。途次經小溪，溪旁禾稻盡被水淹敗。其折倒於田中者有之，未倒而莖葉帶污泥者有之。災景觸目，不下百數十畝。際此農村經濟破產日趨嚴重之時，米珠薪桂，如何了日？查此區（第二區）每年八九月間必有水災數次，大者則洋洋數十里，小者亦淹田百數十畝。水利排泄之不良，迄無解決，良深可慨！

白鳩村爲縣南第二區最大村，共約二百餘戶，盡姓黎。村中富祖田，僅近兩三年來，變產而賣者，共約三、四萬元。清時村民恃大姓，恣肆橫行，頗極一時。今則時日不同，其蠻橫之舉，亦遠不如昔日之暴矣。時余周行村中，約至午後一時始返。

廿七日 早八時三十分向西行，約二里許始盡田路，經立君村，達萬州嶺。嶺廣而不高，起伏多折，世以爲富風水，爭葬吉地，因而起訴訟者甚多。未幾，過嶺，經家昌村，至中原市。市舖較縣治多，共約二百間，二、三年前曾經共匪焚掠一次，其遺跡迄今已滅。街道廣大，房屋整齊，爲縣屬最繁盛市場。余抵市後，隨到第三區公所，遇委員翁文案君，述來意，得翁君介紹往市外咖啡園參觀。園距市約半里，廣約八畝，中央開種雜糧，咖啡則圍其周而植，廣約六畝，共一千株。其種係阿拉伯種（Arabian Coffee），高五、六尺，茂而壯，殊爲可觀。種植方法，係育苗移植，每株距離約六尺。定植後，每年除草二、三次。施人糞尿，則年分三次；第一次施人畜尿，第二次施人畜糞，第三次又施人畜尿。因其所施淡肥過多，是以樹勢盛而少結實。余告以其後當注意施肥，施時宜視樹體之大小於樹梗之遠近（小者可直施於樹根）周圍掘穴施之，覆以表土：大約大者可距樹梗二呎處，用鋤圍樹周掘數小穴，長約二呎，深約一呎，濶約一呎，將肥料

施入，以雜草或表土覆之。肥料當多用混合肥料，若不懂利用化學肥，則用人畜糞混合綠肥施之亦可。此外，余再告以剪枝方法兩種：一曰摩擦法，即當二級枝 (Second aris) 或其他無用枝幼時，或將出芽時，以指與姆指擦去之；二曰剪截法，即當二級枝或其他無用枝長成時，以剪刀截去之。蓋咖啡結實主要在初級枝 (Primaris) 初級枝即主梗旁所發出者，二級枝即初級枝之旁所發出者。此等二級枝不能結實，惟徒耗養分，故當去之。其他如截去樹梢，以限制樹勢之高大，便于採果，增加產量，及避免暴風等，余亦一一詳告之。據云現已出產，惟其量極微，僅供贈友之用。午後二時許，天忽降雨，歷久不息。余以時間關係，遂冒雨至家昌村親戚許氏家用飯。四時雨猶未息，不得已，又冒雨返家。及至家而屋中已點燈久矣。

廿八日 凌晨離床，盥漱畢，檢拾行李，八時餘用早餐，旋啓程赴海口。久別而留連未久之家鄉，又從此告別矣。因私事故，取徑經葵嶺坡第二區公所辦事處。離家未及半里，忽天降大雨，淋漓盡濕，及至區公所，而渾身已同落湯之雞。雨愈下愈大，歷時時餘始息。正午始抵縣城，謁夏縣長辭行。縣長又託病，派教育局長接見。余自返縣十餘天，訪縣長僅三次。首次縣長親自接見，再次派總務科長接見，三次即今最後一次派教育局長接見。蓋其所以如此者，實因余初次接談時不客氣忠告以縣中辦事人員之黑幕，有以觸其尊意不滿之故也。余以忠言逆於耳，僅與教育局長接談一二句，遂忿然告辭登船赴海口。午後一時三十分，搭往加積船；但船以客少不即啓行。時天降細雨，霏霏愁人，且溪水流速，若不早開船行，則至加積時天黑，恐難上岸。因與銀四角一人包船開行。二時離岸，北向加積行。因逆水且急，船行頗慢。時余坐船上，獨食點心而流覽所經山水，足悠然興懷也。船經牛

颯（瓊音讀作Tou）籠，水最急，其速如箭，船夫揮竿前後（二人）共划，竿長丈餘，每舉一竿，顛顛作動，經時十分鐘始脫其險。聞云由此至石壁，一船四人猶不能行，其速度之急，較此十倍。太白詩謂「千里江陵一日還」，即如此者乎？六時抵岸，僱挑夫担行李入恆裕興止宿。此行共程三十里，計時四小時，較之日前由加積至縣治順流而下需時時餘，相差數倍。

廿九日 九時早餐，十時謁瓊東縣李縣長，適縣長病，由秘書某君接見。予由文昌至加積謁李縣長時，曾與秘書會面一次，故此次無須詳告來意，即要求秘書派人引導市區附近之農村調查。秘書乃派建設科長某君介紹予於第二區委員黎君於區公所辦事處，由黎君着該區鄉長某引予往澄坡村調查。該村距加積三里，共五十六戶，其中五十一戶業農，五戶業商，自耕農有四十二戶，佃農有九戶，兼業土木工，全村水田有二十六畝，均係砂質壤土，地位高，少水源，故五年前每畝於經濟狀況佳時祇值價四十五元，今則只值三十五元。農家每戶平均有田不及一畝，最低限度生活本不能維持，惟因農民多僑居南洋，一面可以減省食糧，他面可以酒款彌補，且村中又多業紙工業，故其經濟狀況尚佳。村中屋宇中等，男女裝束，概與文昌樂會各縣無異。故無特殊情形可紀。旋返市，再訪委員黎君。據談該縣近三、四年來，農村經濟破產日甚，昔所出產之椰子、豬、手工藝竹器等，今則絕無僅有。該縣人民，除一部分出洋謀生外，大半耕種。今南洋經濟既不景氣，而內地農業又趨衰落，際此時期，農民生活之困難，固不待言。其後黎君復告以彼村農村經濟狀況。予俱一一記之。該村各種狀況並無特異，惟其中有一足述者，即該村農民之副業為土器。據云一年中農民于耕作之餘，可作七個月土器工作，每月每人可獲利六元，全村每年可出土器值洋二千餘元。其收利之厚，足堪彌補收

入之不敷。瓊崖農村倘能各就其村中情形，如斯村營一種手工、蠶絲、畜牧等副業，予意其際此農村經濟破產之時，或可裨益不鮮也。

三十日 凌晨六時三十分乘車離加積向北駛。清風拂面，爽快可人。三十六里至大路。沿途皆荒地，千里平坦。土壤係粘性褐色土，質頗鬆疎，風化程度亦甚透澈，斯由於路旁所開闢之溝渠，斷面可知。再十八里達黃竹。沿途景象如前，惟於黃竹附近一帶則有農民利用其土以種陸稻、木薯、荳類、甘蔗等旱作物。車過時，農夫數十正緊工作：有犁舊地者，有另闢新地者，有以鋤鋤地者，狀極勤勞。由黃竹轉車向東駛，十六里入文昌界，復向北駛，十七里至文昌屬之蓬萊市。此段所經，土質如前，惟荒地則減少，地勢微有起伏；農作物除前數種外，加種菠蘿、椰子、竹類等。蓬萊附近，有新闢菠蘿園，規模狹小，以荒地面積比例之，有如滄海之一粟。由蓬萊再向北駛，未及半里，入瓊山境。三十一里至大坡，由此經文嶺、三門坡，三十三里至龍發。出龍發十五里，轉向西北駛，十四里抵雲龍。沿途地勢起伏，荒地較少。雲龍市外植有加利樹，面積約二、三畝，似為預備作馬路樹之用。又出市約一里，路旁盡植有加利，高約一、二丈，隨風飄搖，似弱不勝衣者。考有加利性喜低濕，小時樹身細直軟弱，植於高原地方，少水多風，似不大適宜也。再向西北推進，未幾，見路旁有兵士狀者數十修整電話線。其工作種式：掘穴者有之，豎電話線者有之，引電話線者有之，擔梯上線，凡修整電話線者，無不俱備。分工合作，井然有序。惟其中有三數兵士摧砍舊種而已出新芽之紅棉電柱，則不勝驚訝。蓋紅棉為南中國特產，以之種於路旁，既可為電柱，又可為馬路樹，一舉兩得，莫善於此；今乃為豎新電話柱而砍之，謂其為不合乎電話柱之用，

曷不留之爲馬路樹。其用意之所在，誠百思莫解也。十三里達潭口對岸，車停，搭客均紛紛下車用膳。由此往潭口，隔一河，名南渡江。江廣約十餘丈，流砂甚多；江長四百二十里，有三源：東源濫觴於英哥放嶺，西源濫觴於白沙嶺，南源濫觴於三主嶺。沿江少森林，水無涵蓄，一遇大雨，則江水暴漲，濶濁不堪；數日不雨，則又陡落。漲落之間，相差每至二、三丈之遠。下流自定安以下，直至海口，每患水災，沿岸農村，受害不淺。此處設有小電船一艘，專拖浮渡，以利行車之用。是日車候渡江者十輛，渡江一次，僅限車二輛，需時(來往)約二十分。予等候至約一小時始得渡江。渡江後折向正北駛，沿途土壤盡屬砂質壤土，與未渡江前所經者大異。車沿江行，江水青麗，三數帆船行駛其間，亦頗有興致也。十一時半抵海口，仍寓僑安旅店。此行計程二百二十六里，需時四點四十分。抵步後，卸妥行裝，洗澡，旋以電話通知韓君宗浩，林君猷英，請來傾談。晚四時忽遇黃聞百君，遂偕往用膳。五時，韓林兩君始來訪。林君係濶別舊雨，偶而相逢，良用忭慰！遂相偕與韓黃兩君出外散步，並獨留林君同宿，以盡剪燭西窗之舊話。

卅一日 晨六時起床，候車往儋縣調查。八時蘇君掄秀乘車來接。蘇君係儋縣人，此次剛由省返瓊就瓊崖綏靖公署新設立之農林講習所教席職，余於昨日抵海口時由陳君鎮亞通知，相遇於僑安旅店，遂相約今日啓程偕往儋縣。儋縣居瓊崖西隅，地僻路遙，且言語又異東路各屬，調查上頗爲困難，余正憂焉，今乃得蘇君偕行，一切自當利便，未免轉憂爲喜也。余購安半票三元票後，登車。時車載貨甚多，搭客擠擁，余幾經設法，始得車後座一位。須臾，車出海口向西駛。行約二十里，見路旁某處標有「游泳場」三書並畫一箭嘴指向海邊之木牌一，始悉該海濱卽爲海

口游泳場地點○海岸上搭有棚二、三座，內容如何，不得而知，惟其外觀上似甚簡陋，以視廣州東山水上游藝場之建築設備，實有泥雲之別○數里，又見路旁豎有同樣之標誌，其書爲「癲瘋院」○院址距此約七、八里，瀕海人跡罕到處，新建有房屋二座，爲南洋富商胡文虎先生捐助大洋貳萬圓，省府撥款數千元建設而成○聞云已收容男女瘋人共六十名口，現在擴大建設，儘量收容各縣瘋人，其工程約在本年內開工加建○再數里至一處，地勢不高而多山石，其所佔面積約數十畝○石狀甚奇，有起有伏，有虎踞而坐者，有相累而伏者，不能盡詳○宋柳宗元所記鉅鍾潭西小丘記之石，爭爲奇狀者，恐亦不過如斯○少頃，達列樓，八里至豐盈○兩墟附近咸多村落，其大者三、四百戶以上，小者亦約百餘○村外各以石築牆，圍繞全村，圍牆上每距一定尺寸處必有一穴，穴似槍穴，爲禦敵之用，而屋之牆壁有作圍牆者亦同○可見該處往時治安之問題也○各村房屋均用石築，圍牆中植以椰樹矮木類等參雜其間，遠視之宛然別饒興緻○村民往來工作，均穿黑色粗布衣裳○衣長而卽當，頗爲奇異○此外舉凡一切，莫不迥異于東路一帶；到過東路者，一到此地，無有不驚奇瓊崖東西兩路人民經濟上，生活上，文化上種種之大差異也○豐盈屬澄邁縣，此行十里遂至澄邁舊縣城（名老城）○舊縣城因水土劣，於前清光緒間，遂遷金江市○現房屋簡陋，戶約百餘，車過時，適市，村民多交易於馬路之旁，其衰落之情形，尤可窺見一斑○車過小橋，二十三里至白蓮○白蓮市尙大，車僅由其旁過，詳情莫悉，經白蓮後，一路廣坡荒蕪，如入不毛之境○四十五里折向西北行，經惠群亭，至福山○福山非墟市，係村落○路旁設有飯店二間，用泥草築成○往來海口那大車者，經此無不停車用午餐○此非因其物美價廉，乃在其地點處於二市間之適當處耳○飯難食，余與蘇君僅用

兩碗飯粥，聊以充餓。○出福山四里，入臨高境，折向西南行，九十八里至和合。○和合爲臨高第二市場，距縣治南九十里，爲縣南及黎嗣之出路。○周圍約一里，市街不甚整潔，有洋樓數間，居民約一百五十六家，商店約十餘間，貨物輸出以米穀、牛、豬、豆油爲大宗，牛皮、鴨蛋、赤糖等次之。○每年貿易總額約十餘萬元。○自和合再向西南行，十一里經龍閣，十四里至和慶。○兩市均小，屋宇簡陋。○由福山至此，計程一百二十三里，沿途盡曠蕩荒坡，地勢平坦，無水源。○荒涼之狀，令人驚奇。○回瞻東路一帶，車路所經，尤其由文昌至樂會一段，無不村落接續，田疇毗連。○和慶屬儋縣，西出十三里遂至那大。○此段地勢，微波起伏，樹木暢茂，村落較多，比近那大而尤甚。○那大不獨爲儋縣東南要市，且爲西路一帶唯一市場。○距儋縣縣治東南一百三十餘里，商店二百餘間，輸出品以米穀、牛豬爲大宗，每年約十萬元；豆油、赤糖、烏豆、鴨蛋、牛皮次之，約七萬元；山貨則有榔王、籐皮、鹿茸之類，約五萬元。○以上共計二十二萬元，爲數之鉅，頗足驚人。○市民甚複雜，由其言語可分爲廣話、艾話、鴨屎官話、儋縣話、臨高話、瓊州話六種。○市面六種話均通行，但以廣話、儋縣話、瓊州話爲主要。○市內有高等小學四所，因言語之不同而各自設立；惟美國人所辦之福音堂一所，則各種學生均有。○可見該處人民，彼此情感，仍不相融洽。○市附近地區多平野，土質鬆黑，宜於墾殖。○近來外來人民，日見增加，在此置業經營者，尤爭前恐後。○該處發展之日，屈指可待也。○市外數里有樹膠園，再遠有咖啡園，錫鑛公司，金鑛公司等。○瓊崖農林事業有規模之經營者，那大可爲首屈一指。○予到時已午後三時三十分，蘇君因欲趕車到縣治，是以不能一一考察。○四時十分，蘇君出高價僱車一輛往縣治，搭客共九名，予與蘇君各承認車費二元，餘各客，各僅一元。



下篇 瓊崖考察記

(此路線車價係一元)○車向北駛，約數里，見樹膠雜樹與各樹爭茂於車路兩旁○膠園之廣約數百畝，盡印度樹種，高約三、四丈，已有膠出○惟因治安問題，無人採割，故雜樹繁茂其間，狀甚荒蕪耳○車行不遠，遇路因水濕而爛，車不能行○下車推，費時二十分始過○二十八里至洛基○洛基市不大，以附近土壤肥美，不下那大，故遠來置業經營者亦不鮮○洛基出，地勢復趨平坦，沿途多荒地，長灌木○時天將黑，落日向行車，車夫因趕途，開快車，一時不慎，車忽陷路溝，砰然高躍，搭客心胆俱碎○二十五里至長坡市二里外北門江之對岸○時江水淺，徒步可涉○江多流沙，濶約六丈，築有三合土之路二行以通行車○惟路低而狹，(每行寬約一尺)東岸地高，尙可見途道，西路則水流數寸一尺不等，茫然不知路線○江水頗急，所築之路，多已被其沖斜或斷，故車不能行，搭客均下車，僱土人十餘名推行○余初以爲由海口至那大一段路線崎嶇，車行擺搖，其甚者，宛如顛人跳舞，已不勝其苦○今視此，竟咋舌呆立不知作何感想○司機費洋一元，需時約一小時，車始得過江，時天色已朦朧，司機開燈行，所經地方，初尙辨認其爲田路，後則僅聽車聲嶙嶙景，象黝黝，所經者何，茫然莫辨○時惟聞車上一婦人云先駛車往老城，待彼落米後，再駛往縣治○少頃，車果至老城，城內無燈火，黑暗不見人○婦人落米後，司機因恐軍隊封車，促婦人速與車費，婦人抗不即交，司機與隨車者俱前往交涉，歷時數十分，尙無結果，余等不耐煩，促司機速回開車，司機回後，隨車者尙未到，余等不理，催其即行，於是車始趕快出城門○車出後，行不及數里，遇沙地，鬆疏，不能行，余等又下車推行，如此者凡數次，餘如車路之毀壞，每至一極壞處必下車，候車過，後再行上車，竟不勝計○如此頓勞，故抵縣治時，已不能言語矣○此行一路無食，不

獨疲勞，而且肚餓，蘇君因急命人備飯，余略盡一碗，遂預備就寢。是日至夜九時始抵縣治，計程共三百五十七里，需時十四點半鐘，爲余返瓊調查二十餘天中之最勞苦者。是夜寓縣參議會，由蘇君介紹與議長周文海君相識，據蘇君云，余暫寓此調查，一切事宜，可詢周議長，彼則定明早啓程趕途數十里之步行回家。蘇君體格之健強，真令人欽羨不置也。

九月一日 凌晨七時起床，蘇君已啓程返里，九時謁彭縣長，出示綏靖公署護照，并告以來意。縣長告以該縣農業大概情形，謂儋縣農業最盛區域爲那大，卽第三區。該區土地肥美，農林事業無不合宜；惟因農民知識淺近，既墨守舊法，復秉性懶怠，所耕農田，不肯深耕，冬耕耘草，更不肯利用人糞尿施肥，斯不獨那大區然，卽全縣亦盡如斯，是以農業落後，生產減少，遠不如東路文昌樂會各屬。現敝府擬於田畝調查報告工作完竣後，卽開始辦理農林事業。末後并勸余正午來署，以便着區長引導到附近村落調查。予以事情妥當，遂行告辭。回寓後，參議處某君以子縣王君大釗在此任推事，遂導予往坐談。予與王君本相識於數年前，王君來此已及二載，對於儋縣情形，自有相當熟識。據云儋縣之與樂會所特異者，卽該縣男子多懶怠，所有室外室內工作均委之女子。是以於經濟地位上，女子較男子爲優勝，其權限甚似母系家族時代之現象。風俗方面，有所謂夜遊者，卽婦人女子夜間集會於野外或室內，以唱山歌或與男子互唱取樂。此種風俗，尤以第七、八區爲最盛，是以因此而時有爭艷，私逃，野合等事發生，法庭方面訴訟不絕。女子有未滿廿歲而離婚三、四次者，離婚動機，多爲女子主動，每離必去，男子貧苦者受虧甚大。王君談後，復請予用膳。膳後余往縣署，由縣長介紹鎮長某君爲余引途調查。鎮長係附近鹽場村人，能操廣瓊兩語。彼先導

余僱馬下村，余以向未騎馬，有難色，因問其所往何村，村距此多少里。彼則答以縣北附近村落，距此僅五、六里路。余以路既近，無須騎馬，且余向未騎馬，恐生意外，因止彼勿僱馬。彼則謂路雖近，但頗濕，非騎馬不能行，且馬小可勿驚。余無奈，遂共僱二馬。馬小而體弱，余擇其較善者，着馬夫牽好助余騎。既上馬身，股頗不穩，搖搖欲墜，余驚，急詢其所以穩定法，彼以用兩腿緊夾馬身對。馬夫與余竹鞭一，余不取，因余一手執馬韁，一手按馬背，惴惴然猶自顧不遑，尙有何手執馬鞭以鞭馬？旋出北門向北行，未及半里，覺身稍舒服。予素未識騎馬，今竟騎矣，世上一技一藝，豈可不習哉？習而能及時應用，人生最快樂之事也。馬沿田行，田禾綠秀，令人神馳。鎮長忽按馬以鞭指曰：此處土地多砂，硠瘠，幸此季雨水充足，故有此現象；不然，早稻夏時，禾色黃而枯萎，歷一、二月而未有雨下者，農民叫苦連天，亦莫之何也。約四里，遇水滿田徑，深約二尺，馬過水花四濺，歷時五分始已。少頃，入村，村名鹽場村，馬至鄉公所辦事處下馬，由鎮長介紹該所辦事員相識。所設在祠堂內，辦事員正忙田畝調查工作。予寒暄後，出調查表，請其忠實報告，以便余於學問上之研究。該村共五十五戶，盡業農，其中自耕農六戶，餘則盡爲佃農。水田共三十畝，（註：儋縣田畝通常亦有以每年收谷担數計算，每担十二束，每束谷五斤，所以由此推算其面積，極不易獲得確實之數目。）平均每家得半畝強。該村水田，多爲新英港富戶所有。該村佃農之多，能足以維持其最低限度生活者，實賴租此等水田耕種也。村民生活程度低，僅就工資而論，全年男工工資二十元，女工平時每日半毫，供飯、衣、住等。每畝田，普通值價十九元，全村負債者佔十分之八，農村經濟之衰落，較諸東路，實相差甚矣。村中以穀、薯爲出產大宗，

田租通行納穀，係分租，佃主各半。村中富者，時行高利貸放款，近兩年來，利息竟達四分之高，雖謂不能驚人，然在此貧窮農村，農民已不勝其苦矣。無何，余等辭行，向大井村首途，轉又向東方西方兩村周遊。所經各村，房屋均簡陋，除少部分用泥築外，餘則均用石築，欲在此數村中索一用磚築者，殆不可得。村中男女衣服襤褸，以視東路一帶，宛如天壤之別。農家多養牛，備有牛車，運貨頗便。余欲知村中農具構造形式，因請鎮長代為傳達，得一農民出其耕犁一具，視之，其形式板陋，較諸東路一帶為劣。遊約一小時，遂出村返縣城。時日掛西山，鎮長馳馬，以示其善騎，正得意時，遂與余馬上談騎術，自誇其善騎。余甚慕之。因思縱能如古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鶴起於前，突馬出一發而得之，因以論用兵及古今成敗，亦人生之快也。馬不難騎，膽大而小心則可。天下無難事，懼難而畏縮，無有不失敗者。斯由騎馬區區一事徵之，可知矣。晚六時赴縣立中學校，校長林耀棠之請，食晚餐於該校校園。林校長係本地人，余到縣時由縣長之介紹，因以相識；又校長係中大學生，與余誼屬同學，其邀余餐，或以此也。九時由校長派人提燈送余回寓。時尚早，余不能睡，因就縣參議羊書記教余本地話。歷時約十分鐘，余僅識下列數句：

食飯——狹凡， 睡覺——「簿邁」昂， 起身——克頓，

你去那裡——奶可天羅， 你做甚麼——奶做「記愛」懼。

儋縣話，最難學，其音似參官、艾兩話混合變音而成。余來儋縣，幸得該縣之出門者識廣瓊兩語與談；不然，調查方面，不知如何困難矣。

儋縣縣城，異常簡陋，商店寥落，全城住戶不及五百家。屋宇之較為壯麗者，除縣府與縣中學外，遍索不獲。現縣府對門，

正築馬路建屋，將來或能可觀亦未可知。查縣署原在北門江下游（今名老城），因鄉人迷信風水，謂城溝水流方向不利鄉人，屢次築壩塞之不成，遂相積恨成仇。民九年八月間，乘粵桂之戰，官守空虛，鄉人統衆劫城，城遂成爲灰燼。後乃遷縣署於白馬井伏波廟，十二年又遷於墩教市，至十五年春始遷駐此，名曰新城。其縣治之變遷，可謂複雜矣。

二日 早五時許，忽覺腹痛，欲便；急問羊書記以便所。書記指西北百餘步處以對。余急循徑而往，至則廁所積糞騰臭不可嚮邇。因憶彭縣長謂該地人民不利用人糞尿，棄之於地，任猪犬舐食，並非謠言。縣城外有曠野，爲隨處大便之所。該縣曾爲此而籌設廁所者數次；但屢因無人肯負清潔之責，雖出高價亦無應者。此種情形，非僅僑縣一縣爲然，而東路一帶亦莫不如此。憶余民廿年長樂會縣立中學校時，校內廁所曾爲重資僱人清潔，而須時時與之爭鬧始肯二日清潔一次，不覺爲瓊民不顧肥料之棄於地而喟然長歎。七時鎮長應余昨日之請，到來坐談。余因以來僑縣所見聞最奇怪者而問之。其所謂最奇怪者，卽婦女所戴之笠。與所飾之耳環。據云笠之種類有三。一如客家婦女所戴者，笠緣有藍布遮面；一形小頂尖，如△形者；一形大而廣如△者。其三種中，尤以形小而頂尖者爲最奇怪，戴時笠僅貼髮，繫以小繩。至於耳環則共有二種。一如S形者而長，約及肩膊，用銅製，漢時漢人至此，因見其狀，遂名其地爲僑耳，傳說如斯，或亦可信。一如海口婦女之所帶者，但不如前者好看。已嫁女子，帶前一種，未嫁女子，帶後一種；若夫死而寡者，則三年內不帶耳環。界限分清，絕無混亂。是以一見其所帶耳環，遂知其有無丈夫。近來政府擬定女界制服，以分嫁否，終因各種關係而不能成，以視僑縣婦女界限之分清，不亦愧乎？午後二時，辭彭縣長行，出

街搭車返海口。車向東南行，約一小時達長坡，遇北門江水漲，車不能過，因落貨去客，以三元大洋僱土人數十用竹桿抬過。時水漲甚急，抬時叫聲震耳，歷時約一小時始過，情形之奇怪，爲向所未見。六時二分抵那大，出彭縣長書，訪第三區區長於第三區公所。蒙區長招待，并留宿焉。

三日 晨七時由區長(因區長忙于田畝調查)派助理員某君導余往萬發錫鑛公司參觀。該公司距此約二十里，到時由該公司派員指導參觀。該公司於今年四月一日創辦開工，資本三萬元，現容工人三百餘名。工人長工者，普通工資七、八元，零工每担泥一仙計，每日約百餘仙。鑛區平坦，一部分係農田，所種之禾現尙欣欣向榮。鑛藏入地深數寸五、六尺不等，鑛床厚數分或至一、二尺。淘鑛砂有二處，現擬再增設一處。淘水爲利用天然水，費約三千元築一閘以調節之。鑛區廣約六、七千公畝，已開者約百公畝。鑛之成分甚高，佔百分之七十二，每月出鑛砂八千担，其鑄成鑛磚者，每百斤現價大洋二百元。其獲利之厚，誠足驚人。聞現有鑛苗(那大一帶)六、七處，已着手開工者一處，將來如能陸續盡行開發，則其獲利之雄且厚，豈可以百萬計？十時余等啓程離鑛區，順道至吾園村調查，十一時始首途返那大。轉瞬遂用早餐，助理員以酒相勸。余酒力薄，不數杯已昏然大醉。醉後醒來，不覺已午後二時，急下樓視助理員，而助理員則竟酩酊大醉迄未覺醒。余以前至吾園村時曾囑人請該處鄉長來區坐談，因時間已到，尙未見來，急命人喚醒助理員(時區長一早已同縣府辦事員赴洛基辦理田畝調查事宜)，而助理員則謂暫待。二時半，該處鄉長始來訪，余問以該處農村經濟狀況。據云：彼處習俗，田畝從未有單位，難以填報，現候田畝調查完竣後，始行填報。儋縣全縣，田畝往往無單位，其用以表示單位者，乃價



下篇 瓊崖考察記

值之多少，田畝面積，則全然不知。余到該縣所調查之各村，均係田畝調查完竣後之結果，(田畝調查可靠與否，又一問題。)故在儋縣方面從事農村經濟方面之調查，更為困難也。余因託其代填表五張後郵寄廣州。晚餐後，余與助理員參觀美國人所辦之福音堂。堂廣而壯麗，內植檳榔花木等，景甚幽緻。堂內附設有醫院及高級小學校，由二、三名美人主持。外國人傳教精神之勇往，真令人欽佩不置也。夜由友人之介紹，得悉那大熱帶農林場之狀況，茲將其所知，分別列表於下，以供參攷。

那大熱帶農林場狀況表(一)

場名	僑植公司(原名僑興公司)	
所在地	儋縣那大市離市方里	
場主姓名	司理區海珊	
開辦年月	宣統末年	
資本數額	拾萬元	
耕地面積	七百畝	
作物種類	主要作物	次要作物
種名	樹膠	咖啡
株數	式萬餘株(初種四萬株)	五千株
每年總產量	_____	最旺時年產二千斤 普通年產二百斤
每担價值	_____	_____
運銷何處	廣州	_____
經營現況	各股東多已灰心現預備收盤欲將園出賣	
失敗原因	(1)膠價慘跌 (2)地方不靖 (3)交通不便運費昂 (4)捐稅繁重 (5)牛畜傷害橡樹 (6)野火蔓延	

那大熱帶農林場狀況表(二)

場名	新濟公司(合併易通公司在內原名開瓊公司)		
所在地	儋縣那大市白南村離市北方約十八里		
場主姓名	股東 曾金城 潘季詡等		
開辦年月	民國九年		
資本數額	初辦時約貳萬元後續添資本多次		
耕地面積	約五百畝		
作物種類	主	要	作物 次 要 作物
種名	樹 膠		———
株數	初種貳萬餘株 現存者約壹萬柒千株		———
每年總產量	———		———
每担價值	———		———
運銷何處	廣 州		———
經營現況	新濟公司現已放棄但易通公司現暫免強維持其艱		
失敗原因	(1)膠價慘跌 (2)土人放牛羣入園傷害膠樹 (3)治安影響		

那大熱帶農林場狀況表(三)

場名	聯昌公司(原為僑立公司)		
所在地	儋縣那大市托盤河離市西北方約三十里		
場主姓名	股東有數十人股份最大者為吳有勝		
開辦年月	民國十年轉買與聯昌公司		
資本數額	壹萬壹千元		
耕地面積	———		
作物種類	主	要	作物 次 要 作物
種名	樹 膠		咖 啡

株數	八千餘株	約三百株
每年總產量	—————	約產二百斤
每担價值	—————	—————
運銷何處	—————	—————

全行停割停割後留工人四名看園每月撥四十五元
 經營現況 爲伙食現此款亦停撥園中主持者爲維持伙食計竭力貸借以濟時艱各股東現欲覓人承買

失敗原因 (1)膠價慘跌 (2)本地人放牛羣入園毀壞膠樹
 (3)放火燒山之波及

那大熱帶農林場狀況表(四)

場名	大窩公司	
所在地	儋縣那大市五嶺村離市方二十餘里	
場主姓名	司理劉計名	
開辦年月	民國十七年	
資本數額	—————	
耕地面積	—————	
作物種類	主要作物	次要作物
種名	咖啡	樹膠 波羅 香蕉
株數	約八千餘株	千餘株
每年總產量	未出產	未出產
每担價值	—————	—————
運銷何處	—————	—————
經營現況	現尙繼續種植	
失敗原因	—————	

那大熱帶農林場狀況表(五)

場名	就業墾植家園
----	--------

所在地	儋縣那大市五嶺村離市 方 里		
場主姓名	董事趙一肩		
開辦年月	民國十九年		
資本數額	數千元		
耕地面積	四方里		
作物種類	主 要 作 物	次 要 作 物	
種 名	桐 油	沙田柚	波羅 荳
株 數	八千餘株	二百餘株	二千餘株
每年總產量	—————	—————	—————
每担價值	—————	—————	—————
運銷何處	—————	—————	—————
經營現況	稍見成績		
失敗原因	—————		

四日 是日黎明辭別區長，六時乘車返海口。途次遇雨，但
不大，所苦者，路上積水深數寸，車過時水花四濺，白衣爲之沾
污耳。路旁多曠野，牧童三數放牛其間，時天熱，附近無水源，
水牛多就車路上積水浴。車路之敗壞，由此可知。瓊崖東路，
向稱不良，尤以西南兩路爲最劣。前月省府委員胡繼賢先生來瓊
調查，車至萬寧（屬南路），忽墜山陷，幸人無恙，然而已足爲後
來瓊者聞而生畏，裹足不前矣。午後二時車抵海口，仍寓僑安旅
店。是日夜，雨降天寒，擁厚氈始克成眠。

五日 早八時，瓊崖實業局技士韓宗浩君來訪，并介紹予於
該局朱局長於永樂街該局辦事處。局長本商界，南洋某埠之富商
也，爲人和藹謙讓。與予談瓊崖實業情形，謂欲發展瓊崖實業，
首當注重瓊崖特產作物，如椰子，樹膠，檳榔，咖啡等。蓋非如
是，不足以與國內產品爭。因瓊崖遠處天南，孤峙海心，交通不

便，途路跋涉，其同爲一種農產品而欲運往、廣州、香港，或甚至廈門、上海等處發賣，則其成本重大，價格自昂，不能與內地者爭，理甚明然。今局中工作，即特別扶植各屬經營此種特產而失敗者恢復經營，或鼓吹人民增植此種事業。前此局中曾爲瓊崖樹膠銷途而特呈請省府准免稅運輸出口。現各屬之經營樹膠者，殆盡恢復原狀，而向未經營此業者亦欣然踴躍。茲有二點辦法：即一爲要求當地軍隊嚴予保護，以使安其業；二爲由局以相當之價格收買（無論多少）其出產品，使其易於推銷。由此觀之，則余前由儋縣乘車返海口，途經那大時，其附近所植之樹膠，向爲雜樹繁植其中，而今已砍伐殆盡者，即局長提倡之力所致耶？然無論如何，其所見尚稱上乘也。十時告辭，由韓技士導觀局中各種設備，得林彥廷君子余以瓊崖各種鑛石。茲錄于下，俾知瓊崖鑛藏之概況。

名稱	產地	名稱	產地
黃鐵鑛	一、 <u>五指嶺喃托村</u> 二、 <u>定安化塔黑沙牛灣</u> 三、 <u>陵水南實峒</u> 四、 <u>定安別滿溝</u>	鉛黃鐵鑛	一、 <u>定安南勞牛鼻溪</u> 二、 <u>定安化塔嶺牛鼻灣</u>
菱鐵鑛	一、 <u>定安喃嘮峒什村之溪</u> 二、 <u>梁全黃姜田</u>	白鉛鑛	<u>儋縣海頭</u>
錫鑛	<u>儋縣那大</u>	石墨	<u>瓊東牛厭嶺</u>
赤鐵鑛	<u>定安縣第六區</u>	硫磺鑛	<u>陵水嶺喃嶺</u> （附近 <u>保亭市</u> ）

餘如金鑛，粘板岩等，因所探不多，不能贈予。上舉各鑛，

擬帶回校化驗，遂珍藏之。十二時半，由韓技士導乘局車赴府城農事試驗場參觀。場址原爲瓊崖道區苗圃，設立於民六、七年間，十年改爲廣東省第七區模範苗圃，育成苗木甚多，嗣以戰亂停辦，十七年又改爲海南農事試驗場。歷史悠久，費帑約十萬元。然其迄無成績，民廿一年省府遂設立瓊崖實業局，改歸該局辦理。該場址在瓊山縣城南數里，地屬噴出岩，多岩石，表土淺，僅深數寸，且地勢又嶇崎，經營頗難。其前十年所植下之樹木，如椰樹、石栗等，迄今仍僅高一丈數尺。據韓技士云：其地開闢之工資較種植費多數十倍。余到時正見工人開地植菠蘿，因石故，菠蘿植列頗多零亂。場址廣約千畝，處處多石。瓊崖荒地正多，其肥美者，殆隨處可擇，既爲農事試驗場，何故而擇此石田不毛之地？當時當局者對於農林知識可謂薄弱矣。場內現設農藝畜牧二部分，農藝方面，種有水稻、棉、菠蘿、牧草、鴨腳粟、甘蔗等；畜牧方面，養有豬、鷄、鴨、鴿等。豬有美國約西亞種三隻，購自廣州嶺南大學農場。公豬一，重約三百餘斤，價銀毫洋乙百元；母豬二，一大一小，大者重約四百斤，毫洋乙百六十元，小者重約三百斤，毫洋乙百元，各設新式豬舍畜之。余到時見其中有一隻傷脚，行頗不便，因視其地，始知地爲三合土造成，平而滑，豬行時致傷之耳。局中人對於畜牧知識尙淺，於此可見。鷄有三百餘隻，殆爲力行種；鴨有北京鴨，約數隻，白鴿則盡爲軍用白鴿，俱造新式房舍育之。中國農業落後，每事農業者必以外國爲前提，舉凡外國著名之種類，必羅而集之。以爲非如是，則不足以資研究。然是果爲研究而研究乎？抑爲裝門面乎？實一極大疑問也。下午三時，乃先辭韓技士回寓。至晚悉往香港輪明早開行，乃購備買船票。摒擋行李，以待下船。

六日 凌晨五時起床，盥漱畢，忽忽下帆船。故鄉之瓊崖，

又從此告別矣。船向北行，水路灣曲如「之」字。約一小時，東北茫茫處，尙未望見所搭之火輪，此輪名博杜美，爲法國郵船，從香港經廣州灣，海口，北海而海防。今乃由海防經海口，暫停泊二十分鐘，以便寄郵及落客。故搭船者不能不早出海外待候。約半小時，帆船入深海，遇好風，行甚速。至此乃見博杜美輪剛入港拋錨。須臾，登火輪。船面載滿豬牛，不能安位，乃入大艙卸裝。船上搭客甚多，時天熱，氣甚悶臭。已而船啓碇，氣稍涼，始覺舒服。船上有嗜芙蓉癖者，三數成群，吞雲吐霧，談話咕嚕，令人難堪。夜九時船抵廣州灣，余因船上飯難食，甚饑，乃僱艇登岸用膳。十一時船開行，一夜無語，頗爲寂寞。

七日 是日天氣悶熱，頗難堪，乃出甲板透氣。甲板上多豬牛，氣更騰臭，不能久立，旋返大艙。由海口搭船往香港，船上常載豬、牛、雞、鴨。此類動物，多由北海海口運上。此次船上裝載尤多，因熱故，豬之悶而死，拋入海者共十六隻；如船再遲遲抵香港，則其死者必更多。豬每隻，價銀大洋約三十元，十六隻共銀約四百八十元，其損失之大，實足驚人！此路線於運輸上如不設法改良，則于海口、北海一帶農業上，影響不淺也。夜二時船抵香港，搭客多（客多以船明早始能抵步）從夢中驚醒。三時上香港，寓五洲旅店，點清行李，乃更衣就寢。

八日 是日夜十時乘金山輪返廣州，次日早抵步，而瓊崖考察記於是告終。遂擱筆焉。（二三，十，五，脫稿。）

附 錄

調查之範圍及方法

(一) 調查地域

縣別	村 名
文 昌	昌錦村・昌後村・昌美村・新民村・白石頭村 雲樓村・嘉美村・下鐸村・龍頭村・邊塘村・ 德清村・上坡村・長田尾村・南里村・陳笠村 良畝村・剛大村・福棉村・下東村・下園村・ 邊田坡村・土苑村・地源村・胡尾村・水北村 (共二五村)
樂 會	石頭村・青塘園村・田龍村・沙坡村・雙榜村 大洋村・嶺頭村・北山村・邁嶺村・東頭山村 大錫村・後昌村・南正村・龍潭村・北岸村・ 孟居園村 (共十六村)
儋 縣	榮山村・東方村・宣泮村・山 村・鹽場村・ 保山村・大井村 (共七村)
瓊東	春田村・霞坡村・大璞村・藻塘村 (共四村)

(二) 調查單位

本調查以村為單位，並不選擇代表村。

(三) 調查時期

本調查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起至同年九月八日止，

總計費時三十七日。

(四) 調查方法

本調查除七村託文昌縣立中學生調查外，餘均就熟悉本地情形者(而且多為親友)詳細訪問，然後錄之於調查表上。

(五) 調查事項

本調查對於農村經濟，特為注意；其他關於農民農業方面事，概從簡略。

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小農村的實況

- 一 緒言
- 二 崩潰的過去
- 三 崩潰的原因
 - 1. 赤匪的蹂躪
 - 2. 貪吏的摧殘
 - 3. 苛捐雜稅的榨取
 - 4. 災害的環攻
 - 5. 南洋經濟恐慌的影響
- 四 崩潰中的新危機
 - 1. 農家經濟的破產
 - 2. 人口的減少
 - 3. 農田的荒蕪和集中
 - 4. 教育的不振
- 五 結語

一 緒言

橫在我們目前的是蕭條疲敝的農村，鑽進我們耳鼓的是農民苦叫的喊聲。由此，農村復興的聲浪，農民救濟的叫喊，就隨着客觀的現象而直達雲霄！

固然，理論是緊要，但是僅靠理論，離開事實而侈談復興農村，救濟農民，這是易流為形而上的玄學；所以農村問題的解決，不是一二政治家的個人坐在「象牙之塔」中的意志可以解決的。

這一篇稿子，是用客觀的事實，描寫瓊崖農村經濟崩潰中小農村的實況的。雖然這一個小小的農村，不能夠代表整個瓊崖的農村，但這是一個外表是外國式的形式化，內質是中國式的封建制而又具有瓊崖農村各種特色的農村，故可為我們研究中一個好好的「模特兒」。

遠處天南的瓊崖，茫然孤懸在大海的中心，因為路途的跋涉，向來許多人都是卻步不前的地方。李德裕詩云：「一去一萬里，千之不千還；瓊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由此就可窺見其

一斑了。因之，牠那蘊藏的豐富，氣候的適宜，農、礦、漁、鹽的饒衍，以及牠近來農村經濟總崩潰的情態，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但是，現在的瓊崖，不但在地理上是中國極南的扼要地點，而且在經濟上也是中國蘊藏最富，特產熱帶作物的唯一島嶼。今日我們斷不能如昔日之「以爲無足煩其一日之慮者」那樣觀念去看待牠了；所以對於牠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的生活，和全爲農業經濟所支配的農村，不能不加以深切的探討和研究！

這是一個過去可以使人羨慕，現在可以使人嗟悼的農村呵！也是值得細心去分析的農村呵！

二 崩潰的過去

這個村叫做石頭村，是在樂會縣之南六里，一個由林梁馮三大姓和王吳李三小姓組成而有九十餘戶，五百餘口，複雜細小的農村。村中的屋宇，因地勢的關係，向着一個不大平坦的丘陵環繞而建築着。丘陵之上，有新落成的校舍，高大壯麗，巍然獨立。村之南有溪，由東蜿蜒沿田而西，村的東北有山，不高；村中的農田都是環着村的四圍，而大小雜佈。朝陽晚日，登東北山縱目遊覽，倒是一個景緻美麗的農村！

村中的農家，大小倒不十分懸殊。以人口計；大概最多的不過有十人，最小的有二人，普通四人至六人的最多。以代數計，一家之中，四代以上的沒有，普通多是兩代。兄弟大了能夠有獨立的時候，就行鬧着分家，與他處各村以大家庭爲榮譽的習慣不同。村中的房屋，都是磚瓦造成，新式有樓的洋，式也不少。村民中男的多衣洋裝；女的，年輕則白布衣服或白衣黑褲，年老則全黑或藍色的衣裳，無論誰家，均是如此。所以在全賴婦女耕種的這村，在耕種的時候，若縱步田間，則犁田的，鋤地的，耘草

的，挑糞的，盡是粥粥羣雌，黑白雜佈田間。真是令人驚爲仙女世界了！

全村的農田不過有四百畝；但是每家總有多少。最多的有二十五畝，最少的有一畝，普通多是三畝左右。農田少的農家，多是租耕祖田，或出洋經商以維生計。祖田的田租很少，只要每年拿出多少錢來做冬蒸秋嘗就可以；外洋經商本是不難，錢亦易賺。所以村中租耕祖田的和出洋經商的，人數很多。計男子之中，出洋的十有八九，每年由外面付回的金錢，平均約在萬元以上。在這一個雖然苦於農田缺乏的農村，但因男商女耕和村中絕無貧富十分的懸殊，所以農民的生活，倒也家家溫飽而處於一個幾乎均一的共產社會當中。

村中全無副業，人民除耕作少少的田地外，本可休閒；但因田地的少，生活又要賴它來維持，田地的地段多是只有一畝左右的面積，而且又多分散，很少有二塊以上連在一起歸於一家所有的；所以農民胼手胝足，一年要作兩造，而早造種下的時候，適值炎烈久苦無雨的夏天，要逆逆之聲的踏「龍骨車」灌田，收穫的時候，則值秋雨淫淫，要趕快地收割以免水患，這樣子，真是勞苦至極了。幸當時地方安寧，他們「我開幫你」你開幫我的互助幫工的精神，並不感到若何的辛苦不快。

這個小小農村，有很多男子出洋經商，濡染歐風，居住多半是洋式的房屋，日常採用的多半是洋貨，表面上雖然好像是已經洋化了；但是究其內質，則風俗，習慣，迷信，思想等，仍是傳統的封建的方式，這種表面洋化，內質土化的農村，可是矛盾得很了。

總之：這過去的農村，是個景緻優美，生活溫飽，男商女耕，互助樂業，貧富不很懸殊，外有歐化之風，內具固有之俗，頗足令人羨慕的了。

三 崩潰的原因

1. 赤匪之蹂躪

赤匪二字，談起來令人何等的驚恨！一個好好的農村，竟不幸於民十四、五年爲村中三數在外讀書受人利用變成共產黨的青年種下了共毒。他們因爲想達到被人誑爲有官可做的迷夢。竟不辭勞苦，出盡「二虎九牛」之力，以餌村中一般無知的青年男女。那素來頭腦單簡而歷來束縛於封建思想下的這一般青年男女們，一旦受了這種甜密語言，便驚喜萬分！他們男女的行動可以自由，更可借團體之力威脅干涉他們一切行動的父母。互相性交，結群橫行，雖有識者，亦莫敢言。一個安寧純粹的農村，遂由此而陷入混亂黑暗的境地了。

毒既種下，爆發終必有日。他們時時開會，鼓動大衆，冀圖造反作亂。民十六年，縣府就遵上峯命令，乘他們組織尚未成熟之時，大舉清黨，一面令迫各村從速辦鄉團，一面着令已辦的鄉團及縣兵速行清鄉。全村的禍患，就由此爆發了。查當時死於團兵縣兵之手和逃入深山中的男女青年，約有二十餘名，全村財產損失約千餘圓。民十七年，赤匪勢力漸大，時乘團軍不備，大行焚掠殺人，凡有反對而不加入者，即置死地，并掠奪其財產。計當時因此而死者數人，財產損失亦不少。自此之後，赤匪之禍，就由此而互綿了數年之久。全村的秩序於是愈陷于混亂，村民的生命財產於是亦愈形危急了。當時村中避難南洋的男女老幼不下五十餘人。這村向來不出洋的女子和那一生不願出洋的男子，這時也迫得奔命了。

後來，赤匪的猖獗，雖因官兵之力剿而稍斂跡，但其時出時沒，擾亂村中，仍不稍減。村民時遭掠殺，不安於耕種，使全村變成了一個恐慌淒涼的境地。

民廿年，是赤匪禍害全瓊最烈的時期，不獨這村慘遭不幸，就是全瓊也入於悲慘之境。是年十月廿三夜，是赤匪數百名攻陷這村大舉焚掠殺人的一夜。是夜村中被劫者數家，被擄者數人（因村中灰色很多），由外村請來之小學教員也被擄去。同時村中新成的小學校，也竟被其縱火一炬，可憐焦土！劫後數日，除該教員因無錢取贖被匪弄死外，餘者均出重金才贖回。是夜全村損失共約二萬圓，以一小小的農村而遭此重創，真可謂千古未有之浩劫也！

赤匪去後，鄉團縣兵來剿，結果，只有無辜的村民受其蹂躪魚肉而已，慘狀曷勝言哉！

2. 貪吏的摧殘

赤匪的禍害，固屬可怕；而貪吏的層層剝削，更屬慘烈。民國以來，要找一潔身自好，奉公守法的官吏，真是有如「鳳毛麟角」。這村所受貪吏的剝削，摧殘，竟有甚於赤匪者。記得民十六年，鄉團和縣兵藉詞來村情鄉者，凡十餘次。每次來時必在凌晨，且必於未入村前先行放槍叫囂，使一般無辜村民從夢中驚醒，狼狽奔走；（走者則指為共匪，這胆小如鼠的村民，那有聞槍聲而不走者，故墮其計矣。）然後乘機焚掠強姦，擄人拉牛。計第一次清鄉，全村損失：財產失數千元，牛被拉去數隻，屋焚了二間，女子被姦者數人，男子被逮者十餘人。其被逮之男子，每人必被指為共匪，監禁一月或半載。有錢者要五百元取贖，無錢者要百元。這款子都是縣長和團董的分肥東西。其他第二、第三、第四次清鄉，亦無不橫行亂搶，如餓虎之爭食。不消說，全村的財產已是好像大水洗去般空了。噫！赤匪和縣兵鄉團兩者，為害孰甚？孰甚？

3. 苛捐雜稅的擄取

民國以來，歲無寧日。苛捐雜稅的繁重，也可說是因此而生的。關於正式的田賦，這村是與隣村較他處為輕；但是那花名的捐稅，就比較他處多了。赤匪亂後辦鄉團，第一次買槍枝，每家富者要出三十元，貧者十元。第二次買槍，枝富者出十元，貧者數元。團費分甲、乙、丙、丁數等，甲等每家每月出一元，乙等八角，丙等六角，以下照此類推。現在團費已改名為警衛隊費，每月仍照數徵收，且現在又有區公所費，也分甲、乙、丙數等徵收，甲等每家每月四角半，乙等四角，丙等三角半，以下亦照此類推。查村中負擔甲等月費（因團費與區公所費按月徵收改名）者無一家，乙等者約有十餘家，丙等者最多，丁等者次之。此外，還有所謂後備隊費及婚姻費。後備隊費是近來加設的，亦是分甲乙丙等級徵收，但不按月。費額與警衛隊費差不多。婚姻費是補助縣中學的經費，已實行了十餘年。分再醮定婚二種辦法。再醮又按年齡的多少分為數種。娶再醮婦由廿歲至廿五歲的十元，廿五至三十五歲的七元。定婚費每名二元六角。近日又因區公所之設，經費的維持也由婚姻費中附加，按再醮定婚而定數元幾角不等。被赤匪鄉團蹂躪後的這村，不消說，這種繁重的月費已是不能繳納了，還有什麼餘力來繳納這筆婚姻費而娶老婆呢？所以，村中因拖欠月費而被禁監或捱打的，大不乏人，記得村中某家因積欠了僅二月的月費，就被送到縣裏去。後來這人不但身受重傷，而且還多枉費了數十元始能回家。「無飯食還可以，月費若拖欠，還了得？」這是村中一般農民互相戒懼的說話呵！

4. 災害的環攻

這村的田地，多半是土壤饒薄而且離水源又遠的。每年雖可做兩造，但所獲得的仍是不多，而且早造多半又是收穫無望。因

爲早造下種的時期是正在少雨的夏天。水稻缺水是不成的。所以假使連續十多天沒有雨，即令拼命想法灌溉（因水源缺乏），也是無補。到早造收穫的時候，又是正在秋天多雨的時期，假使八月初不趕快收割，就要被大水沖浸而使收穫無望。所以這村的田畝，每年在秋季必受大小水患十餘次，大的浸滿全田間，房屋低地的也被浸到數尺之高，這種大的水，每年至少也必有一次。

去年八月間，大家都知道是瓊崖受颶風損失最大的。當時這村也損失不少。查全村屋舍被風吹塌重的有十餘家，輕的有三十餘家。素來稱抗風最強的老樹，也被其連根吹起。當時幸稻多收穫，損失不大。但房屋財產的損失，據八十餘歲的村中父老說，他一生未曾見過有這樣的大風，由此可見得村中的損失如何了。（雖然沒有精確統計，但據作者所知，約有二萬元。）

自八月間大風發生後，於該年十月十一月又連續作了數次的大小颶風。當時正值晚稻生長茂盛的時期，來了這數場的颶風，不消說，是被打得七零八落了。今年無一家不患食糧恐荒，米價由一元二斗而昇到一元斗餘。「米珠薪桂」，如何了得？

5. 南洋經濟恐荒的影響

這村的生活，可以說大半是依賴南洋維持的，這由於村中出洋男子之多和村中洋化的普及，便可以知其然。以人數言，過去村中出洋的男子約有一百五十餘人，現在則只有六十四人；以付回的金錢言，過去村中每年約有萬元匯回，現在只有二千餘元了。一方面失業歸來的逐漸增加，一方面外資匯回的日見減少。在這田地缺乏而又遭災禍連綿侵襲的農村，他們雖有餘力亦無地可耕，許多重担又無力担負，生又要食，死又難死，究將如何？

四 崩潰中的新危機

1. 農家經濟的破產

在上述各種原因之下，這個農村的崩潰已達到不可收拾的境

地，自不俟言。現在，這種崩潰的進行，還是依然繼續着，而赤匪的禍患，貪吏的舞弊，災害的頻發，苛捐雜稅的加重，也不停地進行。漫漫長夜何時旦？荒涼淒慘的農村，鳩形鵠面的農民，真令人心腸欲裂，慘不忍睹了。

茲將這村崩潰中二十八戶農家的耕作農田畝數列表如下：

(田畝以担數計算，十二担稻田等於一畝。)

戶數	畝數	担數
2	.83	10
4	1.7	20
4	2.5	30
1	3.3	40
7	4.2	50
1	2.1	25
3	5.0	60
1	6.7	80
1	7.1	110
1	10.0	120
2	12.5	150
1	23.3	280
<hr/>		
28	145.8	1750

據上表，很顯明的洞悉耕作四·二畝者佔數最多，十畝以上者僅佔四家。這樣，依照中國土地制度研究一書內一段云：「即使在中國中部及南部產米的地方，亦須十畝上下的收穫，才能維持一家五口的生計。」那末，照上表則十畝以下的農家竟佔有十分之八·六，農家生活窮苦，於此可見一斑了。

茲再舉這村崩潰中的八十九戶收支狀況來看：

收 入	
米	六十元
雜作	五十元

(以平均五畝計，每年二次收穫，每畝平均得穀二担，作為白米約得十二斗。每斗五角，共計得如上數)

(養豬、蔬菜、薯、芋等)

支 出

食	費	一一〇元	(內米、蔬菜、魚肉、調味等)
衣	服	費	二〇元
婚	葬	費	三〇元 (平均十年一次，婚姻每次二百元，死喪每次百元。)
交	際	費	一〇元 (親友各種應酬用費)
家	屋	費	一〇元 (修理費添置費)
農	具	修補	費 一〇元
教	育	費	六元 (兒童教育費)
地	方	警衛	隊費 六元
區	公	所	費 二元
醫	藥	費	一〇元
錢	糧		一元
合 計		二一五元	
扣 除		不 足	一〇五元

由上表看，每年每家不敷一百零五元，幾佔總收入之全數，這樣大的差異，不消說，農家的生活，是不能維持了！雖然，在現況之下，南洋匯回的錢平均每家每年還有五十餘元，以資彌補不足；但是依此扣除，不足尚有五十五元。這樣，農家的生活，仍然不能維持，是很明白的了。況且現在南洋膠跌價，在外謀生的只有五十戶，計全村八十九戶中，還有三十九戶是受不着這種補充的，那末，他們究怎樣能夠維持呢？村民生活之前途，真不堪設想了。噫！哀哀村民，其何以度此歲月？

2. 人口的減少

計全村戶數，未崩潰前有九十餘戶，人口有五百餘人；現在只有八十九戶，人口四百餘人。溯自災禍迄今，屈指不及六載，

而全村戶數則減少十餘戶，人口減少百餘人；若果如此全村墮入崩潰到不可收拾的狀況，而不加以挽救，則不消十載恐怕全村將陷入雜草叢生，杳無人烟的狀態了！

3 農田的荒蕪和集中

軍匪蹂躪後的農村，發生田地的荒蕪和集中，是人們意料中事。這村的農田，本來只有四百餘畝耕作於九十餘戶，每戶平均只有四畝，已經是不足維持他們每家五人最低限度的生活；現在又因家散人亡或死於軍匪之下而遺下的，或不能耕種的，約有三十多畝荒蕪的田疇，因取贖被擄者或生計困難而典賣於外村，或村中的約有百餘集中於富者。田地的缺乏愈甚，農民的生活亦愈形窮窘，他們的生活，不消說是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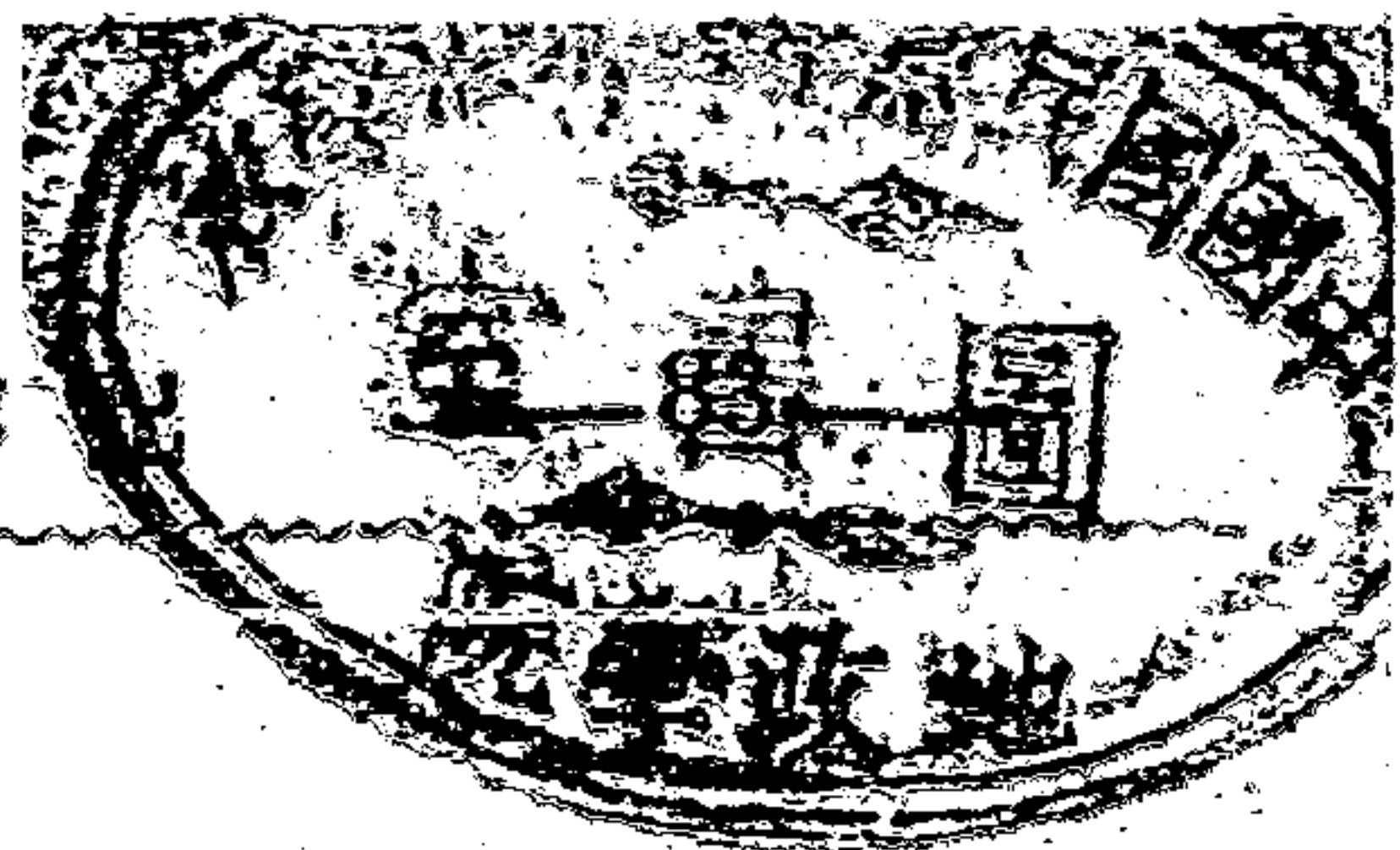
4. 教育的不振

因為村民多商於外洋，感覺到教育需要的這村，只從他們很踴躍的捐下八千餘元來建築一間鄉村小學看來，便可知他們對於教育的努力和村中教育的發達了。在過去，除了少數兒童跟父兄赴南洋各地就學外，在村中就學的子弟還有男女生百餘人。這可以說，無一家子弟不入學讀書的了。但是，在現在，這間學校已被焚成焦土了，村中的人民亦窮窘到不能生活了，在這軍匪蹂躪連綿數年之下曾經停辦了數次的村中學校，現在怎能夠開辦呢？可是在這熱心教育的村民，他們雖受着這種的摧殘，困苦，仍是暫時借村中馮姓的祠堂來開辦，對於這零星菜色的二十餘個小學生，並不加一點的消極和灰心！

五 結語

這一個小小的農村，竟引起我寫了六千餘字。牠崩潰的速，好似「冰流春夢」，牠崩潰的甚，好似江西災區，作者恨不能盡致淋漓地將牠這一場慘劇，如李白杜甫托爾斯泰等，以之為詩歌為

下篇 瓊崖考察



小說，令讀者讀之痛哭流涕哩！

這村崩潰的原因，本是很多，但其中最大的原因，莫如鄉團。鄉團是村民的保衛者，是村民飼養的。狗有時出於不得已而噬主人，過後猶且搖尾表示懊悔，團董團兵竟殺人不眨眼，姦人不稍愧，真是人不如畜矣！

這村的崩潰，正在繼續着，赤匪的爲患並未稍減，貪吏的摧殘日見其熾，苛捐雜稅，旱災水災亦在加甚，這樣，這村的命運可想而知了。雖然一村之滅，本不足惜，但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今日全瓊的農村幾乎都是如此？願當局者加以注意吧！

正 誤 表

上 篇																
頁	9	9	39													
行	22	22	7													
誤																
	18,658	2,604	25,3													
正																
	16,658	2,504	50,3													
下 篇																
頁	26	29	41	42	46	49	51	55	58	59	71	74	78	80		
行	2	10	16	11	3	24	13	24	7	22	14	17	20	23	5	6
誤	快	長 尾	山嶺嶺路	田畝荒蕪絕跡	鳥獸絕跡	青塘園	地	農	樓	符	豎電話線	椰	王椰	車聲象聽	有洋樓的	乘
正	快	長 田尾	山嶺路	田畝荒蕪絕跡	鳥獸絕跡	青塘園	地	農	樓	符	豎電話柱	椰	王椰	車聲象聽	有洋樓的	乘

研究瓊崖農林業唯一的刊物

瓊農月刊

預定全年十二册國內連郵費大洋六角

半年大洋三角 國外全年大洋一圓

半年大洋五角每期零售大洋五分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

瓊崖農業研究會發行

最新出版

瓊崖農業研究會叢書第一種

新海南島之建設問題

穆亞魂著

發行處 國立中山大學瓊崖農業研究會

廣州市石牌

總代售處 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推廣部

廣州市石牌

內容

從史實方面探討海南島
海南島在海防上所佔之位置
從理論到實踐的開建問題

每本定價大洋四角

瓊崖農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兼發行者

錦波林纘春

發行所

瓊崖農業研究會

廣州市石牌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

發行所兼總代售處

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推廣部

中國國民黨
中央政治學校
地政學院
圖書館

1912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500册

